

漢書門類

三三二	號
二六	函
四	架
一	冊

內閣文庫

三三二	號	漢
二六	函	書
四	架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32
冊數	10 (7)
函號	277 6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刻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孟子卷之四

此章見人君當以結民心為本

首節推用兵之要歸重於人和

二三節詳天時地利之不如人

和四五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

敵而所以致人和者備以得道

為至全重得道上

三者並較歸重在人和上不可

三平相因亦不可分對亦不可

涉了下文只空空說亦要知非

謂天時地利可以全無但以人

和比之則以人和為重也註中

時日支干孤虛旺相時四時也

日辰也孤甲乙丙丁之屬支

子丑寅卯之屬五行有孤虛如

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孤

空亡也虛對冲也一說反對為

孤取孤立無助之義子所自生

為虛取子實母虛之義此說亦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

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

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環是圍革是甲委字解作棄字孟子說守國用兵之要有

三時日支干吉凶占候叫做天時山川城郭險隘可守叫

做地利民心歸附上下相親叫做人和三者本不可闕一

然以輕重論之天時雖足取勝然其理難測不如地利之

可恃地利雖足自守然其險有形又不如人和之可恃也

如何見得天時不如地利假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城

郭之至小者若不足以守國矣然以其少有憑依故敵人

四面環攻亦不能克夫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其間豈無于

以天墮地形言城池則以所築

所鑿言人和人心和洽也

孟子卷四

長真官後板

申地利不如人和就自守上說
兵甲米粟亦皆地利中所有者
故燕言之地利在我然不得人
和委而去之是坐空城而抗巨
盜藉寇兵而資盜糧其何賴焉
此見人心深可憑依而形勢不
足恃也

此申用兵者當得人和城民三
句不重只引起人和意城不在
封疆固不在山谿威不在兵革
而在民心得民心則封疆山谿
兵革不足論夫然民心非可智
術籠絡之也惟得道而已得道
不外以德行仁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之意多助是眾
心願輔意天下順之是眾心願
歸意然願輔之必願歸之非有
二意暴助之至多助之至兩至
字說觀成天下止見之非是惟
順之正是人和只宜說人心願
歸未便即歸了蓋下尚有攻城
一節事也

以天下所順不是率天下所順
之人乃指以我天下之所順者
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吾知其不
必戰即戰亦必無不勝矣必勝
見無敵意此見人和乃兵家之
本保國之道致王之機奈何不
以為重一甲子也殷滅而周興
一咸陽也秦亡而漢盛人和之
重彰彰矣

此章見質師不可召宿焉分上
是不能達辭疾之情於齊王下
是明不可召之意於齊臣

支王相遇着天時之善的然而終不能克此可見天時不
如地利也如何見得地利不如人和且如敵人來攻我之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足以禦敵非不堅利也米
粟足以養兵非不饒裕也然必上下同心方可固守假使
民心怨叛不肯効死將這城池兵糧委棄而去君亦安得
而保有之此可見地利不如人和也要之人和既得則天
時地利交相為用人和既失則天時地利皆無足賴矣信
乎有國家者以得人心為本也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
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
不戰戰必勝矣

域是限制至是極處孟子承上文說觀地利不如人和則
知國家所重惟在得民心而已所以說人君要限制居民
不在封疆境界要固守社稷不在山川險阻要戰勝攻取
威服天下不在兵甲堅利只看民心向背何如耳誠能行
仁義之道而恩惠浹洽則民心有所固結莫不親上死長
樂為効力而扶助之者多矣如或失仁義之道而舉措乖
方則民心無所繫屬莫不幸災樂禍渙然瓦解而扶助之
者寡矣寡助之君既失了人心其極必至于眾叛親離雖
親戚至近也都知其敗亡相率背而去之矣况其遠者乎
多助之君既得了人心其極必至于近悅遠來雖天下至
大也都慕其德教翕然順而從之矣况其近者乎人心之
向背相懸而國家興廢存亡其機已決於此矣若以天下
所順之君攻親戚所畔之國則彼之人民皆為吾用彼之
富疆皆為吾資不戰則已戰未有不勝者蓋由吾得人和
而彼失之也然則城民固國之道地利尚不足言况天時
乎孟子見當時列國分爭皆以天時地利為重而不知愛

恤其民故其言深切著明如此及其論得民之有道在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此又得人和之本也為民上者不可不知

孟子在齊肩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召見孟子可以往見不可以往召以疾召而往辱道甚矣所以亦托疾辭之不幸二句要得語意渾然便含有不可召意使王自悟耳

補注之南約言云孟子當日在齊候然候是個賓師齊王托疾以召分明不請事體孟子太山巖巖肯屈節就哉故亦只以托疾辭蓋自重之道本如是耳

托疾而又出節全是敬王恐以已為真疾也公孫丑不悟而問孟子姑不以此告之而但謂昔之當自悟也又何必開明哉孟子語類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不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幣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既至其國或為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是孟子托疾之意全下知此時正可悟王之一機仲子當以寔告之可也却乃權辭以對非惟不自托疾之意而出弔之舉亦悔愈不得明於齊王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是齊宣王昔者是昨日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未嘗委質為臣故在齊王當就見不當召見在孟子可往朝不可應召其禮與臣下自不同也孟子一日將朝齊王王初不知乃使人來召孟子說寡人初意本要自來就見夫子只因偶有寒疾不可以當風故不能來明早將欲視朝不識夫子肯來使寡人得一見否齊王託疾以召孟子是以臣禮待之而非能屈已以下賢者也孟子知其意之不誠亦托疾以辭之說我初意本欲朝見但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蓋不敢顯言其非而又不欲往應其召孟子以道自重如此而又恐齊王不悟而以為真疾則此意終無以自明矣故次日便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疑而問說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為託疾矣無乃不可乎孟子答說昨日有疾故不能造朝今日疾愈可以往弔如之何不弔乎蓋孟子之意正欲使齊王知其非疾而自悟其召見之非與孟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之意相似惜乎門人弟子犹有所未喻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采薪譬如說打草來薪之憂是言疾不能采薪蓋謙詞也要是攔阻孟子既出弔於東郭氏齊王不知以為真疾乃

王使人問疾醫來是孟子托疾之意全下知此時正可悟王之一機仲子當以寔告之可也却乃權辭以對非惟不自托疾之意而出弔之舉亦悔愈不得明於齊王矣

補王森山旨要曰東郭出甲明欲傲悟齊王處王使人問疾而孟子且出甲矣感悟齊王只消此一着奈何公孫不悟孟子子不悟少俞造朝之言曲為掩護將孟辭疾本意一發理沒了所以下面有景丑氏之辭

大要之故全在景丑托疾本意不得達於齊王故不得已而托宿于景丑氏庶幾因景丑以悟王即前日出甲之意也夫何公孫丑不知孟仲子不知景丑又不知也大倫以人倫之尊卑倫類言父慈子孝相交接之道言重臣子之敬于泛就平日言未見敬王雖含不應召之意此處尚未露出下文乃明言之是何言也指未見敬王說齊王以下只破他未見所以敬王一句堯舜之道不外仁義我非二句先以陳堯舜之道說起然後依非字口氣說落非堯舜之道則必出功利之私孟子平生所舉自不在比豈肯舉以告君不敢二字要發揮經見敬意齊人以凡床待其君孟子直以聖明待其君故曰莫如我敬王

補焦澹園云欲造朝則不可以應王之召欲歸家則又無以敬王之情不得已而宿于景丑氏景丑齊之臣庶幾哉因景丑以達其意于王蓋即前日出甲之心也丑乃以未見敬王責孟子是暗含以不應召繩之此便把孟子看差了不知孟子賓師也是可以使人問之又遣醫來診視是徒謂殷勤儀節之間可以虛縻賢者而不知尊德樂道之誠正不在此也乃孟仲子不以實告而又權辭以對之說昔者以王命來召適吾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恐違王命乃趨造於朝不識此時能至朝否孟仲子既飾辭以對使者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之於路說請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已之言也夫孟子辭疾出甲之意本欲使齊王知之有所感悟乃公孫丑既疑其不可而孟仲子又從而為之辭則孟子以道自重之意雖其門弟子亦不能知而况齊王乎此孟子所以不得不曲明其意也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主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是齊大夫惡是歎辭孟子辭疾出甲本欲警悟齊王乃孟仲子不以實對而要其必朝則盡失孟子之本心矣孟子既不能顯言其意又不欲趨造於朝乃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示意于景丑而使轉聞於齊王耳景丑乃責備孟子說道人之處心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是天下之大倫自有生民以來不可廢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人人各有當盡的道理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致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哉孟子因曉告之歎息說道夫以我為不敬王是何言也大凡人臣敬君不在儀節上周旋只在大道理上明白如今齊人都無以仁義告王的豈是以仁義為不美的事其心以為王但知有功利志趨卑陋不足與言仁義云爾這是以常人待其君

臣札論乎以景子下而猶有君命召不俟駕之語

黃士俊云人君如天之尊人臣更無可尊之尊之道敬君而已敬君者成其君之尊者也富貴已極無可為尊惟仁義始成其尊仁義之道莫過於堯舜故孟子以堯舜之道告齊王是進齊王以仁義之尊也舍堯舜便非敬之大者故曰齊人莫如我敬之也

否者不然其言非此之謂言我謂子之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不與王言之謂也但以臣應君召之禮有未盡耳引禮只重不俟駕句不相似言與不俟駕之禮不相似也正發上不敬王意彼徒知以臣禮律孟子而不知景師亦與臣同也

謂我之意豈如子之所言我則以吾不可召而王不當召我曾子以下正說不當召已之意晉楚之富富內包有爵意以仁對富者說仁統萬善無不備具也有充周而其用不窮意以義對爵說者義最高潔在利欲之上有尊貴而魏然超物表意此四句詞雖平而意重仁義有抑富貴伸仁義之意非相當之謂世俗皆以富與爵為尊而曾子獨以仁義為尊故曰別有一種道理天下至莫如德正發明一道之意爵一齒一德一列達尊之目且空說朝廷三句正實其所以為達尊非隨在致隆之謂玩莫如字可見輔世不但輔君有維持世教之意長民不但治民有表率臣民之意德字头上仁義說此下補一道意惡得二句只宜閉關以一二相較說如云惡得有達尊之一而慢其齒德之二哉而齊王不可召已之意自見言表勿云王易得以已之一爵而慢我齒德之二

臣札論乎以景子下而猶有君命召不俟駕之語

孟子卷四

四

長庚齋藏板

輕忽侮慢不敬莫大乎此若我則以堯舜望於王平日所言都是仁義都是堯舜治天下的道理若權謀功利與堯舜之道不相是即不敢陳說於王前是欲吾王曠充仁義以致唐虞之盛治也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大聖人望於王則齊臣之中豈有如我之敬王者乎子乃以我為不敬王是不知事君之大道矣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慊是心有所不足的意思孟子以陳善責難為敬而不以趨走承命為禮正是以賓師自處之意也景丑不達終是以臣禮責備孟子乃應悅不然我以子不敬王者非此之謂也謂於禮有未盡耳禮經上說人子聞父有召命則唯而無諾人臣聞君有召命則不俟駕而行是急趨君命者乃禮之當然也今子本將朝王既聞王命乃称疾不往此與不俟駕之禮若有不相似者我以子為不敬王蓋以此也孟子曉之說聞命則趨固人臣事君之常禮而以道自重乃君子立身之大節吾今所言豈謂是歟昔曾子嘗說晉楚大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在晉楚非有餘在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這豈不合於義而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者這道理為何蓋通天下之所尊的凡有三樣爵位尊貴的是一樣年齒高大的是一樣道德完備的是一樣在朝廷之上以

補黃泰多... 曰惡得之句
或云天下三達尊商德二者
皆在我齊王但有其爵耳惡
一得有其一而慢我之二哉此
與莊周田子方傲物氣象同
一流非孟子大賢語氣孟子
語意只據三達尊論道理莫
天下達尊有三則夫爵雖尊
也亦惟尊之一焉焉得自有
其一惟以爵為尊而慢其二
視齒與德皆在其下哉此
說極有體會

此承上以一慢二宜無大有為
之志耳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
所不召之臣必有所三就君
待之說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
敢召之臣也非有君即有是臣
之謂謀即大有為之謀也有謀
則就正是不召處便是尊德樂
道而簡賢拜禮便不能為不
足與有為與字不可遺

學焉而後臣之勿泥註先后字
拘拘作先以為師了然後以為
臣蓋只是言尊禮而且委任之
耳學如一德之師治道之訪臣
如阿衡之寄相國之尊不勞而
王南巢一於纘焉舊服不勞而
伯葵丘一會天下宗齊此見湯
桓之有為孰非自尊德樂道中
來耶以桓公管仲與湯尹並論
者亦為當時豈慕治功而言耳
說書且兩平如作又須有拘揚
輕重意如於不勞而王處過云

貴臨賤以卑承尊那時只以爵為重名分一定莫敢僭踰
此爵所以為達尊也在鄉黨之間長者居止少者居下那
時只以齒為重先後次序莫敢違越此齒所以為達尊也
至如輔佐一世而成治安之功長率萬民而致雍熙之化
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那時只以德為重在朝廷不敢
與之論爵在鄉黨不敢與之論齒此德所以為達尊也金
王雖富有齊國南面稱孤其爵誠尊然不過達尊之一耳
若論齒論德則我有其二安德以彼之一而慢我之二哉
然則王之不當召我也明矣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
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謂王不當召我者非故自為尊大也亦
以人君圖治之要只在尊德樂道而已故自古帝王將欲
興建太平而太有為於天下則必屈已下賢隆禮待士而
有所不敢召之臣如於君德治道欲有所咨詢於民情政
事欲有所商確則必任駕就見而親訪其謀猷此所謂不
召之禮也夫以王公之尊豈故屈身於匹夫之賤哉只為
尊敬其德愛樂其道欲使仁賢効用治化有成耳苟尊德
樂道不如是則任賢之心怠望治之志荒焉足與有為哉
此大有為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王乃欲召我豈未欲
大有為於天下耶

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
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是類尚是過孟子承上文說自古大有為之君行王道
而王者莫如成湯行霸道而霸者莫如齊桓公這二君都
有所不召之臣伊尹管仲是也成湯三聘伊尹知其志在
于覺民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為相號曰阿衡故伐夏

非特湯之王為然雖桓公之伯亦有也

姚承祚曰學與臣重在學上學即師其道德之謂從尊與樂來不勞二字亦甚有意君蓋其道臣盡其能言之即行行之即效借之程如甚不費力也

德字就功業說地醜德齊言無有一人能開土地建功業以高乎等輩而相尚也此二句與不勞句相反好臣臣字作任用字着言好任用已所教之人而不奸任用其已所受教之人也此二句與學焉后臣相反用人如此亦安能建立而混一區宇比所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以大有所為也

湯之於伊尹二句輕只頂上文而後湯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佐非王者之佐桓公且不敢召之况不為管仲者志尹之志學曾子之學堯舜仁義之道足以格君心輔世長民之德無嫌于晉楚此其抱負視管仲何如而顧可召乎此乃孟子以道德自重之本意又不可專作廣師不與臣同看

此章見君子之辭受當於理首飾陳臻即辭受之迹而疑其非以下孟子詳辭受之義以明其是也

補○揅感論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鄴鄴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寧戚以伯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以合西戎入國服

救民之事伊尹皆以身任之七十里而為政于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一見管仲知其才可以託國即從而受學焉然後任之為相稱曰仲父故尊主攘夷之事管仲皆以身任之九合諸侯而不以兵車桓公亦不勞而霸矣王一霸功雖不同要之尊德樂道可與大有為則一也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有能建王霸之業而超過當時之君者此無他故只為列國之君都以富貴驕人不肯屈已下士有一等趨走承順為我所教誨的便不喜歡用他反致踈遠求如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者不可復見矣既無不召之臣又安能成大有為之業所以地醜德齊終莫能相尚也然則齊王欲大有為豈可復蹈時君之習而不以湯桓公為法哉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直以不召之臣自任說道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都是學而後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未嘗敢召之來見也夫伊尹為元聖其不可召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耳尚且不可召而况不屑為管仲者顧可召而見之乎蓋我所志者伊尹之志所學者曾子之學輔世長民之德無歉于晉楚堯舜仁義之道獨陳于王前方將卑管仲於不足為而顧托疾以召之是待我不若管仲也我豈可輕于往見哉孟子此言非故自為高亢蓋有見于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耳蓋人君與賢者共治若恃其富貴爵祿可以奔走天下則其待士必輕待士輕則其任之必不重士何由行其道乎故君能降志于其臣而後士重士能亢志于其君而後道行上可為成湯伊尹下不失為桓公管仲此易之泰卦所以有取于上下之交也

前日之不受四句濠意全在
非邊蓋以同是一餽于齊不可
受宋薛雖可受乎宋薛可受而
齊雖不可受乎受為是則不受
為非不受為是則受為非若一
于此者畢竟有一此處

皆是也是字據孟子口氣只是
對陳臻非字說其中還只說
是字為安註皆適於義是朱子
推出的蓋所以是者則義也宜
留下節用出語氣亦須歸重辭
齊為是上言受固是而辭者亦
是也以下俱發明此意

補○答問編云濠之問與孟
子之答如何曰濠問意重在
非一邊輕輕通過孟子之答
則發明一箇是字皆當重看
曰皆是也舊說受與不受皆
是然否曰是對非看須歸重
辭齊為是言受固是辭者亦
是也曰未有處舊並重他人
未有詞上然否曰有處全重
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
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
此不可不知

遠行期有餽賂之禮在宋有遠
行之事是於宋有所處也辭曰
餽賂則是為其遠行之事而非
貨之矣予何為不受此受宋之
為是也

戒心則不得不為兵備在薛有
戒心之事是於薛有所處也辭
曰聞戒則是為其戒心之事而
非貨之矣予何為不受此受薛
之為是也

補○初問云孟子受宋薛之
餽皆有名正是其交以道也
中間不無禮節是接以禮也
於齊無處而餽是餽之無名
矣便涉貨利於禮道相違何
可受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
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
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
曰皆是也

陳臻是孟子的門人兼金是好金鎰是二十四兩陳臻見
孟子周流列國辭受不同遂疑而問說前日夫子在齊齊
王餽以兼金百鎰乃固辭之而不受及在宋有七十鎰之
餽則受之而不辭在薛有五十鎰之餽則又受之而不辭
三國之餽同而夫子之辭受則異若以前日之不受齊餽
為是則今日受宋薛之餽不免為傷廉若以今日受宋薛
之餽為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矯激此是彼非不
能兩立夫子必有一件不是的去處臻不能以無疑也孟
子曉之說辭受乃君子立身之大節應辭應受只看道理
上如何不可苟也我今辭齊之餽不是矯激乃辭所當辭
受宋薛之餽不是傷廉乃受所當受要之皆當于理而已
子乃以異同為疑是豈知我者哉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贖是送行之禮戒心是警備的意思孟子曉陳臻說我謂
辭受皆當于理何以明之蓋君子之居人國若交以道接
以禮而峻然拒之則是絕人于己甚亦不可也我當在宋
時將去之他國有遠方之行夫人有遠行則交游之間每
有餽送之儀以資道途之費是禮之當然也宋君致餽之
辭說是為我遠行故來餽贖則餽我為有名矣彼以禮來
何為却之而不受乎是我受宋之餽未為不是也我當在
薛之時偶遇着軍旅之事方有警戒之心夫賢人在其境
內則國君當周給之保護之使無憂患是亦禮之當然也
薛君致餽之辭說是聞我方有戒心故為兵事來餽則餽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當也
 值也既非值遠行之時又非值
 戒備之事是予既無處而齊王
 乃以百鎰餽此餽何名是但以
 財貨相與而已君子可以貨取
 乎貨取者言彼以貨到到我我
 受之是為貨取去也而貨字作
 活字者不為貨取此不受齊之
 亦是也受之總重在自家有處
 無處不在他人之有辭無辭若
 只謂有辭則小人以財貨來交
 假托名義者甚多却不落他巧
 計羅籠之迷乎

辨承卷疑曰孟子在齊
 列國全為行道計豈在
 然諸侯之交以道接以禮者
 未嘗不受而却又未嘗濫受

失伍不在伍也此就行師之時
 言若平時訓練恐未必遽殺也
 一日字三失字俱緊關不待三
 者軍法尚嚴即一失且置之辟
 何況三乎此見軍心之所以待
 士皆明矣

然則何承上失伍來而責其失
 職失伍字直是借用不必作譬
 喻亦多矣與三失照應凶年如
 兵戎疾疫之類飢饉只是各不
 熱展轉流散皆是大夫不能收
 夫所致所謂失伍之多正在此
 距心不能以此自責而曰此非
 所得為分明欲諉其過於君也
 此字指民之轉散言註來及著
 該固廣此且就與後言

我亦有名矣彼以禮處我又何為却之而不受乎此我受
 薛之餽亦未為不是也夫賜人者禮得則無愧辭受人賜
 者義得則無愧心君子蓋權之審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

取字解作致字孟子答陳臻說我受宋薛之餽皆有所為
 故耳若前日在齊則既無遠行之後可以餽贖為辭又無
 不虞之警可以聞戒為辭是於交際之禮未有所據也無
 所據而餽之則是不問其義之當否惟以財貨交之而已
 衆人見利而動可以貨致者有之至於守義之君子立身
 行已自有法度豈可以貨結其心而收致之乎知君子不
 可以貨取則齊王百鎰之餽乃義不當受者此我之不受
 亦非以為是也臻又何疑焉蓋君子辭受取予惟義所在
 義所當受固未嘗立異以為高至於義所不可則雖一介
 之微有不輕於取者而况於百鎰乎孟子處三國之例
 以為世法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
 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
 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

平陸是齊邑大夫是治邑之官士是軍士伍是行列去是
 誅距心是大夫名孟子在齊曾到平陸地方見其年歲饑
 荒民多死徙因問其大夫孔距心說道事無大小各有職
 守似你這執戟的軍士設若于行師之時一日之間三離
 其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答說失伍離次法所必誅
 一次即不可宥何待於三乎距心未知孟子發問之意故
 直以士之職守為言也孟子因詰之說士之失伍罪固當
 誅矣然官之有職就如是有伍一般如今看來子之失

補一說表了凡剛正曰註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在傳文也今云王之為都當是周禮所謂都之都屬禮曰縣屬都不然豈五處寄立宗廟耶不通矣

補○當時宋神宗行新法何等處切而一時賢臣又能幹旋其間若鮮於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人以爲難邵雍亦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此觀之爲政不可拘於法令一諉之不得爲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爲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爲君治民猶爲人物中羊也須知牛羊是主人之物賜收亦即主人之有如此看方於求而不求收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高皇帝嘗曰民饑而候奏請遺途往返遠者動輒數月饑死者多矣自今天下有司饑年先發粟以貸民然後奏關則是芻收尤不待人求而人入皆可汲蓄矣牛羊亦何至於立死哉

廢職守如軍士之失伍者亦多矣蓋國家設官分職本以爲民必使民無失所方爲稱職如今這凶荒饑饉的年歲看你這境內百姓饑餓愁苦生計無聊有那年老羸病的不能動移展轉僵仆死在溝壑之中有那年力強壯的拋棄家業流散四方苟全旦夕之命這等的不知幾千人矣子爲牧民之官使百姓這等失所其爲失職與軍士之失伍何異若繼以國法不知當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猶未知其罪乃答說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恤但事有不能自由者如倉廩府庫非奉命不敢發賦稅征輸非奉命不敢緩此在君上之軫念何如距心安得而專之乎今以失伍罪我則枉矣距心之言蓋徒知事權之在上而不知職任之在已此孟子所以重責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收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牧之這牧字是指畜養牛羊說求牧這牧字是指牧放的地土說孟子因距心諉罪於上故責之說子謂倉廩府庫是君上主張興發賑濟由不得你便道不是你的罪這豈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者乎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人受了人的牛羊替他牧養則必問那主人求討牧放的地土與那餵養的草料纔好替他收管假使求牧與芻而不得還是把這牛羊交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此必反諸其人無立視其死之理矣今子受王命而爲之治平陸就如受人之牛羊一般遇着凶荒便當力請于王設法賑濟若請而不許就如求牧與芻而不得的一般便當致其事而去之今既不能養又不能去還守着這官看着百姓餓死則與立視牛羊之死者無異矣是誰之過歟於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認其罪說我以牧

知失職之罪也為王誦之是迷
事之詞通舉上文誦之註欲以
誦王蓋其責在距心而王亦有
責也距心以為罪而王亦不能
無罪也王於此悟已之責有不
容辭遂言制命在君奉命在臣
民之失所誠非距心之所得為
實寡人不能與廢之罪也此正
與前註失政使然相應

顧伯升說死曰諷距心非誦
其去見其責不容辭諷齊王
宜欲其行與廢之大政以濟
一國溝壑離散之民非使使

補陳騰鳳心旨至前而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句已寒着
寡人之罪也一句至此則寡
人之罪也又合距心不得為
若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誠哉
非距心之所得為矣必如此
看方見前後照應有清

此章見君子之進退失速當於
理上二節蚘蠹感孟子之諷因
可以夫而去下二節孟子因或
人之訛而明可以久而久見守
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聽命
於官守道去就聽命於道

似也句虛為其可以言也句正
解似也句意未可以言復教月
句未言為七師既數月則開刑
罰之得失不為不熱矣豈其一
一皆中而尚未可以言與何其
宜言而久不言也此二句只激
之使言未嘗令之使去但令則
固不合則云乃士大夫去就之
義故蚘蠹諫而不用致為臣而

曰書有句在解

孟子卷四

十一

長樂府成反

民為職不得其職而不去何所逃責此則距心之罪也夫
朝廷設官養民凶年饒歲民方待哺豈可委之而去但既
不得盡職又無空食其祿之理義不容不去耳然則為民
牧者固不可立視其民之死而為之君者亦豈可不深念
邦本使人臣得行其志哉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
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邑中有先君之廟的叫做都為都是治邑孟子既以臣之
失職責備距心使之服罪矣又欲因此警悟齊王故他日
自平陸之齊來見齊王就對他說今之居官食祿為君牧
民者未嘗乏人然能盡忠補過者亦少矣即如王之群臣
為治于都邑者臣知得五人五人之中能自知其罪者獨
平陸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前日所以切責距心與距
心所以自責的言語一一為王誦說蓋欲使王知得外邊
百姓這等流離困苦做有司的這等掣肘難行庶幾王心
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說人君職在養民為臣者不
過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使寡人能行仁政那有司自然
奉行何至失職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緣寡
人不能興發補助以至於此非寡人之罪而誰乎我今知
罪矣夫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各任其罪如此使齊王能
擴充此心務損上以益下齊之大夫能仰體君心各脩職
以養民則齊國庶幾乎大治矣惜乎其稅而不釋從而亦
改也

孟子謂蚘蠹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
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蠹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齊人曰所以為蚘蠹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蚘蠹是齊大夫靈丘是邑名士師是理刑的官致字解作
還字齊臣有蚘蠹者嘗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為士師蓋

去是其當諫而諫當去而去事君之忠守已之義蓋兩得者之矣

補一說郭言據管中應見曰孟子激蚺鼃含有去意未可以言與言濫刑如王固當言而不當默者如以為不能言士節不必請也如以為不能言士節亦可辭也得其言而不能言言與不得其言而不能言於我須如此流方見委蛇屬見孟子本然口氣只是激之使言耳未有使去意

齊人謂為龜謀則善者以一諫而事君之忠已著一去而守已之節已彰也謂自為不知者以道不行而去之不決何拙於自謀吾蓋不解其意也此徒知律以人臣去就之節而不知孟子於齊未嘗為臣也

此明已不去之故不得其職君制之而不得專其職也不得其言君違之而不行其言也則去者合則留不合則去乃居官守律令蚺鼃以士師為官守言責者所以當去孟子既無此則進也由我不必拘退也由我不必激何等寬舒得自如應得以前法律之

大全鏡雙峯曰廣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今朋友相以少焉不入亦當去但寬得些子不如那有官守言責者恣他逼迫不得其職不得其言則目下便寬矣

解醒編云官守言責令人不

職當刑罰而有諫諍之責者也孟子以職事諷之說道人臣之義內外遠近惟君所使子乃辭靈丘而願為士師是豈擇官而仕乎其于道理亦有近似者蓋人臣在疎遠之地則下情多壅于上聞為親近之官則忠言或易于乘間子今職專理刑在王左右則凡刑罰有失中的可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當言而言無所忌諱子之請為士師始為此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無一可言子尚未可以進言歟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無所建明此吾所未解也孟子責望蚺鼃深切如此蚺鼃因此感動乃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事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者然蚺鼃之去寔孟子激之故齊人遂說孟子說蚺鼃因孟子之言而進諫其諫為忠諫諫不行而遂去其去為明決孟子為蚺鼃曲成其美則誠善矣然孟子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為身計乃不若蚺鼃明于為人而闇于自為吾不知其何說也蓋孟子以臣道處蚺鼃而以賓師之道自處其進退之義自是不同齊人何足以知此

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公都子是孟子門人綽綽是寬裕模樣的公都子聞齊人非議孟子之言遂速以告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古人有官人臣分理政事如禮樂刑罰各有職掌的這是以官為守脩其職乃可以居其官耳若君不信任事多掣肘而難行于職業當盡的都不得盡這等不去是貪位慕祿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職則去人臣專司諫諍凡利病得失皆許直言的這是以言為責盡其言乃可以任其責耳若君不聽

辨久矣當以辭靈丘而謂士師明之古者封疆之臣或守一郡或守一邑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腹心耳目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故曰人臣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也此士師之請罪之可以言也後世補闕拾遺另設一官遂將部寺諸臣皆自歸官守而非言責矣孟子之所云矣

從言雖苦口而不入于議論當行的都不得行這等不去是媮合取容而已所以說不得其言則去砥竈為士師得以進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進退之義當然也若我于齊雖在三卿之中而不受萬鍾之祿既不分明政事以官為守的又不是專司諫諍以言為責的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專責望于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于人道合則留可以進而進不合則去可以退而退都由得自己主張豈不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砥竈之去而議我也蓋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與為人臣者不同故其自處之重如此至于官守言責不得則去與周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說相合則萬世人臣不可易之常道也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權朝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孟子雖不受齊祿而受齊卿之職則奉命出弔宜也然必使孟子者假以為重也而乃使王驩為輔行者則不悟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凡行必有副使古今皆然或謂不欲煩孟子以細事非是行事如世帛祝文之儀往來交接之禮皆是曰蓋大夫見其勢可與言曰朝暮見反齊滕之路見時得與言此記者書法為下而張本

蓋是齊邑行事是出使的事體孟子在齊曾受客卿之職

遇滕國有喪齊王以孟子為使往行弔禮又使蓋邑大夫王驩為副使輔佐其行這王驩是一個佞幸之臣孟子平日所不取者如何可與共事以故同行在途王驩雖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辭色與之親暱就是出使的儀文禮節也不會與他計議其待之之嚴如此蓋惟恐比之匪人將至於失已故寧疎之而不敬親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公孫丑不知孟子待王驩之意乃疑而問說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絕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今王驩仕為大夫卿使事以佐夫子其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為近矣名位相次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同行

齊卿之位不為小則勢分相次非懸隔而不得言路不為近則相接日久非忙迫而不得言何也求辭其意天既或治之言弟事自有人以理之既得其宜而何俟於言孟子以驩非可言之人而有難於顯言者故答之如此上以全王命下以杜私交兩以存忠厚之迹明以重道義之守宛然孔子待陽貨家法

此章見孝子當盡其心首飾門人疑厚喪之非以下孟子詳明其厚喪之宜通章以盡心二字為主

補○即禮事雖有有司諸人治之亦不嫌問孟子云夫既或治之于何言哉託辭也

反禘者孟子原任齊喪終而復反也嚴語情事急迫也當時墨教大興世風趨薄親喪之禮多不循制故屢見孟子之待母使疑其太厚而徒為觀美隱然有惜物儉親之意而不知孝子欲盡之心者

補邵之南云美字指望厚言觀美意又在言外

寫之節文七十寸與稱是一定之度上下通行之非直為觀美之具必如是然後盡人子根本之心無有虧欠而遺憾耳非直然後字相呼應然後字極有意味

補一說王緱山云古者句輕引起中古二句制禮之詞末句正原制禮本意蓋禮緣人心而制之非唯人心而制之喪必從厚乃人子本心之自不容已者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矣

孟母墓碑記云孟子自齊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山之陽焉蓋其封豨然則也

此承上盡心來不得句是為於分而不得盡其心無財句是恨

曰久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於此有難於明言者乃托辭答說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出使議文禮節既有從行官屬各司其事治辦已停當了我惟將命而行自足成禮何用更與之言哉觀孟子之言蓋既不肯妄與之交以流於苟合又不肯直斥其故以傷於已甚可謂不惡而嚴者矣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嬴是縣名在齊南境上充虞是孟子弟子敦是督理的意思嚴是急迫稱是相等昔孟子為卿於齊有母之喪自齊歸葬於魯既葬又自魯而返于齊到嬴縣地方止宿充虞問說前日夫子有母之喪不知虞之不肖把匠作事

虞督率辦理那時夫子方在哀痛迫切之中虞雖有疑不敢請問今事畢從容願竊有請焉向者所用的棺木却以過于華美恐用不可太侈禮不可太過在夫子必自有說虞不能無惑也孟子答說喪葬之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其棺槨的尺寸隨人制造原無一定之式至中古時周公定為喪葬之禮纔有箇制度棺木許厚七寸槨亦與之相等自天子至於庶人都是一般不以尊卑為厚薄這豈是外面裝飾要人看見華美相與稱誇而已哉蓋人子愛親之心本是無窮而送終之禮充為大事于此不厚則必貽悔于後日抱恨于終天此心如何盡得故欲其堅厚久遠乃可以盡人子之心耳然則前日之木槨之古制而合反之吾心而安又何嫌於過美哉

於力而不得盡其心悅之云者
盡其心則悅矣分既得為而財
又非不足自古制禮時制於今
人皆用之吾何獨不自盡其心
乎獨對皆守看

補一說左光斗云得之為有
才則周公之制古人之用物
人子之心盡君子之道又豈
為論制而過厚者故明說破
而關鍵處只在然後盡於人
心一語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得得之
泛說矣禮如重累之數隨累
之餘既有定制則不可得以
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其字襲承上來法既得為而又
有財遂從而用之且比化者無
使土近親其膚於人子之心有
一個盡人子之心即上於後盡
於人心之謂無二意

天下皆外物惟親為至重苟得
盡其心而不肯自盡是以天下
儉其親矣吾聞君子值親之喪
盡天下無可為報豈忍為天下
後惜此物以儉其親而使心之
不盡耶君子指仁人孝子天下
猶云世世知君子不儉親之故
則我何用木之美者正尊周公
一定之制稍盡人子無窮之心
而不敢以薄為其道耳豈直為
觀美哉此章之語極懇惻極痛
切與滕定公墨者夷之二章參
看真足以興起人心維持世教

此章見天討不可私上節言燕
有可伐之罪下節言齊非伐燕

四書已月有百解

孟子卷四

十一

長樂宮殿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是限於法制悅是心裏快足的意思孟子告充虞說
喪葬之禮人子孰不欲厚于其親使其心快足無所悔恨
然也有不得自盡的或是限於法制分有所不得為只得
安守職分不敢過厚此不可以為悅也或是缺於財用力
有所不能為只得稱家有無不能從厚亦不可以為悅也
這都是勢之所處不得不然而原其本心則有大不能安
者矣若使國家法制既有得為自己財力又足有為此正
人子可以為悅之時於此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從古以
來皆用厚葬人人都是如此我亦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何為獨不如此而恐於薄待其親哉是棺槨之美非獨自
盡其心亦猶行古之道也虞也何疑之有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屬於人心獨無較乎吾聞之也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

此字解作為字化者是死者較是快足的意思儉是薄也
子又答充虞說吾謂送終之禮不可不盡者為何蓋人子
之于父母常念其罔極之恩則必思為無窮之計要使附
於身者堅厚久遠不使地下土壤得親近其肌膚則死者
之體魄安矣父母既安于地下則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
自足而無所悔恨乎若禮所得為而不肯自盡是愛惜財
物而薄于其親矣吾聞君子送終之禮必誠必信惟恐一
有不慎為終身之悔豈忍惜世間財物却在父母身上減
省而不盡其心乎吾之致美于木亦不忍儉于親耳奈何
以過厚為疑邪然孟子之葬親雖得為而未嘗越禮雖有
財而未嘗過費惟反諸心之不可解者求所以自盡而已
彼墨子之徒以薄為道則以天下儉其親而戰國贏秦之
君至虛地土之藏以為觀美亦豈孟子之所謂盡心者耶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于

沈同私以伐燕問自是私以已

意問說者謂或者齊王明使之
似看太刻燕可伐與是泛問但
燕本可伐故孟子據理而斷之
曰有可伐之罪也不得二句正
明可字之意謂燕之土地人民
受之天子傳之先君非可得而
自專者今于哈私與是輕弁宗
社是為不孝子之私受是規竊
神麗是為不忠不孝不忠之罪
均王法所不容者豈不可伐有
仕于此謂設若有來仕於齊者
夫仕即未仕之人則可乎非疑
詞明斷私爵祿之亂王章而必
不可也何以異於是言燕之與
國私相授受何以異於以爵祿
私相授受哉孟子此論亦就燕
論燕初非為齊計也

前一節有仕於此一段是議嘗
所以明燕之可伐後一節今有
殺人一節是議刑所以明齊之
不當伐燕○陳紫峰曰人可殺
與之人指殺人之人說○黃東
發曰史記齊伐燕有二事燕文
公卒易王初立燕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
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孟子作
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齊
宣王後又伐燕燕王會以燕與
于之齊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
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
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特
齊王尚在未有謚可稱

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在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
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

沈同是齊臣子噲是燕君子之是燕相是時燕王子噲惑
於邪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之君臣欲乘其亂
而伐之故沈同自以已意私問孟子說燕國亂矣舉兵伐
之可乎孟子據理答說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受之天子
傳之先君子噲所當世守而勿失者若未請命於天子不
該將土地人民私授與人子之位在人臣若未奉天子之
命不該私受國於其主譬如仕宦之人平日你喜悅他
却不請命于王就將你的祿秩官爵私自與他那仕宦的
人也不會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你於理可乎蓋爵祿
雖在子而黜陟予奪皆出於君私相授受皆不可也燕國
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此以爵祿私相授受在有國所必
誅以土地私相授受在王法所必討何不可伐之有孟子
之意直謂燕有可伐之罪耳至於所以伐燕者又必有道
而惜乎沈同之不能再問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
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
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是奉行天討之君孟子答沈同之問止謂燕國君臣
有可伐之罪而非謂齊之可以伐燕也及齊人與師伐燕
或人疑其計出於孟子乃問說伐國之事人所難言今聞
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否孟子答說我實未曾勸齊伐
燕但謂我為勸者却有箇緣故前日齊大夫沈同嘗來私
問我說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他說可伐蓋燕之君

朱子語類云孟子言伐燕處有四類合而觀之燕之父子君臣如此固有可伐之理然孟子不曾教齊不伐亦不曾教齊必伐但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又曰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則非孟子意也 困學紀聞云爲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楚漢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縞素之後則爲天吏矣仁義之言齊王以爲迂闊者董公一言而進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吳無障曰陳賈明知齊王不敢與周公較量而反令其自揣三仁且智卽一旦字便倒在智一邊知而使之只要形起不知周公知其將畔亦只要引出那不知其曰周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必是不智定要坐周公以不智之過一邊以聖如周公猶不能仁而且智則王亦可以少自寬矣

臣把天子付與祖宗傳下的土地私相授受這等逆亂綱常違犯法紀如何不可伐彼就以我之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那箇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天命誅討有罪的天吏纔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而易暴亦不可也譬如今有殺人的或問說這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說可蓋殺人者抵罪如何不可殺彼如再問那箇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說除非是奉行君命事理刑獄的士師纔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而專戮亦不可也今燕之君臣不告于天子而私相授受其悖亂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天吏亦不請于天子而興兵討伐其專擅之罪也與燕國一般以齊伐燕是卽以燕伐燕也我何爲而勸之哉夫兵以義動師貴有名向使齊王能以燕國之亂告之天子聲罪致討無一毫自利之心庶幾解天吏矣惟其欲乘人之亂取以自利全是戰國陰謀此孟子所以甚言其不可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畔是背叛陳賈是齊大夫管叔是周公的兄名鮮豎是管理國事齊人既伐燕而取之後來燕人不服共立燕太子平爲王畔了齊國齊王乃與群臣說向年我欲取燕孟子勸我當順民心及諸侯將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聽他的言語今燕人背畔是我不用忠言之過心甚慙愧無顏面見得孟子將如之何這是齊王悔悟的良心群臣若能將順而誘掖之亦爲善之機也齊臣有箇陳賈是阿諛小人乃對齊王說王何必以此爲患臣且問王王自家忖度與古之周公孰仁孰智齊王驚歎說這是何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 孔叢子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秦族訓曰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會子架羊猶之爲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

古聖人就德言不知也謂不知而誤使之耳陳賈斷曉得周公不知其將畔而使之亦斷曉得公身上以爲王解什之地耳及孟子不知之答便曰聖人且有以哉問之意全在於此且字見公且然下於公者可知周公弟管叔兄弟愛兄乃天理人情之至此處着不得一此德道惟知識信而使之且莫說當初使之時管蔡未必便有此今假令管叔有此今公亦未嘗計及此故此過自是天理人情所宜有者過出於天理人情之宜有即謂之無過亦可而曾得病周公哉

補王道元云陳賈爲君鮮漸却從遠又處說入問管叔之畔而以周公知而使探起及孟子說不知遂把一過字說出來意以聖人且有過况非聖人也不知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當時重在天理人倫上以此存心爲至誠以此待兄爲至仁何忍着一毫思付自不害其爲明也管叔之

言周公乃古之聖人我何敢比他陳賈便舉周公的事來說王以周公爲仁且智非後世可及不知周公于仁智也有不能完全的去處當時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周公使其兄管叔去監守武庚之國及成王初年管叔遂與武庚同謀以殷叛周假使周公預知管叔之必叛故意教他去監國是驅之使陷于罪忍心害兄這便是不仁假使不知管仲之將叛誤教他去監國是親兄之惡尚然不知這便是不智這等看來仁智二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且不能兼盡而况於王乎燕人之畔正不必以此爲歎也賈請往見孟子以周公爲辭而鮮之王無患矣夫齊王之慙尚有遷善之機而陳賈之鮮反導之以文過之失小人逢君之惡其情狀類如此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陳賈欲借周公以釋齊王之慙因往見孟子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答說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陳賈問說聞周公封武庚於殷使管叔往監其國管叔反與武庚同謀以殷畔周不知果有此事否孟子答說史書所載誠有此事陳賈乃故意問說周公用管叔之時亦預先知道他將畔而使之與孟子答說周公若知管叔將叛豈肯使之以理度之必是不曾先知耳陳賈因借此發問說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夫子既以周公爲聖人宜乎盡善盡美無有過失乃不免用差了人則聖人且有過與陳賈之言及此自謂可以爲齊王解矣然不知聖人之所處與常人不同孟子答說聖人豈可輕議但遇着天理人情照管不到的去處其即或涉于過差而不知其有不得不然者當亮其

叛直意外之變理外之事初
周公使管叔時管叔未必便
有此意故周公一向信他若
有一毫萌孽決不使矣况周
公一心忠於王室亦以管兄
俱此一點忠心同是藩屏王
室詎敢料到此所以說有周
公之過是其過以誠也過以
仁也故曰不亦宜乎君使也
人豈不知其愚耶

且古有二段意但上說過則
之下又說個民皆仰上說過則
順之下文說個為之辭可見下
段不過即上段意而充擴言之
也語意要歸重今一變順者只
依他做去不為更改故註云犹
遂也為之辭則曲為辭說以文
之耳民皆見見君子之有過也
民皆仰君子之無過也見仰
皆屬君子不連日月說為之辭
為字去聲讀蓋為文飾其過則
分則實實是人之然者

大全陳賈對曰孟子規賈為
一居文過之心於不言之表而
言之

左光斗云古之君子今之君
子俱是反說的如日月四句
是於過則改之止又說個不
自誇豈徒順之二句是於過
則順之下又說個為之辭未
要緣云古之君子其過如此
所以至於無過也今之君子
其過如此又所以至於陷于有
過也故自愛者必以古之君
子自處愛人者亦豈可以今
之君子而愛人哉

許章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首
子孟子去國久節因齊王有繼
見之扁而谷之疑以可因齊臣
逐而齊之命而重之得

身之所處何如耳周公於管叔為弟管叔於周公為兄當
初使之監殷只道他是王室懿親故以愛兄之念誠信而
任之實不料其至於此也然則周公之過豈非天理人情
之所不能免者乎若逆料其兄之惡而以疑一之心待之
則不宜有此過矣然豈聖人之所忍哉孟子之言正與孔
子觀過知仁之意相合惟其過于愛過于厚此所以為聖
人也若世之自陷於有過者安可借之以自文耶陳賈乃
欲以此釋齊王之慙不惟巧于逢君抑亦敢於誣聖矣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
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知陳賈為齊王文過乃直折之說凡人不能無過但
所以處過者不同古之君子應事接物也有一時意慮不
及偶然差錯了却能自認其過改從那好的一邊去不
肯護短如今的人或偶有差悞本出無心却憚于更改就
順着那差的一邊去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明白
示人無一毫遮飾就如那日月方食的一般天下之人誰
不望見及其汲汲改圖復於無過就如日月復明的一般
依舊光明圓滿天下之人誰不瞻仰這樣心事何等明白
正大即有一時之過亦安足以病之至於今之君子豈徒
順從其過不肯改圖又要假借一段說話彌縫掩飾以欺
人之耳目此古之君子所以能立於無過今之君子所以
卒歸于有過也自愛其身者固當以古人自處愛人以德
者又豈可以今人待之哉陳賈之意本欲借周公之過以
解齊王之慙是乃為君文過而不知其陷君子有過也故
孟子正言以斥之如此夫聖如成湯而稱其改過之不吝
聖如孔子而棄其有過之必知聖人亦何嘗自謂其無過
哉惟過而能改不憚舍己從人以遷于至善則非常人之

孟子為卿於齊本欲行道及久于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

一說使春田費精錄曰待得同朝無言得待後於孟子而與之同朝也甚喜自謂喜之甚也突出同朝之臣無謂待此說似亦不如更詳

所能及耳齊之君臣專以文過飾非為事此國事所以日非而終至于亂亡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為卿于齊本欲行道及久于齊而道不行無虛受其職之理故致還卿位而歸焉齊王見孟子要去乃親自來見說前日夫子未至吾國寡人仰慕道德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夫子不棄寡人千里而來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莫說寡人喜悅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為棄之而去雖夫不高尚之志已不可回而寡人願見之心自不容已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再來使寡人得見否乎夫齊王雖不能用孟子于在國之時而猶欲見孟子于既去之後其一念好德之誠尚有未泯者孟子乃婉辭以對之說我雖去國私心常懷在王之左右雖見之其心不敢預以為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蓋孟子嚴於守己而又不欲輕于絕人其汲汲行道之本心固已見于言外矣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時子是齊臣六斛四斗叫做一鍾矜是敬式是法孟子雖決於去齊猶未出境齊王以為尚可復留一日謂時子說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不肯留必謂我尊敬之未至耳我今欲當國之中于士民奏集的去處建造一所房屋與孟子居住那從遊的弟子眾多特與萬鍾之祿以瞻養之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廩給之富或者可以復留使我諸大夫及國中之人都得以親炙其光輝瞻仰其儀範人人得以尊敬而取法此我之所大願也子何不為我告于孟子倘道所以勉留之意庶幾可以援而止之乎夫齊王不能

孟子至謂時子美他日二字便見王實無留孟子意只他日見其未即去故托言以留之其所言不過受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大夫國人矜式此只欲尊齊國中以為光重全是為自家体面豈有同用之誠室與祿平乎重

補曰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為鍾孟子嘗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而齊欲以此留孟子正記其所不肯受孟子之去也

孟子曰三命之慶不可不傳又
以孟子之前不容在叙乃因祀
陳子以告孟子者欲其信之易
道而早信之也陳子以齊君之
意未為不動而賢者之心未必
極絕遂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者
與其意之可回而復返之也是
二子均以為可留耳

孟子曰然謂時子果如此說也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只言惡知
我之不可以復留也淺淺說去
知使三句托言不可之意常說
多言王之以方鐘留我豈以我
為欲富乎以起如使何亦自說
後伯說註似是言王之所欲
我者如此而我復留焉則是我
欲富矣如使我欲富而准利祿
之慕富受前相之多不應受今
日之少獲辭十萬而受萬是為
也又豈可以方鐘之留時子始
不知也此是因王萬鍾之留時
以利留故可借利也言不可留
之意若本意決以道不行而義
不可留但自始至終未嘗露耳
謂中亦有渾濁

此舉季孫所訊子叔疑之事以
見已不效此之意與字虛下正
明其異上使字是假使之使下
使字是叔疑使之獨字與執不
字相應私字又自獨字生來私
龍斷直指子叔疑說而龍斷之
義則在下節也人皆有欲而獨
專其欲則為私嗜利之心以朝
端為市以爵祿為貨便是龍
斷為政不用影道不行子弟為
卿影復受方鐘之說

補一說蓋思白樂居建目曰
疑叔是不得此求得彼龍斷
是欲得此兼得彼與辭彼而
受此迹雖不同心之為利一
也

尊德樂道盡用賢之實而徒欲以官室厚祿為虛拘之文
宜孟子之終不留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
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
欲富也

齊王欲留孟子命時子致意時子難於徑達乃因孟子弟
子陳臻轉道齊王之語陳臻亦不知孟子欲去之心即迷
時子之言以告之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却又難于
顯言乃姑答陳臻說齊王有意留我其意誠然然我之當
去而不可復留固自有為時子豈知之乎且王以萬鍾留
我不過以富誘之而已設使我有欲富之心則前日位在
客卿常祿十萬尚辭之而不受今乃受此萬鍾之養是辭
多而受少也欲富者固如此乎况我本非欲富而以足留
之亦非所以待我矣蓋孟子以道為去就齊王以祿為禮
禮宜不肯復留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
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季孫子叔疑都是戰國以前的人異是怪龍斷是岡壘之
高處孟子又答陳臻說我今既辭卿位若復以萬鍾留齊
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也與子叔疑何異當時季孫曾
說惟哉子叔疑之為人使自已居位為政不見用於其君
也只是奉身而退便了却又使其子弟為卿代之秉政不
過志在富貴而已世人之情亦孰不欲富貴但一得一失
自有義命何可盡取乃子叔疑失之於身復欲得之於子
弟是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謀不肯割舍如登在岡壘高
處左右顧望惟圖專利的一般不亦怪哉今我道既不行
而復受萬鍾之養則何以異於此蓋君子任止去就惟視
道之行否其君用之則忘身殉國不敢辭難否則潔已全

夫無龍斷之計有可者治之見
元征商之法治之謂平物價而
息每訟也此四句特揭古人之
不征商以起下征商意有賤夫
夫有字須味見得自賤也登龍
斷以左右望見其貨之有死得
利與不得利處便曉至其所有
有一網括盡之意蓋其言其網
利也賤之者愚其專利也自此
始始字重看言自此征商之法
正皆由此賤丈夫之專利而始
是以一人而貶萬世之屬階也
此龍斷之說而子叔疑之用心
正有難於是故季孫以此說之
也使我既許祿而又受餽是子
叔疑之所為也每不致季孫龍

斷漢中玉堂講說曰子叔疑
不用又使子弟為鄉真是牽
連為藤不斷充此念信為其
心在斷者孟子以養氣之學
浩然于天地之間視富貴如
浮雲肯以投室之類動其心
耶故以危斷之說斷之也齊
王未必以危斷待孟子而孟
子蓋充類之盡也

此章是看子不可輕看其說去
而有所望次節因人之留行
而示以絕之意下二節因人
之不悅而明其絕之由

法於而曰宿于屋者見有樓
屬望之意為王留行雖是美意
然必先于齊王前看其意道孟
子之賢使改其失疑不厭不厭
之意然後傳王命道遂誠意于
齊者之禮度所留不匿而可止

身不肯枉已此聖賢出處之大節也若乃於富貴利達之
中存患得患失之念如所謂私壟斷者則鄉黨自好者不
為豈君子自處之道哉齊之君臣不知去就之義而徒欲
以厚祿羈縻賢者其不知孟子亦甚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夫
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
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有司是監市的官罔是網羅括取的意思征是稅這一節
是解上文壟斷二字之義孟子說季孫以壟斷比子叔疑
如何叫做壟斷蓋古時設立市場聚集民間的貨物彼使
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平交易各得其所那有司
之官不過替他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
稅也後來有一等賤丈夫貪得無厭必求那罔壟最高明
去處登而望之左顧右盼看那一項可以居積那一處可
以興販既欲得此又欲取彼把市中之財利一網括盡不肯
放過些須這等專利的小人箇箇都賤惡他乃征取其稅
以示裁抑後世緣此遂有商稅是征取商人之法實自此
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龍斷之說如此其意蓋說子叔疑
自己不用又為弟子求官罔利無厭與龍斷無異也今我
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不得于此而求得于彼是
亦一壟斷矣如之何其可哉此孟子所以決于去齊而時
子或末之知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晝是齊邑名古人席地而坐年長者為之設几隱几是憑
着几案齊王不能用孟子孟子以道不得行辭之而去行
到西南境上晝邑地方暫且止宿蓋去國不忘君之意也
當時有箇齊臣見孟子行得遲緩意其可以復留乃不奉
王命而自以其意來見孟子欲為王留行是不知留賢之

法於而曰宿于屋者見有樓
屬望之意為王留行雖是美意
然必先于齊王前看其意道孟
子之賢使改其失疑不厭不厭
之意然後傳王命道遂誠意于
齊者之禮度所留不匿而可止

其行耳今不稱道孟子于王前
又非奉王命而致殷勤乎孟子
留之將何安頓故孟子不應者
不欲聞其言也隱凡而許者不
欲授其人也皆老之之實

曰齊威王曰應慎見禮讓
也魯穆公一段語有軒輊四句
俱重穆公身上穆公能留子思
以公自使人道達已之誠意於
子思子思方鑒其誠而留也柳
甲詳之留下魯以有善類在魯
公之側常常稱道二子之賢而
啟穆公以重道之意不然二子
亦不苟容何以安其身乎魯下
段因于思而并及之孟子于思
望王待已以禮柳甲詳也故下
文甲只言子思

前一說謂穆公曰齊威王曰
行之各是是賢賢的亦是齊
公之側常常稱道二子之賢而
啟穆公以重道之意不然二子
亦不苟容何以安其身乎魯下
段因于思而并及之孟子于思
望王待已以禮柳甲詳也故下
文甲只言子思

廖源歸氏曰穆公好賢之切
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
道達誠意乃能安而留之也
柳甲詳見禮記與泄柳並
可見甲詳見禮記與泄柳並
有賢者稱道之則又恐君不
察已之誠也穆公于思則自
有此慮若只及得二子則自
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
徇君者也

子思之賢于魯以穆公有人于
子思之則今王無留賢之誠而

道矣及既坐而言孟子只由他自說竟不答應且憑着几
案而卧若不曾聽聞者以示絕之之意焉蓋為國留賢雖
是美意然平時不能左右齊王成就他用賢之美臨時又
不知遵奉王命道達他留賢之成徒欲以一人之口舌挽
回賢者之去志多見其不知量已此孟子所以重絕之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
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
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客是為王留行的人因見孟子不應其言以為慢已乃忿
然不悅說道夫子之去留係齊國之輕重故弟子不敢輕
率齊戒越宿方敢進言何等樣誠敬夫子乃臥而不聽明
示拒絕弟子請從此辭不敢復見矣夫齊人不自省悟而
反責望于孟子是不知留賢之道者孟子欲曉告之乃命
之坐說道子知我之所以不應乎請明告汝夫凡賢者之
去就視人君之禮遇何如若君子思在魯穆公深知其賢

以師道尊之常使人伺候起居通其誠意所以能安子思
也若使穆公無人在子思之側則其尊賢之意無由自達
子思必見幾而作不能一日安于其國矣泄柳申詳二子
都是賢者穆公雖尊之不如子思然有推賢薦士之臣常
在君側為之維持調護所以能安其身也若使二子無人
在穆公之側則其君敬賢之禮有時而衰二子亦必潔身
而去不能一日安其身矣此可見賢者之居人國其上必
有好賢之君尊崇聽信寄之以腹心而後可留其中必有
薦賢之臣彌縫匡贊通之以情意而後可留蓋以道自重
當如是也今子之來果王之留我而使子道其誠耶抑子
請留於王而為之通其意耶苟為不然則非所以處我
我之不應豈為過哉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子自欲為王留我其為長者
而不及子思也夫不以子思
行我是子絕長者乎我之可
不應是長者絕于子二何近于
上活活說令自留其非勿以上
平字作也字者

一說徐居泉初曰孟子以
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
不及子思是實其平日非只
指留行一節而言孟子此時
已留不得任以况子思留行
於繆公亦不是既去時事
此說亦是一見善中皇臨平
日意亦不妨

東嘉史氏曰孟子既言繆公
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
自處之事以見賢者去就之
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
所以自處則唯在於子思一
事若泄柳申詳則因常言之
非欲以其事自處也使繆公
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
不安于思矣孟子平日自任
之重為何如齊王若以繆公

此章見君子行道之心忠厚之
意首節分上是因孟子之去而
致其說以下因孟子之言而悟
其失看來尹士意亦高所以
闕言而即悟

不明是无釋主之智于澤是求
恩澤以自潤濡滯謂其去之不
速尹士之說雖有三項意然却
重在濡滯這字特將濡滯字下
說者不從其有此也

論曰尹士之說有三段一
曰不明二曰于澤三曰濡滯
孟子只辨濡滯一段而於不
明于澤不辨者千里而見王
是其所欲也既然欲行進則
不遇料王之不足為湯武而
且不是于澤也亦明矣

四書百何互詳

長者是孟子自稱慮是謀孟子承上文說觀于思與泄柳
申詳之事則留賢之道可知矣子之留我誠出自王之誠
意如繆公之於子思則待我以禮安敢不答乃今觀子之
來未嘗出於君上之命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
留是子為長者謀畫視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我之自
處未嘗敢輕於子思而不以子思待我這是我乎却
是我絕于乎夫敬人者人恒敬之子之留我不以其道是
先絕我矣我之臥而不應豈為先絕于乎蓋孟子於齊道
雖不合未忍遽去使留行者能以尊賢之義開導齊王因
以齊王之誠勉留孟子未必不可挽回也齊人乃欲以已
意留之其見絕于孟子宜哉嘗即子思泄柳申詳之事而
論之古之賢士皆知以道自重而上亦重之非其君忘勢
而下交則其左右之賢者秉公而推薦如三子者是已戰
國以後士習日卑乃有何時好以結主知因君則以求先
容者則泄柳申詳猶取為之而况子思乎觀孟子之言亦
足以維士習之變矣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
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
宿而後出畫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于澤是于求恩澤濡滯是遲留的意思孟子去齊止于畫
邑地方三宿而後出境齊人尹士見孟子去不果決乃私
與人說議說出處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故進必釋君
而仕不為利祿退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這纔是難進易
退的道理今齊王之不可為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
而來見則智不足以知人是不明也使知其不可猶且來
見則志惟在於利祿是于澤也且千里而來見王本欲行
道今不遇而去便當潔身却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畫
是何其依違於進退之間若是其濡滯也以孟子平日的

孟子卷四

七四

長樂書院

孟子曰子所不欲者魯王之
爲湯武而已得行其道也則豈
是不明豈是于澤去是孟子不
得已甚違其心之所欲惟不得
已爾其去不能以違舍又豈是
其精

爾惟其精曰是予所欲也此
个欲字下得極妙孟子抱大
經檢意欲用齊以安天下故
不憚千里而來不遇而去甚
違其心之所欲故三宿出魯
尹士謂其爲濡滯孟子則猶
以爲速尹士爲濡滯在三宿
而後出蓋孟子則謂既出魯
之後此心猶不捨王

此下根上不得已說去俱是解
其爲滯之疑以尹士之意重在
三宿故也三宿出魯在尹士爲
濡滯在孟子爲快速速字正破
其濡滯意敗字只照用字看改
之漸能用矣近有云孟子之言
皆王道仁義用孟子仁義王道
則所改者必功利伯術也此說
恐未必然庶几望之之詞此言
其三宿出魯之辭義甚重若知
此

世書而王不予追其時去志始
浩然決耳雖然又一轉語調出

四書自月且詳

抱負吾甚敬之今所爲若此吾甚不悅不意孟子而有此
舉動也夫尹士之言似亦知守身之常法者而聖賢委曲
行道之心則豈硜硜者所能識哉

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高子是孟子弟子高子聞尹士譏切孟子之言乃遂以告
孟子孟子曉之說君子之出處去就若只顧自己高潔這
也不難惟是愛君憂國委曲從容尚有出于常情之外者
尹士之言烏能知我之心哉我當初千里而見王非是逆
料王之不可爲湯武而始就之也以爲道在于我可以輔
世長民若一見之後有所遇合或可佐王以成湯武之業
而吾道庶幾可行是我之所願欲也至于不遇故去豈是
我之本心只爲言不見用吾既不能舍所學以從人道不
得行吾又不可居其位而食祿展轉思惟實不得已而後
去耳夫向日之來本欲求伸其素志故今日之去猶未
遽替其初心始終只要行道濟時使天下被湯武之澤而
已何害其爲濡滯哉尹士惡足以知此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

孟子答高子說我之去齊寔非本心蓋有甚不得已者即
三宿而後出書于我之心猶以爲過于急速而有不能忍
然者焉何也蓋人情或暫蔽而復明或始過而終改王之
不能用我雖是一時迷惑然猶望其從容悔悟庶幾能改
不至于終迷而不悟也若使臣能知既往之失痛加省改
則能以王道爲必可行以吾言爲必可信必將追我而反
之矣吾何爲而速於去哉所以三宿出書而不嫌於濡滯
也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合王

五子卷四

二十五

孟子自月且詳

畫后而此心犹不啻王也足用
高善以王之天資材其尚可輔
之有為也王如用予乃是分提
一意言使王果有志于為善而
用予以輔之則豈徒云云以見
其如有用我其效甚大此所以
深望齊王之用之也非以此為
正是足用為善處此言其出登
决歸之后犹有屬望心之如此
按王犹足用為善就天資尚可
轉之有為上說乃揚龜山求其
說而不得怨一夜于夢中得此
意朱子遂用其說

補一說黃子後云尹士三訊
一曰不明二曰于澤三曰濡
帶孟子只办濡帶而餘二者
帶言之曰王足用為善則非
不明曰天下之民舉安則非
于澤

之復過於三宿之時願望於三
宿之后蓋以厚道望其君如此
豈若小又夫然以小嫌介意諫
一不受則怒怒而去去輒旁日
之力而后宿有惟恐不急意思
哉而尹士願以濡帶就我甚不
識予之心矣

尹士聞孟子之言直以小人自
居蓋君子以行道濟時為心愛
君澤民為念望之不反而后去
去不迫而復望正大丈夫忠厚
之道然必君子而后識君子士
誠小人與丈夫之見可安足以
知君子之心

補經四星西園日抄曰當時
命時子傳言孟子却不肯留
反於出登之后乃曰不爭道
然后有歸志又望其追何也
不知何以追方始可留蓋源
齊王有個悔心之萌切切然
痛自刻責之語全要為國不

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
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承上文說我三宿而去晝猶冀王之追我也至於出
晝之日已越齊境而王不見追則王之心終於不悟而義
不容於不去矣我到這時節方纔有必歸之志浩然長往
而不可復止耳然我雖决去亦豈忍恣然而舍王哉蓋王
之天資材實雖有好勇好貨好色這三件病痛然其不忍
之心充之可以保民好樂之心公之可以治國猶足引而
為善以建有為之業者王如用我使我之道得以大行則
豈徒齊國之民得安即天下之民皆可使被治安之澤而
湯武之功亦不難致矣王誠反而思之庶幾改過遷善使
王為賢君齊為善國豈不美哉故我雖既去猶日夜望之
也豈忍終舍王哉尹士乃以濡帶說我亦不知我之心者

其言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悻悻是不平的意思窮字解作盡字孟子承上文說我之
從容去國而猶有望於王蓋為世道民生計也豈是那
等規模促狹不識大體的小丈夫一有所匡諫於君不見
聽從即心懷憤恨悻悻不平之氣見于面目去則馳驅道
路盡一日之力方肯止宿惟恐其行之不速涉於濡帶而
無復有所顧戀這樣的人只管得自家的去就全無愛君
憂國之心君子忠厚之道不如是也我寧愛濡帶之名其
恐以小丈夫自處耶尹士聞此言乃自悟其失說道我之
所言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賢者行道濟時之
心忠君愛國之念有如此者我誠小丈夫也然則君子之
所為豈常人所能識哉蓋君子初至齊國只望齊王能行
其道及不遇而去又只望齊王能改其失其忠愛之心與

為孟子方可留授室養弟子
却是杏穀焉孟子是應齊的
禮文下

不見君子為道之心首節是充
虞疑孟子去國不豫下總是用
其所以不豫之故由周而來三
節一直說下不可分作身世之
志棄天之誠看

充虞以不怨不尤問者非謂孟
子有怨尤也不過見君子當無
適不豫何為有不豫之色且就
其言行相背非弟子對師之
語宜渾厚說

彼一時也二句抑揚重下句飽
下二節正是說此一時也之意
非謂前日是平居命道之時今
日是不得行道之時也若然則
所行之道非所道之道矣只宜
云前日所命之時正為君子修
之得失正吾道之行止世道升
降係焉吾得不為道悲乎此實
情之不害己者而非怨天尤人

五百年二句為下節教與時張
平一句連說重下句兩必有字
極重見自古王者必應用而興
不有各世誰其輔之其間又必
有名世應時而出相與贊助
勳此數之一定時之相應古之
名世者得及時以展經綸類如
此

此見王者當興而已當為名世
意夫王者之興有個一定之期
又有不遇之會若教非過期
或時非禮極則王者尚未必興
也今就五百之數揆之今日已
逾七百數則過矣過乃幸其過
亦恨其過也當亂極之時正人

明哲之見有並行而不悖者與孔子遲遲去魯之意正同
視硜硜一節之士以去就為名者分量相懸矣惜乎齊王
竟不能留而齊終不能治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
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不豫是不喜歡的意思孟子至齊不遇而去其憂世之心
有不覺見於顏面者門人充虞在途間問說夫子自去齊
以來憂形於色似有鬱鬱不樂的模樣虞竊有疑焉前日
虞曾聞夫子說君子之心無入而不自得就是不得於天

也不怨天不合於人也不尤人今夫子不遇於齊便似有
怨尤的意思與前日之言不合此則弟子所不識也孟子
曉之說不怨不尤這兩句是我平時誦法孔子的言與我
何嘗有怨天尤人之心但我今日之不豫所以異於前日

者亦自有說蓋君子守身之常法與用世之微權各自有
一種道理我前日不見諸侯不曾想着用世只是居仁由
義不愧於天不作於人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
在今日却要得君行道輔世長民然而遭際不偶則上畏

天命下悲人窮於心自有不能忽然者此又一時也時之
所值不齊而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
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名世是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的賢人孟子告充虞說我
之所以不豫者為何蓋當此之時聖王不作吾道不行有
不能釋然者耳大抵聖君賢相其遇甚難其出不偶自來
天地間的氣運到五百年貞元會合則必有繼天立極的
聖人受命而興在天子之位以開一世之太平如自堯舜
以至於湯自湯以至於文武都是這等年數那其間建功
立業也不是一個人做的又必有德業聞望超出一世的

心思治之日可以有為也兩者
交相會合便宜有王者應其選
曾而與而名世者業宜當佐王
者而崛起建立矣

文選袁彥伯曰有道無時孟
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
所以垂泣大禹歲一期有生
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
會遇之不能無欣爽之何能
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濟
注曰言有佐君之道而無其
時者謂無明君也孟子云雖
有鐵基不如待時此謂咨嗟
○初問云此見孟子直把世
道擔當與孔子歷聘侯國談
論同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又說當今之世數過五百之期時值可為之日乃使
我不遇于齊或者天意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
不可以終否天心有時而厭亂將使天下治乎復家王
之澤則輔佐於下者畢竟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的人
纔做得撥亂反正的事業當今之世獨我一人足以當之
耳舍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
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拙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
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
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
識也

補萊了几刪正曰註以憂世
之志樂天之誠對說非也此
節重全憂世謂我今日所以
不豫者正以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如欲平治則今日不能
舍我又何不豫之有惟其不
然此不免于有憂也若須用
世而后樂又何得為樂天之
哉乎

此章見孟子不受祿之義首節
丑疑不受齊祿二節明其不受
祿之由末節雖言所以不遂去
之故亦以發上不受祿之意

仕而受祿者禮也常也而不受
祿非禮也叔也丑以非禮律孟
子只問其何故不受故孟子以

引書曰二月五日

賢人出來輔佐他以成王者之治如堯舜之有禹臯湯武
之有伊呂也都是這等奏合此可見天運而人從君倡而
臣和是乃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今自文武造周以
來到于今七百有餘歲了以五百年的常數算之已過二
百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矣且天運循環無往不
復以當今戰國之時考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
興道致治未有易於此時者矣於此而不得一佐聖王以
成輔世長民之業僅見一齊王足用為善而又不遇而去
雖有名世之具亦終無以自見矣夏天命而悲人窮安得
無不豫之色哉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又說當今之世數過五百之期時值可為之日乃使
我不遇于齊或者天意未欲平治天下故耳有如世道
不可以終否天心有時而厭亂將使天下治乎復家王
之澤則輔佐於下者畢竟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的人
纔做得撥亂反正的事業當今之世獨我一人足以當之
耳舍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
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惟藏拙於身待時而動耳又何為
而不豫哉是可見孟子自任之重故去國而不能無憂自
信之深故處困而不失其樂聖賢之存心如此衆人固不
識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也曰非也
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休崇都是地名孟子雖為齊卿未嘗受祿以明其志在行
道不為利祿所縻而公孫丑未之知也及孟子去齊居休
乃乘間問說君子居其位則食其祿宜無可辭之理向者
夫子仕於齊國而不受其祿是豈古人之道當如是耶孟

孟子卷四

三

長庚官

退而有去志即在見王時有所不合而知其道不能行去去志

既不受君便官當去而乃不去為然而有師命當時上下戒嚴既拘於勢而君臣情義亦有難以怒然而去者其久于齊該非我志也志不欲受可復受其祿平是我之不受祿者蓋裁之以義而非古禮則然也

志何出登之遲遲也孟子來齊原是為道齊欲其有羈縻以爲國重而汙濁其道不行所以見即有去志然願瞻斯世有如今之時撈乎有如王之足用焉善乎所以去復遲遲讀其言論其時須知其心事始得

補○朱子語類沙隨謂繼而有師命乃師友之師非師旅也正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事先生曰舊已有所說但欲授孟子室乃孟子辭去時事所謂於崇吾得見王則初見齊王時事以此致之則師旅爲當

子答說仕不受祿本非古道但我之辭祿蓋自有說當初我來見齊王本欲行其志也使王能用我而可以久居於齊則雖受其祿亦無不可顧吾初至齊國在崇邑地方得見齊王談論之間已知其不能用我退而有去志矣彼雖曾有爵位不過假此暫住以觀王之意向何如其實欲去之志不欲變改若遂受其祿則爲職分所羈而行止久速不得自由故雖仕而不受其祿也蓋祿既不受則脫然于官守之外而一進一退綽然有餘裕矣豈可以古道例之耶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孟子承上文說我于齊不有去志則義不可以復留矣乃猶遲遲而行這是爲何蓋我自見王之後適遇着國內被兵有興師之命此時于戈擾攘上下戒嚴若於危急存亡之秋而但爲潔身自便之計非惟義所不可抑亦心所未安故隱忍而不敢請也然則我之淹留于齊乃勢有所阻豈我志之所欲哉身在齊卿之位而心懷去國之圖此所以不受其祿也蓋孟子之志欲行仁義之道以此隆湯武而齊王之志欲竊富疆之畧以効法桓文此如方圓之不相入矣道既不合而乃欲以萬鍾之祿縻之豈所以待孟子哉可見君子之遭時遇主惟精神志意之感乎爲足以盡其用而爵祿名寵之制御不足以繫其心此又用人者所當知也

重刻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孟子卷之四終

重刻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指南直解孟子卷之五

世章見人當盡性希聖二節分上因世子之求見欲以性善而後諸聖下因世子復見詳明性善而勵其志

楚與宋不相值之楚惠適宋不同道交隣與見賢各一事將之楚乃過宋而見孟子是不以事人為重而以見賢為急即此便見得由于天性之善而入聖有

道性善二句一串說是記者述當時孟子與世子所言撮其大意如此每道性善語必稱堯舜性善之事以實之蓋古今稱堯舜至聖皆自性善中來非有加于賦畀之外也此便見堯舜可為意註仁義即在性字內正是性善處不可說有此性即有此仁義也仁義不假外求貼道性善聖人可學而至貼堯舜

大全朱子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順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可為矣知堯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滕文公是滕國的諸侯之字解做往字道是言昔滕文公為世子時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因平日仰慕孟子聞得孟子在宋國乃先過宋而見之觀世子之急於見賢正是他天性之善可與入聖的機括孟子欲從本原上啟發他的正理本有善而無惡自聖人以至途人性中箇箇有仁箇箇有義其有不仁不義者必是物欲害之而非其本然之性也當時性學不明故孟子特舉以告世子欲其先認得本來真性然後可勵其必為之志而又恐言之無徵必稱堯舜以實之蓋堯舜之德雖蕩蕩巍巍萬世莫及然其

舜之可為則下其性善也信之在焉而守之益固矣
稱李見羅曰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是遺性善豈獨語世子即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之良言不同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矣

世子復見孟子者非欲求身近易行也緣當時論性有謂性無善無不善者有謂善有謂善有不善者二之說紛紛不一而未能以自信也故孟子以道一告之率性之謂道誠道即指性也論道於知誘物化之後則有一個善有一個不善者論道于天命之初則只有一個善便無一而巳矣二字最有味不是註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乃謂道只一再無兩個也識此道之一則聖人亦是此個善不能因為一道以異於人吾人亦是此個

大全胡璣等曰按饒氏謂道與性不同性以所受言言道以所由言集註說得性于太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則同此道又何疑焉
明二言正發明道一之旨見人性之皆善而堯舜之可為聖賢之道與我一吾能盡道則亦丈夫又何畏彼舜之道與我一吾能為則亦是舜又何畏不可及文王之道與我一周公可師我亦可師又豈所以欺我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三言不同同為闡道之言夫舜文王皆是依道之人苟道非一則聖賢何以不足畏舜何以可為文何以可師而三子之言若出一轍哉
補徐最泉初問曰成蹏謂三子真窺見性命源頭矣信之深矣不然則氣質所在不能無疑豈可自負若此

所以為聖者豈是于人之外更有所加不過由其本善無惡者克之以操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同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見得性中同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則堯舜可學而至也世之以不善言性以聖人為絕德而自棄者其亦弗思甚矣此孟子所以惓惓于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蹏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成蹏是古人姓名彼指聖賢說公明儀是魯之賢人戰國之時性學不明又矣世子驟聞孟子性善之說未明了然且望以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自楚國回還復來見孟子意以前日之言高遠難行或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乃告之說世子此來得非聞吾之言而有所疑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性即是道道之在人同出于天同具于心

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若說人性不皆善堯舜不易為則是堯舜一道殺人又一道道為有二矣天下豈有一道哉試以古人的言語一一驗之昔成蹏對齊景公說今之人見說箇聖賢便悚然畏之不知他也是個丈夫我也是個丈夫其性一也我若自家奮發也做得到他的地位吾何畏彼哉顏淵嘗說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是何等人我是何等人看來性非有二也我能立志有為也就和舜是一般何難之有公明儀亦嘗說周公是文王之子事王耳吾性中自有文王人人可以師法這是明白簡易的道理周公豈故為大言以欺我哉夫此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其說之昭合如此世子試以三子之言證吾前日之言則必有恍然覺悟

是家國世子使之決意自克見不可他疑而因循不振也善國未說到興大業邊只是察氣善端而擴充于政事之間無非堯舜仁義之道便是個好國善與性善相應蓋善國即性善之作

用也引書戒其安于因循不振有激之之意治深痼之疾必須毒藥去攻他令其頭目昏暈方能拔其病根不憂此喻其不能去惡也

若宛陵初學書曰冷騰一節始打緊在他身上去性統天下之同本非吾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吾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

何南金補言若藥二句頂猶可以為善國來用藥必瞑眩方能收功也子必奮發不因循方能從性善上去學堯舜此全是激發不撻之意

慨然奮發者矣而又何疑哉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字解作截字瞑眩是煩亂的意思瘳是病痊孟子勉世子說即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觀之可見道之無二而聖賢之必可師矣世子勿以滕國為小而憚于有為今若將

滕之地界截長補短幾有五十里之大建國之規模固尚在也苟能奮發自強修身立政以古帝王為法猶可以撥

亂興衰為治安之國但恐安于卑近不能自克以從善耳書經上說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比喻人君為治知人有

疾病以苦口之藥攻之必是腹中煩亂一番方纔除得病根若藥不瞑眩這病如何得好為人君者若非克己厲精

忍人所不能忍虛心受諫容人所不能容則治無由成而

國亦終于不振矣世子誠有志于聖賢之道亦在自勉而

何南金紀開按左傳天子
三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
月而葬大夫三月同位至
半踰月外姻至此言外帛各
以遠近為差
季彭山曰諸侯之禮不學就
儀文隆殺上說是分殊處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理一處
親喪自盡盡此理一者而已
○吳無禮曰前三年之喪一
段重一禮字後君葬聽於冢
寧一段重一哀字故欲發反
論而定為三年復古禮也五
月居盡以下發其哀也

定者定禮也定為三年之喪正
欲自盡凡喪葬服食之儀悉遵
古制而行之世子行則父兄自
官官官行之故皆不欲禮制始
于周公魯攝冢禮又為姬姓所
宗故父兄百官言宗國言魯先

說父母在生之時左右就養官事之以禮既沒之後衣衾
棺槨當葬之以禮祭享之時禴祀蒸嘗當祭之以禮自如
至終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而可以謂之孝矣這是曾
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若夫諸侯的喪禮則我未之
學也然我雖未學此禮而禮之大經有一定而不可易者
吾亦嘗聞之矣彼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父母
之喪必以三年為定所服的必是齊疏之服所食的必是
飭粥之食此乃居喪之禮出于天理人心不容已的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無貴無賤都是這等從夏商周三代已來
未之有改也吾之所聞大略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
行此禮而已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
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君自文宣公方不行三年之喪其禮制也吾先君亦莫之行想亦勝之中業時節反之指行三年之喪不可者言不可反也喪祭從先祖是志言曰吾有所廢之也是父兄百官諱釋其意謂吾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使於前不可輕改也此喪祭必從吾祖也吾字惜先祖說子而反之則是不從先祖而反于古志矣豈可哉

按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春秋說之若文宣以前無所紀或槩指伯禽以后之君說者謂失志言先祖乃始立法之祖不是後來壞法之祖子孫沿襲之入却認變法者為先惡故父兄百官亦錯認志意而以壞法之人為先祖云蘇案溪誤兒曰所謂先祖者當論之于周公勝叔之始而非所以論于數傳之后所謂先祖者當論于制禮之祖而

世子聞言全不說父兄百官不是却自家情其素行不足取信而又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是世子自恐其格于眾議而不能盡心于喪禮也子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眾議而使已得盡心舉行意故下文說是在世子更不須在眾人頭上取決自有風行草偃妙處也上下文接脉是如此或說云欲不行則無以盡我之心欲行則又沮于眾人之議如此則是不欲行意了未安然是然其父兄百官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言當貢之于已而彼之不足姑置之勿恤也聽於家宰謂嗣君以百官聽於家宰而命令不聞也歎粥就三日如食粥時面深墨悲形于色也即位謂喪位先之也謂以哀先之而有以感發其良心也上有好者二句是感應之必然君子德風三句又斷其機之必然孔子言直到必偃是在世子言世子

反命是復命父兄是滕國同姓的老臣滕與魯都是文王之後魯祖周公為同姓諸侯之長諸侯皆宗之故滕以魯為宗國志是記然友歸到滕國將孟子所論三年之喪的說話一一復命于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二年之喪蓋其良心感悟勇于從善如此是時古禮湮廢已久一旦行之衆心駭然那父兄百官都闕然不欲說道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于子之身願欲行之以反先君之所為是祖制可變而舊章可廢也斷然不可且志書上說道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其意蓋說上世以來所行的典禮都有箇傳受不是一人創造的雖或不同不可改也今于遽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夫周公康叔之時何嘗不行三年之喪今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于開國之初而放之于數傳之後所稱從先祖者不從之于制禮之日而從之于壞禮之時積習所溺其弊至此何怪古禮之不可復哉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得風也小人之得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冢宰是六卿之長歆是飲深墨是顏色深黑乃哀戚之容君子指在上的人說小人指在下的人說尚是加偃字解作什字世子欲行三年之喪見群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說凡人平日所行人都敬服然後有所舉動無不信從若我往日所為原未嘗勤學好問在道理上究心只好走馬試劍遊戲馳騁因此不見信于群臣故今日欲行大

在上君子也。能自盡其哀則父
凡百官莫敢不良是在世子自
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稱黃葵峰一說曰吾他日未
嘗學問好馳馬試劍或云素
行不足取信於人非也蓋世
子自謂平日好馳馬試劍未
嘗學問本是自家未嘗講求
此禮原未曉得此理透徹到
至今也父兄百官見我行此
喪禮皆不以我為是不滿足
他意思故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言恐不能行這大禮也

禮內而父兄外而百官心裏都不滿足說我行不得古禮
這等衆志未卒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為我再問孟子
如何可以厭服人心勉成此禮然友乃又至鄒問于孟子
孟子答說世子謂群臣不從由素行之不學其言是矣然
送終之禮實起于哀痛迫切之至情凡人皆有此心皆可
感動是不可以他求者只在世子自盡而已孔子曾舉古
禮說君薨之日為嗣子的以百官之事聽于大臣之長自
已居次守喪歎飲粥湯面容毀悴至有髮黑之色即喪次
之位朝夕哭臨于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
上之哀痛有以先之也蓋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者
觀感而效法之必有甚于上者可見在上的君子其德能
感乎人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
一般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
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
若能自盡其哀則父兄百官莫敢不哀矣是喪禮之行
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廬是居喪之舍知是知禮然友聞孟子之言遂復命于世
子世子悟說孟子此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
倡率群臣不必他求也于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箇月
居廬守喪不發號令蓋古時諸侯五月而葬諒陰不言故
世子遵照古禮而行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稱其知禮
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
痛凡諸侯賓客來弔于膝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
服焉蓋天性至親人所同具故喪禮一行而遠近人情翕
然稱服如此可見人性之善無間于古今而良心之觸莫
世之人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
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
大悅
廬是居喪之舍知是知禮然友聞孟子之言遂復命于世
子世子悟說孟子此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
倡率群臣不必他求也于是斷然行三年之喪凡五箇月
居廬守喪不發號令蓋古時諸侯五月而葬諒陰不言故
世子遵照古禮而行此時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稱其知禮
及至葬期四方之人皆來聚觀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
痛凡諸侯賓客來弔于膝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
服焉蓋天性至親人所同具故喪禮一行而遠近人情翕
然稱服如此可見人性之善無間于古今而良心之觸莫

按禮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

孟子卷五

六

長庚館藏

不塗覆苦枕苦音規非喪事
不言倚戶者于中門外東墻
下倚木爲戶也不塗者但以
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
苦卧于苦枕曰枕土塊也

此章見爲國當以仁政爲本新
子之國分上是因滕君寤治國
之道詳教養而散之下是因滕
巨充治地之法詳法制而勉之
前段重制產制產在行助法而
可申庠序學校之教后段重在
正經界經界可分田制祿而別
君子野人之分總包在民事不
可緩一句內人君一重民事則
必制民之產取民有制則必教
之以人倫而其制產也則必先
正其經界使上下之各得其所
孟子一生學術經綸俱在于此
故與言治而試其經綸者惟滕
文一人故此章極其詳悉
滕文公得聞性善之語便問爲
國是有志于治功者其志向何
等銳故孟子直以民事當重告
之國依民民依稼穡民事即國

之何可緩然作文且宜渾含講
引詩四句輕述過言外模寫不
緩意見民既自以爲急矣君可
慢然不加之意
蘇紫溪曰孟子引豳風之詩
非爲民之自重其事也言成
周之時不緩民事而欲文公
之法之也七月之詩周公欲
試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
卽其詞而玩之則知周之盛
禮臣之所咨嗟告戒而諷咏
於廟堂者惟此民事君之所
以咏嘆淫佚而漸維于宵旰
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
其可以緩之也耶
民之爲道道字活看猶言民之
爲民也國依民心以立而恒心
之有無係於恒產是恒產所以
當急無恒產則民爲陷罪之民
爲國民之君此豈仁人所可爲
則恒產之制斷斷不容緩矣
參考云自井田產而橫征者
比比矣鑄錄未戶也甚而權
酷又甚而靖苗弘牟安石輩

切于父子孟子道性善以啟發文公文公觸善念而遵修
古禮遂使先王久湮之典一旦行於小國而足以感動人
心孰謂堯舜之道爲高遠而不可行哉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事是農事于是往取綯是繩索亟字就是緊急的急字
乘是升播是布種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一
見孟子便問治國的道理這是他銳意求治可與有爲之
機也孟子欲以行王政勸之乃先告之說國之所重在民
民之所重在食那農家耕種之事不要看得輕了乃國家
命脉所關第一件要緊的事務當汲汲然爲之經畫區處
不可緩圖也詩經豳風七月之篇述農家相勸的言語說
道當此農隙之時日間則取茅草夜間則絞繩索忙升屋
修葺也早完工到了來春又要從新播種百穀無暇爲治
屋之事矣夫時方冬月而預爲來春之計可見農家終歲
之間無一日不勤于畝畝無一念不在于稼穡其艱難辛
苦一至于此人君想着這等情狀可不以民之心爲心而
重其事乎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
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產是衣食的常業恒心是民所常有的善心罔民是說
人君罔民於罪就如張設羅網掩其不見而取之一般孟
子又說國家事務甚繁我獨謂民事不可緩者何故蓋以
民之爲道也有這衣食的常產便能相生相養不去爲惡
而常有之善心以存無這常產便朝不謀夕無暇爲善而
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者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
僻邪妄侈肆凡是不好的事都做出來將無所不爲而犯

以術毒天下居性國祿之日
利語云友妻為新此亦足
為世主規也
徐敏法曰焉有仁人在位先
發公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
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箇根
本着實處若無恭儉一節便
是徒法不能以自行

是故二字承上文仁次不商
民來恭儉德言禮下取民德
之施也禮下是制取民有制
指分田俱此處上下文俱說民
事作文酒有凌駕重制產而取
民有制邊禮下只帶過袁王蟠
云禮下必思祿皆民所出故必
重民事而取民有制焦漪園云
設官亦是為民設帶禮下言之
且禮下有定祿而不至于多取
亦同歸于養民耳此二說庶可
採用舊多平平分對未得旨

陽虎本泛說此引來結上文兩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節之意見為富定是專指罔民

此以備民恒建以其源之之備
言之為湯文武皆是不養民事
之君故取以証之亦見養民事者
當以三代為法耳五十七十百
畝此制民產也貢賦則取
民之制也按井田始乎虞而詩

罪者衆矣既陷于罪豈得不以刑法治之夫平時不能制
民之產培養他的良心及其無知犯法則刑罰必加無所
逃避就如張設網羅驅之使入其中一般非罔民而何若
此者不仁甚矣焉有仁人在位以愛養百姓為心者而乃
為此等罔民之事乎然則恒產有無所係甚重為人君者
誠不可不以民事為急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
仁不富矣

陽虎即陽貨是魯大夫季氏家臣孟子承上文說恒產有
無所繫之重如此可見民事之當急而取民不可以無制
矣所以古之賢君其持已謙恭不敢以貴而驕其自奉節
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謙恭故能以禮接下托之以腹心
視之如手足惟恐一有侮慢至於失臣下之心也惟其節
儉不敢以富而侈惟其謙恭故能以禮接下托之以腹心

不恭不儉則侮人奪人無所不至豈復能愛惜小民取之
必以其制乎昔陽虎有言天下之事理欲公私不容並立
若欲為富必至罔利害民就行不得仁了若欲為仁只得
損上益下就致不得富了陽虎本是不仁之人其意主于
求富然就這兩句言語看來有國家的若罔民而取之無
制便是為富不仁若能制民恒產取之有法便是為仁不
富為君者宥知所擇矣要之為富固其於不仁然財聚而
民必散亦不可以為富為仁固非以求富然民足而君亦
足又豈至于獨貧此則不以利為利而以仁為利又孟子
未發之指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是通融均一的意思藉字解做借字孟子舉三代制產

言商人始為井田之制非是三代不造因時而損益其多寡之數耳其實皆什一實與名字對直是十百其一于五十畝之中助是十助其一于七十畝之為君用之行于鄉遂即夏之用直行于都鄙即商之用助但田五十畝七十畝百畝之差而實則皆什一之制也徹者一何乃釋其義註中通謂通力合作之謂均請計畝均分之謂藉謂藉民力以養其公田如藉藉之謂此雖以釋其義亦即美意以見良法見商周之法不過從什一少異名色耳

黃葵峰曰五十而貢郊內皆足貢也七十而助郊野皆是助也百畝而徹國中以達于野皆是徹也徹者通力合作也先儒乃以百畝而徹欲兼助在內不思貢法只是各授五十畝中各自貢其賦耳原無公田可以合作也今百畝內既無貢法而只曰徹如何通得故註言鄉遂用貢法

總承之曰耕制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不亦自相矛盾耶●集註百畝而徹必兼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者蓋感于鄭之周禮註耳又曰十分取一雖貢取徹大段皆同而其所以取之之法則不同也蓋夏人之貢乃于十之中而稅其一使之自貢是為自貢一法也而殷之助與周之徹則其法同也徹者通力合作百畝公田惟計公田百畝所獲之穀而收之也助者皆力助耕七十畝公田惟據公田七十畝所獲之穀而收之也是周之徹與殷之助皆自助而不稅其法同也

上節既備舉先王取民有制之法此條則酌其所宜於今者為文公言之句可見得貢之不善及起今日當行助意通節俱是聽于言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是豈量數歲或豐或歉就中間酌其適中之數不至豐年之多不至凶年之少以立為取民定制

取民之法以告文公說道夏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五十畝徵其五畝之租叫做貢法殷家始為井田其法以田六百二十畝畫為九區每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分一區使之同治公田以給國用而不復稅其私田叫做助法周家之制每人一丁受田百畝近郊鄉遂用夏之貢法十夫共為一溝遠鄉都鄙用殷之助法八家同為一井耕種則通八家十家之力在一處合作收穫則計一井一溝之入笑畝數平分叫做徹法這三樣田制各雖不同然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畝之收於七十畝之外徹則兼之都是什分之中取其一分未嘗過重也然謂之貢者自下貢上其義固易明矣至于徹與助之義却是為何蓋徹者始而通力合作有通融之義繼而計畝均分有均一之義故謂之徹也助者借入家之力以助耕公田故謂之助也其義不同而總之則皆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夫什一之制輕重適均公私兩便乃三代之良法而萬世不可更易者自阡陌既開列國之賦始不止於什一而後世暴征橫斂使小民終歲勤動止足以辦公家之稅而無一飽之餘視古法又甚遠矣何恠乎民生日困而國用益誦也重邦本者尚念之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貧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龍子是古之賢人狼戾譬如說狼籍是多餘的意思培擁田禾叫做糞盼盼是恨視的模樣稱貧是借債起利孟子承上文說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然貢法不能無弊又不

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說古來治地之法莫善於殷人之

也。彼民按狼貪猛之獸，聚物不
 整，故多而扼棄者為狼藉。取
 拘于常數，不敢多取也。取盈亦
 只是要備常數，其田而不足
 謂所得不足以供壅田之費也。
 為民父母以下，卑就凶年，說不
 得養父母，承取盈來轉薄，豈承
 得養來夫貢法之不善如此若
 此。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
 變之，亦有如此之弊哉。此助法
 之所以當行也。要知不善亦當
 時行貢法之弊耳。夏初未至此
 大，全季氏曰：高貢之法九州
 之賦有錯出于地等者，不以
 為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觀
 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游遂
 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
 觀稼稅竿之上下，以出飲法
 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
 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
 吳無障曰：凶年取盈，雖說貢
 法之苛刻實隱隱形出助法
 之會益助則公田為君子所
 得，私田為野人所受，豈無盈
 虛各自當之安有流弊至此

不重世祿上蓋舉世祿之既行
 以見助法之當行也。蓋助法所
 以養民世祿，所以待士然世祿
 本出自公田，有公田則有私田
 是世祿與公田相表裏者也。不
 行助法則世祿何所給，未免有
 過取也。取貢賦以給官上而民
 始困矣。味一固字隱然只是未
 行助法有勉之使行意。
 引詩見助法之當行曰：惟助為
 有。公田見貢法無公田也。雖周
 亦助也。雖字亦字俱要體貼。言
 助本商制，今觀周人之詩可見
 助法不獨行于商。雖我周立國
 之初，經制之詩尚見其盡善而
 亦行之。况勝為周之後，可不修
 祖宗之舊法而不行之乎。
 徐敬菴原旨曰：雖周亦助也
 有兩意。一則有盡制莫如周
 意，一則有不但商行之見，又
 而不變意。

助莫不善于夏后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
 歉，則收成有多寡。此天時地利難以預定者也。今夏之貢
 法計算數歲之中多少收穫，不管他極豐極歉的時候，只
 就中定下規則，年年徵收這些，所以法格于難行，民苦于
 不便。且如遇着豐年，粒米狼籍，百姓每克然有餘，便多取
 些，不為虐害。乃寡取之，只殺這些常數，遇着荒年，收穫不
 多，以此為糞田之費，尚且不足，却也要這些常數，必滿足
 而後已。是樂歲之寡取，民不為恩，而凶歲之取盈，民實不
 堪命矣。夫人君為民父母，當勤恤民隱，如保赤子，可也。今
 以取盈之故，使民盼盼然怨咨愁恨，把一年辛苦中所得
 的盡數輸之于官，不得養其父母，又借貸起利以足取盈
 之數，致使官糧私債上下逼迫，仰事俯蓄，一無所資。那老
 稚之民皆轉死于溝壑，而莫之救矣。百姓每這等困苦上
 面的人，全不愛惜，又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貢法不善一
 至于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弊
 哉。即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凡人臣有功于國，子孫世世食祿的，叫做世祿。孟子又告
 滕文公說先王之制，有世祿以養君子，有井田以養小人。
 這兩件乃王政之本也。然世祿取之公田，實與助法相為
 表裏，有不容不並舉者。今世祿之制，滕固見今行之所以
 厚君子者，固率由先王之舊矣。惟是助法未行，得無以商
 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我周初時也用此法，觀之
 於詩可驗矣。周詩大田之篇，小民祝告于天，說道：願天下
 雨，漑我公田，遂及我私。田這是小民先公後私之意。然貢
 法無所謂公田，惟助法有之以公田之名，而出于周人之
 詩。這等看來，雖我周盛時實已兼用助法，其公田足以制

郭青標曰味一固字隱然說只是未行助耳故後遂引詩云云不別生厚君子說

根本上養來蓋論行助法之有當如此不可以教養對提舉夏商周之制只是欲文公立學教民意非欲文公兼舉四學也序者至其之申序序學校四字皆所取尚齒之義所謂校者養于斯子第皆授業于斯取考校之義所謂射者養于射也此鄉學也子第取觀德之義此鄉學也其一事之義以立名耳鄉學則隨地有之因代而異名也國學惟國都有之三代共此名也各義不甚重只重明倫何皆字義鄉學國學言小民何是論其理勿指教言人倫明于上是在上者建學立教以倡明之非是躬行明明德以身教之謂也親非親上之親如君臣父子夫婦等

以當行而後教可舉耳
大全問鄉學何如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
趙氏息曰王制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是序亦可言養也文王世子云書在土庫是序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祭肅齋曰並舉序學校聽文公自擇非欲其兼設此四學以教民也○吳無隱曰序者養也三句內便隱隱有明倫意在以其大有關係故三代迭相治各取一義以名學

亦序上來言助法行而學校設此萬世王天下之法也我能師禹湯文武如此舉行則有王天下之君起焉必來取法于我而亦欲如此行是為王者師矣此

祿其私田足以養民無非由商之舊制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之善滕當與世祿並行而不廢可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於下

這一節是三代建學之制孟子舉以告文公說為國者誠能制民之產則民有恒心而教化可興矣於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施立教之方焉然庠序學校四者其義為何蓋古之建學以教民為主而鄉飲鄉射之禮亦皆舉于其中故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為名也謂之校者取教民之義為名也謂之序者取射以序賢之義為名也這三樣都是鄉學其地本非有二但三代相繼各舉一事為名所以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為之序在周則為之庠而各有所不同也此惟學則設于國中以教成材之士三代皆同此名無所損益焉要之名義雖有沿革然原其立教之意都是要講明人倫之理以厚風俗而已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件事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同具而其由者惟教化不明于上則民志不親而爭亂之端起矣所以三代盛王建學立師將這五倫之理講解宣示昭然大明於上然後天下之民莫不率由于倫理之中以息相與以分相維而親睦之俗成于下矣然則教化所係豈不大哉書經上說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可見彝倫之理有關於百姓之親而不可一日不明者然立教之法雖行于學校而惇倫之本則始于朝廷蓋未有皇極不建而能敷錫于庶民者此又作君師者所當知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總說教養兼舉為正道不易之定法見不可不行意詳訓雖未能與王業未安切

引詩言文王新命正策以力行也力行有奮發百折不阻于國之卑弱意亦字對文王而言新國承新命來包天命在內蓋周原是侯國到文王天命眷屬大

統自此而開便煥然一新勝文能力行仁政則有以收拾人心快張國勢亦可逆天休而開王

迹勝之圖又一新矣合上節皆激勵勸動文公處

焦漪園講略曰看來此二條是一說為師于後世是一說新命于當時總見仁政之不可不行也物菴以上條作未必與王業但可為王者師然

下條云新子之國則又是能與王業矣豈有一時之間自為矛盾之說者乎 此論

徐嚴泉初問曰制產實賦學校皆是王道故既曰王者師又引文王之詩王若文王作

即此便有雍熙康阜之規模帝王天經大法莫善于此故有王者來收法亦便是帝王

純天之心憲天之政必至格天故可以新勝國

是文公奮然欲行助法故又使問其詳也井一國之田授民以

常產而十一以薄歛仁政也故曰子之君將行仁政曰選擇見

重其任曰子必勉之欲畢戰之謹于所事以求成也必自經界

始謂仁政必湏從此起手經界不正以下一正一反無非發明

此句經經畫也界限也經畫界限正恒產之所以分者假如

經畫一不正田便無定分而井地不均在下之豪強者縱其無

井而野人有失所矣賦無定法而穀祿不平在上之貪暴者

其多取而君子有失所矣是暴君汚吏之必慢而廢也行仁政

者于此學畫料理令其一歸于

正則田有定分地均于民之所

受而兼井者息賦有定法賦定

於上之所供而多取者寡分田

四書卷之五

孟子承上文說助法監于商周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以滕之福小一旦能舉而行之雖未必即興王業

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興王之君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考子之所已試者率而行之以教養其

民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况興王之業未必不基于此乎詩經文王篇有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家自后

稷公劉以來舊為諸侯之國至于文王始受天命而興王業以新其國可見修德行仁不論國之大小但恐不能行

耳誠能銳然以三代之治為必可復奮發而力行之則人心咸悅天命自歸亦可以建興王之業而新子之國矣豈

但為王者師而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為也按三代教養之法乃王政之首務戰國諸侯皆不能行使其民日苦於兵

戈賦歛之中而不得被安養漸摩之化故孟子惓惓為文公告如此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畢戰是滕大夫井地即是井田經界是經畫田間的界至

滕文公一聞孟子之言遂以井田為必可行乃使其臣畢戰管理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答之說先王仁

天下之政莫大于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于群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不負

付托之重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個界限行仁政的必先從這上面做起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途定

疆墜則有封的土堆有植的樹木一一要經畫明白不可紊亂若經界不正則田之在民無一定之分那豪強的人

都得以兼併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于田無一定之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法那貪暴的官都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井地

制祿可不勞而自均自平也此正經界為行仁政第一事

按註為溝塗封植之界溝塗以為水道塗塗以通往來土封以辨池囑種植以定分守皆是正經界也
大全饒復峰曰分田制祿雖平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揆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

此推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之由將為二句分言其必有下一句又交互言之不重相須意只是甲上文見其必有此二樣人耳無君子莫治野人此所以不容不制祿無野人莫養君子此所以不容不分田分田制祿不可偏廢也此所以必正經界也
南軒張氏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

正教之正經界而行仁政也重行助句下句言法只帶言之按滕即今山東滕縣四望平曠並無山林陵麓其間可井者什九不可井者什一故孟子本意在主張井田惟國中行不去處始用言法所以濟助之不及也九一以田區言八為分田一為制祿什一以前數言九為分田一為制祿祿給君子使以治野人田分野人使以養君子
管幕雲舉業直詮曰此上下五節雖各以君子野人分田制祿子說然章旨原為重民事如作義須有抑揚則裁各重分田一邊如請野一句題指就分田以給野人講而發

四書卷之五

不均如何養得野人穀祿不平如何養得君子故明君賢臣要行仁政必從此始而暴虐之君貪汙之吏則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無枉乎仁政之不行也誠能知經界之為先務而汲汲焉正之則田有定分雖欲兼併而不敢賦有定法雖欲多取而不能凡分田以養小人制祿以養君子皆可不勞而定矣仁政焉有不舉哉子當是任亦于此勉之而已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人君子

壤是土福是寮狹孟子又說分田制祿兩件都是先王之仁政不論大國小國皆不可廢也今滕國之土地截長補短僅可五十里亦甚褊小矣然其中將必有食祿于朝而為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為野人者焉凡出政令明法紀以治野人者君子之責也若在上沒有君子則兩賤不能相使誰去立法以治野人凡供賦稅服力役以養君子者野人之分也若在下沒有野人則兩貴不能相事誰去樹藝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知其不可以相無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首務哉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野是遠鄉地土九一是九分中取其一分國中是近城地土什一是十分中取其一分賦是上納孟子承上文說觀君子野人之相須則分田制祿信不可廢矣然其法當如何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為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為九區中一區為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即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自畝之田為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入于公家此即夏之貢法也能行此二者

此以無常管轄之外言之也以下包大夫士在內皆得五十畝者蓋祿必稱其職之大小而享恩之心則一故不以祿同其降殺此先王之持恩也

此以百畝管轄之外言之也夫受田百畝到六十歲退出還官給與其長子次子以下俱是餘夫別授二十五畝此先王之持恩也然此二十五畝與五十畝雖是管轄之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皆一起事皆有經界所當正者

此言井田之效乃言井田之制有以善民俗蓋已寓教化可與之意上五句平平敘去親睦句總承之死而葬者生而徙者無有出鄉人懷其舊也鄉之田八家所授實同一井之中人安其業也嘗則出入相友而作息之情洽變則守望相助而防患之慮周疾病則相扶持而保全之念殷如此則此間族黨之間諒然仁愛和厚之俗百姓無不親睦矣此于井田實有賴焉其法之善何如哉

霍渭南門人辨曰死徙二句還申說言民有常產無復展轉遷移于外只在鄉田同井之中非死徙徙居之說也徐傲弦曰孟子鄉田同井相助恤之意若為井田之善而發其實周官五兩廢邦國之民君師治教朋友宗族長幼鄉黨畫徒工馬之類無乎不寓以此良法美意聯屬其民至於死徙相安此人心所以固結不離也比管子作內政專於富強其國者亦異矣

則野人之業取給于所分之田而豪強者不得兼併君子之祿取足于貢賦之入而貪暴者不得多取此分田制祿之常制而周家之所謂徹者正此法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圭字解做潔字餘夫是餘丁承上文說田祿之法固有定分然又有出于常制之外者蓋因田制祿固所以厚君子然卿以下其祿漸薄不有以優之將祭享不備而不足以養庶矣于是有圭潔之田使供祭祀皆以五十畝為額焉是又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計丁授田固所以厚野人然一夫之外有未成丁之餘夫尚未受田不有以給之則恒產有限而不足以相贍矣于是有餘夫之田二十五畝以待其壯而更授之百畝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者也夫有一定之數以制田祿又有額外之給以示仁恩于是君子野人各得其分而仁政無不行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徙是遷居守望是防禦寇賊這是詳言井田之善以見助法當行的意思孟子說分田制祿固惟助法為善矣誠使助法既行則一鄉之民各有世業安土重遷死而葬者與遷居者皆不肯出其鄉矣蓋遠鄉之田八家同井居止既相聯屬而不可離情義自相維繫而不能已故出入往來則道路之中相為伴侶而無行旅之虞晝夜防守則閭里之間相為應援而無寇盜之憂遇有疾病則視其醫藥通其有無以相扶助而無窘乏之慮如此則鄉井之民藹然相與苦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制有以興民俗如此不可以見助法之善哉按此一段即周禮比閭族黨之法後世保甲鄉約其意多出于此但古人以分田為務使其情義相聯自無渙散後世不均田制產使

此言井田形體之說以終惟助
為有公田請野九一而助之說
方里二句是說井田形體的大
綱中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公后
私以別其分是言井田形體的
細目方里而井是里之經界要
明井九百畝是井之經界要明
公田私田是內外經界要辦令
官不侵民不侵官公事私事
俱並耕耨收穫言別野人句舊
說添個別君子似不必只順本
文言若此者乃所以別野人使
知養君子之義也如此者方與
公事相開况章旨原重民事何
必拘拘把君子卒重講中亦不
可露許字恐與下文略字有碍

姚承菴曰正經界直貫到此
節九一什一五十分二十五
畝不正經界如何得均平死
徒無出御節由正經界有常
業來此一節正所謂正經界

此勿專指上節通承仁政必自
經界始以下來謂所言者不過
正其經界而管制餘制之並行
書為井田而中公外私之不牽
耳潤澤非文飾之謂謂所言的
只是便局了須要融會變通溫
潤滑澤方可行得益人情土俗
未必與古相合故夫因時化裁
斟酌融通使合于人情宜于土
俗不滯于先王之迹而能合于
先王之意則在注之者君相之
者子而加之意也豈吾言所能
盡哉前七段皆敘治法此節歸
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
治法也與孔子答哀公其人存
則其政舉同意

按井田之制當時暴民雖去
其籍而其名猶在至秦始大
壞隨人民所占之地以制賦
如秦澤所謂商君决裂井田
廢壞阡陌以坏百姓之業蓋
至是并其名而忘之矣

有樂生之具而欲以一切之法束離散之民宜其徒為法
具而不可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孟子又告畢戰說井田之法固所當行矣然其形體之制
何如蓋古者分田制里先相度地勢每方一里畫為九區
其田如井字的模樣每田百畝為一區九區共九百畝中
間一區百畝是供給國家的叫做公田外面八區分與八
家百姓各得田一百畝是養贍家口的叫做私田這公田
就教那八家百姓同出力以治其事凡耕耘收穫之時必
先治公田公事已畢總敢去治私田之事雖通力合作而
實有公私之分雖彼此均勞而實有先後之辨這是為何
蓋以分別君子野人之分使在上者食人之食而不為泰
在下者事上之事而不為勞耳此井田形體之制設之所
為助周之所為徹不出于此主井地之事者不可不做而
為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潤澤是變通圓活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井田之法自諸
侯去其舊籍其詳已不可得聞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
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耳顧時勢之
變遷不同地方之肥磽不一或宜于古而不宜于今或利
于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
而裁之使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不泥先生之法而亦不失
先王之意這等圓活流通無所膠滯則在滕君王持于上
吾子協贊于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責而已豈吾言所能悉
哉按井田之制最為良法成周所以體國經野厚下安民
皆本于此時至春秋戰國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
陌盡取先王之法而更張之後雖有明君賢相慨然欲行

蘇案漢曰或謂井地不可伏
案什一之制何不可行曰勢
不能也古之官多至三百六
十今且千倍之矣古之府吏
奇徒有幾今且萬倍之矣古
之民卽兵今之養兵其費不
貲矣論今之正賦商米及什
一不爲不烈然今之雜費并
于正賦則不能不重然則牧
民者奈何嚴分願之禁定緩
征之期是謂寬一分而已
何南金補旨云潤澤謂助法
之行處之曲當合人情宜土
俗酌時勢憔悴之民得蒙至
怡之澤在滕君臣加之意而
已總包在民事不可緩也一
句

此章見孟子闢異端以衛正道
首三節是許行陳相欲以壞孟
子之法自許子必種粟至不用
于耕耳是闢許行金耕之非自
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德發矣是
闢陳相倍師之失自從許子至
末是闢許行齊債之非愛之雖
三段意然齊實是因並耕之說
活

許行本野人之流又生蠻夷之
地見孟子分別君子野人遂欲
陰壞其說以爲非神農不能委
駕堯舜周孔故不曰三代亦不
曰堯舜而直曰神農謂神農之
道在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學
又在孟子之上欲以疎動人心
耳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記者
看個爲字便見許行非神農之
言乃造言而托之神農者如下
支金耕數句是也仁政指分田
何祿願非市宅乃耕民之二畝
半在邑者欲分一夫之田宅便
有躬耕種粟之意觀其徒衣褐
扣屨織席以爲食都自食其
力這等行事便已盡金耕而食
粟矣而治之意

郭青嶠曰神農始爲耒耜以
教天下之耕固未嘗身爲之
耕也始爲市井以教民日中
爲市亦未嘗身其市價也死
今之日非洪荒初闢民僞未
滋之時行本野人念世疾俗
復效于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孟子卷五

古法亦無自而考其詳矣惟是什一而賦使百姓足而君
亦足則井田之遺意在焉善用法者不師其迹而師其意
可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爲神農之言是戰國時農家者流因炎帝神農氏始爲耒
稼遂造作一段言語託爲神農遺教以惑人心乃異端之
學也踵門是足及于門廛是民居氓是田野之民捆字解
做扣字是造屨之法昔文公聞孟子之言卽欲分田制祿
以復三代之法風聲傳播遠近皆知那時楚國之人有習
學耕稼託爲神農之說的叫做許行要乘此機會以售學
學術卽自楚至滕叩文公之門告說吾遠方之人聞君分
田制祿而舉行仁政者之政心竊慕之故不憚遙遠特來歸
附願分與一廛之居爲滕國的百姓庶幾得沾仁政之澤
也文公以其慕化而來不忍拒絕卽與之一廛以爲居止
但見許行之徒數十人皆以褐爲衣以明自處于賤不用
尊貴之章服且捆屨織席賣之以供食以明自食其力不
費公家之廩餼也此不惟言稱神農卽一衣一食已別是
一種習尚實欲以並耕之說沮壞良法耳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
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是楚國儒者耒耜是耕田的器具文公旣行仁政歸
者益多此時楚儒陳良有弟子陳相與其弟陳辛負着耕
田的耒耜自宋至滕來告文公說分田制祿之法乃三代
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有志復古慨然舉行之是卽
三代聖人復見于今日矣吾等生於今時得遇聖君何勝
慶幸故移家來附願受田而耕爲聖人之民以沾仁政之

孟子卷五

長真館藏

之說欲墮廢之故遂托其說以至廉

卷者云神農亦嘗有言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夫不耕則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女不織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織八共生各食其力親耕親織者本謂民間之夫婦不謂人君之金耕也許行著書二十篇以為神農金耕之言則妄矣

陳相而冠以陳良之徒者見其所宗者正無容倍也原相歸滕初心本是感化而來與許行之意自不同負耜耜亦出疆不食之意意與捆屨織席有相入之悅故一見而悅此說似見太巧如自首章至自來之滕把此作題意亦不妨說書只宜大槩

存說易以惑人故陳相一見許行而遂大悅盡棄所學於陳良者而至于許行此時信之極源所以見孟子即道許行之言正則先下面說許行聞道則子植神農之道不妨賢者一句正是道之所在金耕言與民各自耕而食非偶耕也糞食即止食字非必身親為之大槩言其不食于民耳一句申說重在金耕上曰滕有倉廩府庫者取民所耕者而食之也不自食以治野人而又其養是屬民也是為求聞道也金字與勵字通有止是邪說害道處下文便辨此二句楊見卓懸鑑云賢者是有志慕古勿繁以井田為賢者道即神農之遺于兩句正是道之所在也金耕言與民各自耕而食非偶耕之說糞食而治言不食于民也重金耕上蓋欲壞其分別之法也

屋語其耕之不可益者以為開之之地首二句總起以起下文之難下以衣冠相對固及金織見許子之身來其所食也衣冠其所服也金織與織其所用也許子所能只種粟一節至于衣一冠一織一織不能自為必

澤焉陳相兄弟是儒者之徒其聞風歸附本是仁政所感非若許行欲售其說也蓋井田之法一行于小國而遠方之民翕然嚮化如此足以見王政之可行矣惜乎為邪說所惑而使孟子之言終于不用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糞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糞殮是朝夕的熟食屬是病許行託為神農之言以欺世駭俗這是異端之學非先王治天下之正道也乃陳相一見許行聞其議論可喜便大悅而慕之盡棄其平日所學于陳良者而學許行之學焉蓋邪說之易以惑人如此陳相既學其道便非議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乃來見孟子稱道許行的言語說滕君在戰國之時能慨然有志于聖人之政豈不是個賢君雖然如此還未聞古聖人的大道不足以治國家也蓋所謂賢君者寧勞己以養民不勞民以自養常時與民並耕自食其力不曾費了百姓的供給且朝糞夕殮自其淡薄而兼理治人之事不曾費了國家的政務這纔叫做賢君今觀于滕有倉廩以貯穀粟有府庫以藏貨物都是取百姓每的脂膏以自奉養害及于民而利歸於上不復知有並耕糞殮之事矣惡得謂之賢哉許行之言混君子野人于無別正與孟子相反而陳相顧稱道之以陰壞孟子之法異端之變亂是非害人國家良可恨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子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

甄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易之

孟子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易之

孟子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易之

孟子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易之

待以衆云易則能耕之許子未必能織能工而不盡無之何乎

焦漪園曰許子去耨耨不是許子自織據此亦可折了又把許子冠乎爲問冠不是許子自織而恐其言於耕據此亦可折了又把許子以釜餽變以鐵耕乎爲問蓋欲多其邪道之詞使彼兩窮到底更無所游處后易下所說謂許者耳

何南金云曰冠言與人同也自冠素從所向也見素便是以布爲之古樂府曰新人工織素洛神賦曰腰如練素皆以素爲布也

補一說○孟子就許子種粟而詰其衣與冠衣曰衣褐猶可爲也冠曰冠素不能自織且曰害於耕焉得此害於耕三字孟子可伸其辯矣然以不窮其說則彼猶有辭故復問以釜餽變以鐵耕如此種種彼皆談以粟易之則農與工相易果不能相易也治農與

承他以粟易而語之言良農能稼不能工故以粟易械則適所濟陶治豈爲陶治治此二句就他以粟易之看出良工能器不能稼故以械易粟則適所以濟農夫豈爲屬農夫此二句又是以粟易器械生出來四句勿平着兩個勵字正應前勵民字言彼此不相勵勝若非勵民可見矣且許子五句各話他何不取官中而用爲便乃與百工交易爲甚煩者無非欲勾得他不耕且爲之意以爲力折之地耳而陳相果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則彼之說益窮而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爲可一詞辨矣

釜是煮飯的甑是炊食的爨是燃火鐵是田器如鋤犁之類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所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他服食器用不能兼爲者以詰之因問陳相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陳相答以爲然蓋許子農家固必耕而食也孟子再問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陳相答以爲否蓋許子穿的是舊不必織而衣也孟子又問許子戴冠乎陳相答說戴冠又問許子所戴何冠陳相答說是素冠孟子就問這冠是許子自織之與陳相說否許子不能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其孟子問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說農工各有專務既要種粟又要製冠却不妨了農事所以不自織也孟子又問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也以釜餽變以鐵耕乎陳相說然孟子問這器物也是許子自爲之與陳相說否許子恐害于耕也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冠也此可見許子服食器用多與人同有無相濟不能獨異一身日用之事固不可

以兼爲況治天下而可以兼農夫之事哉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屬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屬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治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械器卽上文釜甑耒耜之屬陶是治瓦器的治是治鐵器的舍字解作止字官中譬如說是家裡一艘孟子因陳相之對復詰之說許子以滕有倉廩府庫爲厲民以自養矣今就子之言觀之粟乃農夫之所種釜甑耒耜乃陶治之所爲各治一事而各適于用者也農夫以粟易械器正以濟陶治之所無非有害于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正以濟農夫之所無豈有害于農夫哉蓋有無相通則彼此俱利從古以來都是如此若必以相易爲厲則許子何不

且為又當以耕為養與此後不同

原首云屬陶治屬農夫一屬字俱本屬民自養苟生來治人治於人治夫于等治字俱本養而治治字生來食人食於人中國可得而食俱本

然則治天下之專耕固不能且為來言自王之專耕固不能兼而治天下之事其勢遂煩簡視百工何如得河耕而為之與下文正言其治與耕不能相兼而引古久相濟之言以証之也有大人二句承治天下來蓋治天下是大人事耕是小事

事各有專安容兼為者且無論大人不能為小人之事即如小人身自工之所為備具必自為而自用之是既業乎此又業乎彼率天下而奔走道路無有休息之期也况治天下乎故曰六句是古語或勞心二句皆上之人所勞者心則所逸者心益以神運天下者下之人所勞者

勞心者治人若勞力之小人則見治于大人而已小人治於人者食人若治人之大人則見食于人而已此天下古今通行之大義自神農至堯舜自堯舜至周孔以迄于今未之有改也豈可謂之屬民自養而欲耕且為哉

羅念庵曰自食其力欲不病民許行之見固然矣而不知人身無兩用既為治便難無耕且以治易民之食正是相濟處非病民也故孟子初就其難兼之一身者詰之只要討他粟易一語方發農末之猶易不相為屬繼又詰以許子且不可為一段只要討他百工不可耕且為一語方發治天下不可耕且為而勞心者以治而易人之食勞力者以食而易人之治乃天下通義說相屬不得反覆只要破金字屬字

陳聖苞補言云通義結上四句言貴不相事賤不相使而

自為陶治舉凡百工之事如釜甄耒耜之具止皆取諸家

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為紛紛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之人交相貿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乃答說天下之事專為則易兼為則難許子既種粟而食則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兼之也陳相至此固已情見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大人是在上的人小人在下的人陳相既知農工之不可兼故孟子即從而折之說爾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是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視百工之制器煩簡勞逸相去何如獨可耕且為與蓋心無二用業有專政在上的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在下的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為無不具

備如皆出于自為而後用之則既業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時休息勢亦有所不能矣况以大人而兼小人之事乎所以古語有云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勞心于上或為小人而勞力于下勞心于上者頒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若勞力之小人則惟聽君上之治而已

聽治于人者輸租納稅以供在上之食若治人之君子則唯受在下之養而已然則以勞心而易小人之養本是大

人之事以勞力而易君子之治本是小人之事正猶農夫

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此乃天下古今通行的道理是神農堯舜以來所不能易者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蓋許行之術本欲陰壞孟子分田制祿之法故此一段指陳君子野人之分深切著明彼之邪說將不攻而自破矣

而自破矣

使書幾感得故為義分在一
時守在萬世而古今皆得故
為通義是重君子勞心以治
人即食于人而不為屬民上
以破許行屬民自養之說而
闡于義也

此合下節言聖人不暇耕堯以
不得耕三節言聖人不必耕總
見無益耕之事也孟子見許行
稱神農之言以欺世若不稱堯
舜之治之可據者發出一段憂
世之心有不用于耕者如何可
折他故說堯勞心于民而擇舜
舜勞心于民而擇禹有司至益禹
稷契之勞心又皆是體舜之心
者此節以洪水為三洪水二句
重看草木五句皆根洪水來堯
獨憂洪水之弗治而擇舜舜承
堯之憂于是使益掌火舜使二
字直貫益禹稷契益司火政而
禽獸逃匿然後禹可加治水之
功此次第也九河濟漯在西北
汝漢淮泗在東南決排疏踰不
是新鑿水道口直尋其舊迹以
通壅塞使之注于海一注于

水故可開粒食之源未就是穀
熟人言八年言其父也三過其
門言其便也時既久而有可乘
之便只因淮襄之勢未除不得
一入見其骨肉之親况暇於耕
乎此口就仰體堯舜憂民之心
說時說或兼幹父之蠶入講殊
非此章之指時義亦多欠體認
按禹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
山川脉理禽獸昆虫殊方異
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故
禹謨曰非禹能成亦大費之
力也大費者益之名也舜亦
曰咨爾費贊禹功大矣
補費字後云許行以神農為
金耕証佐孟子以堯舜為不
金耕証佐神農尤茫昧而難
信堯舜則歷歷而可攷矣陳
相不信孟子亦將不信堯舜
乎

讀錄云此以下五節孟子又
引堯舜來說益堯舜是治道
之極者即神農之所以為道
也堯舜不並耕神農亦決不
並耕矣○禹益稷契之事都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啼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
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
匿禹疏九河滄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雖欲耕得乎

洪水是大水橫流是散慢妄行氾濫即水橫流的意思繁
殖是衆多登是成熟道是路敷字解做分字九河河流有
九之謂濟漯汝漢淮泗都是水名疏滄決排都是開通的
意思孟子闕陳相說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
者且以堯之世言之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生民之害未
盡消除天下猶未平也那時洪水滔天不循着道路而散
溢妄行汎濫于天地之間于是草木得水而日見長盛禽
獸得草木而日見繁多五穀為草木所妨都不成熟人異
為禽獸所偏多被傷殘所以人烟稀少但見獸蹄鳥跡的
道路交雜于中國這等世界百姓何得安生天下何由平
治堯既為天子勞心治人不曰洪水方割則曰下民其咨
其心獨以為憂有不能一日安者又以天下之患非可以
一人獨理乃訪于側陋咨於四岳得一大舜遂舉以為相
而使之分治焉堯既以天下之憂為憂而付託于舜舜遂
以堯之憂為憂而分任于禹蓋此時洪水為害草本障蔽
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命伯益掌火
益將山林藪澤所生的草木用火焚燒使禽獸失其所依
都去逃躲無偏人之害然後治水之功可得而施矣于是
命大禹為司空使他治水禹于西北則疏九河以分其勢
又通濟水潔水以會其流使之皆注于海而北條之水有
所歸焉于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于
江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自然不至汎濫而地

孟子卷之五

長江館藏

出於堯舜堯舜舜禹契也故後總之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為已憂

千成之后粒食尚難憂又在養也故命稷為農師以備月穀此段承接然後可得而食句來生養之后教化未興憂又在教也故命契為司徒以教人倫於人

民有處然不肯放又娶立教是何等汲汲不容已之心人之有道一句最不可遺下君臣父子夫類且弟朋友即人字親義序別信即道字五個有字即上有字有者謂性中原有之也教之不過因其有是理而教之使如此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性道或處居無教則必淪於禽獸不必推測非禮非義聖人有憂之此聖人兼堯舜之使亦堯之使舜之使亦堯之使也

皆可耕然後中國人可得耕而食矣那大禹受舜之命為天下拯溺隨山濬川至八年在外三過其家門而不入忘身忘家這等樣勞苦雖欲與民並耕而食其可得乎觀于禹而堯舜之不暇耕又可知矣許行並耕之說何其謬哉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后稷是勸農之官樹藝是種殖司徒是教民之官放勳是帝堯稱號勞是慰勉來是引進匡字解作正字振是警省的意思德是加惠孟子叙堯舜憂民之事說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天子是又命堯為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習耕種收穫之事以種殖五穀由是五穀成熟天下之

民家給人足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饒之患矣然民莫不有秉彝之性若使飽食煖衣居處安逸而無以教之又將耽于佚豫習為邪侈至于滅性亂倫而違禽獸不遠矣故聖人又有憂焉于是以契為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天下之人父止于慈子止于孝而有恩以相親使臣以禮事君以忠而有義以相與夫婦則有分辨而不相混淆長幼則有次序而不相僭越用友則以誠信相交而無有欺詐蓋此五者皆人所固有之倫必設法以教之而後民性可復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帝堯命契之辭說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有勉強修行者則慰勞以安之有回心向道者則引進以來之所以嘉其善如此有制行邪僻者則開之使歸于正有立心回曲者則矯之使歸于直所以救其失如此有樹立不定者則扶助而立之有進修不前者

高梁空闕曰聖人之憂民
 二句據憂民來只承憂之以
 下說重規敷教邊而帶禮養
 來上節已結雖欲耕得乎此
 亦當繳本節為是看來此說
 似或泥上雖欲耕得乎分明
 緊接禹八年句說此何另有
 聖人字還是指堯舜總結堯
 獨憂之以下如本節題就承
 教養來說亦不妨

荆川曰此處不暇耕以工夫
 言下不必耕以事體言
 邵芝南辨旨云稷任養民契
 任教民皆承上舜使來使舜
 時攝政也然命契之詞寔自
 堯出孟子有見于此故上下
 俱着聖人字便包得堯舜在
 其中二聖人字二長字正相
 照應

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堯則舉
 舜舜則舉益禹稷契便有得人
 意了但未及顯言至此節方發
 其意見聖人之所以憂民者大
 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也要
 看個已字見是自己分內的事
 吾豈可釋矣故堯以不得舜為
 已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
 此其為已憂者何等若夫百
 畝之不易則農夫之事農夫之
 憂耳此其為已憂者小陳相欲
 責滕君以並耕是欲人君而憂
 農夫之憂矣豈不誤哉

承上節憂不得人之意而推言
 之上二句重仁以忠惠形之言
 得人所係甚大所以憂不得人
 下二句重難字以天下與人形
 之言得人以仁天下其難所以
 憂不得人忠惠分教養看得人
 亦為教人養人故以二者引起
 為天下得人句即就堯舜說不
 必泛說諸註可見恩惠廣大便
 便不止謂惠教化無窮便不止
 忠故曰仁夫為天下得仁為之
 仁如此則得人豈容易哉以天
 下與人易者只無私心留天下
 便皆能之為天下得人難者蓋
 得其人則可以仁天下不得其

則誘掖而行之所以濟其不逮如此既使之優游厭飫而
 自得其本然之性矣猶恐其放逸怠惰而失之也又必時
 時申飭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這等多方造就教思
 無窮然後人倫可明而百姓可親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
 土方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即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
 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不能一日釋如此而暇于耕乎所
 以說治天下不可耕且為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
 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易字解做治字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民固不暇于耕
 矣然其所以為民者亦非事事而憂之也在堯則以百揆
 未叙四門未闢思舉舜而任之彼時惟以不得舜為憂耳
 得舜則堯之憂民者皆付之于舜矣堯又何憂之有在舜
 則以水土未平五刑未設思得禹皋陶而任之彼時惟以
 不得禹皋陶為憂耳得禹皋陶則舜之憂民者皆付之禹
 皋陶矣舜又何憂之有聖人之勞于求賢如此則其所憂
 乃知人安民之要務寔皆治亂安危之所關而未嘗屑屑
 于其小也若乃躬耕百畝之田閔閔然憂其不治乃農夫
 之所有事耳豈聖人之憂哉然則聖人之治天下不惟不
 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孟子承上文說堯舜之憂惟在于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
 為甚大也且如憂人之置之而以財物分之于人亦有所
 濟這叫做惠憂人之愚昧而以善道教之于人非不盡心
 這叫做忠然天下至廣百姓至眾安得人人而分之又安
 得人人而教之這所及猶有限也惟是憂天下之不治而
 求得賢才以代理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不必分

人則不可以仁天下擇不精恐邪正莫辨信不篤恐忠誣相間倘一毫少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故曰難惟為天下得人難此堯之所以憂不得舜舜之所以憂不得禹商也

昔金鉉曰分人二句用個人字便見人已相對之意規模狹小為天下句用個天下字便見萬物同體之意以天下與人原非細事而曰易者蓋既得其人便可以天下與他未難也惟未得而欲為仁天下以求得之則漚盪誠難耳此說甚透徹

引孔子言只取個漚盪誠難字其餘俱不重堯舜之治天下功業至此夫豈生致而無所用其心哉只不用其心于耕耳堯之用心在得舜舜之用心在得禹皇陶用字即上憂字勞心字但本文口氣只空空說亦宜空講豈無二字也看這他豈無字若說有所用心亦未足

夏官考工記曰惟堯則之存天下憂而不樂是其心無一日不在于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特憂在得人不用于耕耳
吳無障曰當時孔子談大哉堯君哉舜本無不用於耕意孟子將無作有正其文章妙訣○豈無所用心只空空說其用心於得人意自隱然在亦不用於耕內○牛春宇曰務其大者其小者自無不舉耕不必出於己而利於己者大也

吾聞句暗指陳良未聞句暗指陳相然雖之說歸重變于夷一邊蓋此節語意只重責相耳說良之賢正以見相之不可借也良生於楚本夷人也能悅周孔之道壯遊而學于中國此用夏變夷者也未能或先只宜言壯方學者素服周孔禮義之教淵源有自固卓乎難及者今良能與之媲美亦未有能先良也不宜誤抑了壯方學者彼指陳良生于夷而不受變于夷可謂技

人以財而牧養有人惠之所推者自廣不必教人以善而敷教有人忠之所被者無窮這等總叫做仁仁則不止于小惠小忠而已夫仁覆天下而惟係于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天下大器而推以與人誠若至難然以聖人之心視之猶以為易惟是為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可託以天下乃為難耳惟得人之難此堯舜所以用心于是而以不得為憂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漚盪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孟子承上文說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諸孔子之所稱則可見矣孔子嘗稱帝堯說大哉堯之為君以天道之大而能與之準則其德漚盪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真是與天為一者也又稱帝舜說巍巍乎高天雖言有天下若與已不相關涉而惟以治天下為憂真是克盡

君道者也夫堯稱漚盪舜稱巍巍自古帝王無有如其盛者則堯舜之治天下豈誠漠然於兆民之上而一無所用其心哉當其時民害未除思得人以除之民生未遂思得人以遂之民行未與思得人以興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也但不以百畝為憂而用之於耕耳使堯舜用心于耕則是以小人之事為事矣何以成此巍巍漚盪之功哉然則並耕之說可謂無稽之甚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壯學於中國壯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孟子既闢許行並耕之非至此乃直責陳相說許行之學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可乎夫中國所以異于變夷者為其有聖人理義之教耳據吾所聞蓋有用中國之教以

於流俗矣然稱家傑士也子之
兄弟三句言事陳良則所宗者
正事之義則顯言者深乃師死
而遂倍之以學於許子非變於
夷如何

稱郭蘇門折衷云楚自陳良
之先未有學者可稱于聖門
良起而北學焉佩錦雜之制
作直欲美瑞見之範洙泗之
典刑直欲且暮過之所學在
此君子謂東夷矣

象引淺談做三段看一言象人
不倍師一言子貢不倍師一言
曾不倍師存疑又作四段看言
三子亦不倍師看來上數句不
甚重只是敘事以起曾子尊信
之意曾子于有若之似其師者
猶不肯事陳相于許行之反其
師者乃從而學之故下文只曰
亦與于曾子通不涉上文子夏

夫子亦只識不志耳然只在
言行氣象上看夫子曾子則直
指心體上談意謂汝等欲遵有
若布徒以言行氣象觀夫子而
不以心體觀夫子也觀夫子之
心體當自別矣其心體何如江
漢秋陽是也濯以江漢無一毫
汗濁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
也其鶴鶴潔白有不可得而尚
者豈有若所能彷彿其萬一而
可以事夫子者事之乎江漢二
句乃假借形容之証不可作譬
喻看鶴鶴即頂上二句証以道
德言夫子之道德即心心即道
德也不如只就心說為約耳
陳白沙抄訓曰吾人日用處
何嘗與聖人別只微處不同
門人以有若言貌似夫子此
就日用處看曾子曰不可却
向根源上看在他言貌與聖
人一椽只一點靈機未淨未
是江漢秋陽則何啻天壤此
學要知微之顯方可至是雖
夫子亦不能逃於曾子矣曾
子方是聖學問真宗旨

變蠻夷之俗而自歸于正者未聞有學于中國而反為變
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生長於楚本是南夷之人一旦
聞周公仲尼之道行於中國悅而慕之遂來遊北方以求
周孔之學于凡二聖之制作刪述皆心領而身受之即北
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所造詣亦未能或出其上也彼能
用夏變夷而自拔于流俗如此可謂才德出眾之豪傑矣
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亦與聞周孔之道者乃于師死之
日遂盡棄其學而學于異端之許行非所謂變于夷者耶
吾未見受變于夷而可與論先王之道者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
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
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
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

任是簪負的行李場是塚地秋陽是秋日暴是曬
皜是潔白的意思孟子曰子貢陳相許行之忍于倍師亦未聞
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既沒其門人在魯皆服
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裝將欲散歸鄉里入揖子貢
為別相嚮而哭莫不極其哀痛至于失聲然後歸去門人
之追慕其師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墓傍築室于
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之追慕其師又如此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與慕孔子想見其音容以有若言行
氣象有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慰其思慕之
意因曾子不往勉強要他曾子說不可我輩尊師當論其
道德不當求其形似吾夫子之道德極其純粹而無一塵
之雜就如江漢之水洗濯出來的一般又極其明瑩而無
一毫之累就如秋天日色暴曬出來的一般皜皜乎舉天
下之言潔白者無以加於其上矣豈有若所能彷彿哉今
乃欲以此尊之則擬非其倫而反以卑夫子矣如之何其

徐巖泉初問曰江漢三句總
是形容夫子之心一疵不存
萬理明盡之意註中明著光
輝四字只宜渾看時說通以
明著貼江漢以光輝貼秋陽
不知明著光輝有何分別且
秋陽句謂之光輝尚通江漢
句貼明著何如
南蠻缺舌之人見人為異類非
先王之道見道為異端曾子不
肯事似聖之有若而相顧倍悅
周孔之陳良故曰亦與曾子不
可只就不倍師說近定衡非字
作非毀古先聖之道說似不必
如此求新

此合下節引詩來斷他受於夷
之不是詩稱出谷遷喬木聞下
神謬邪說幽谷也棄此學彼豈
不是下喬木入幽谷但據孟子
語意只是影說過謙中選只就
出谷遷喬言而良之舉此學彼
自在言外方為得語意嘗見作
此類首多直就人身上說又或
者作譬喻俱欠體會

周公懼中國而為夷方且
之方且二字有意言此類乃天
地不可絕而彼又休休有容方
且膺也則周公所膺者而相反
學之考變者固如是乎此不善
變句正應變於夷句以定其罪
以信公之頌為周公此孟子斷
證取義處

正荆石經訓曰前面說出周
公仲尼之道昔者孔子及一
節是與仲尼相應
孫奕示兒編云魯頌曰秋
是膺荆舒是懲此信公之
也孟子以為周公方且膺之
人皆疑焉案春秋書公子遂
如楚乞師則信公之畏楚甚
矣寧有膺之事乎及即明此
位贊之周公踐祚朝諸侯而

孟子卷五

可乎夫曾子之尊信其師如此而子之兄弟獨忍倍其師
真聖門之罪人也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
于曾子矣

缺是鳥名南蠻之聲與之相似所以說南蠻缺舌孟子責
陳相又說有若雖非聖人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
事孔子者事之今許行乃南蠻缺舌之人其所稱述皆感
世誣民之術本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與子之師陳良正
大相反子乃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乎曾子之尊其
師者矣蓋聖人之道本不以地而有間顧人之所從何如
陳良用夏變夷則進而為中國陳相去正從邪則淪而為
夷狄所謂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者也司世教者
不可不知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譽
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
不善變矣

幽谷是深淵喬木是高樹膺是擊搏的意思荆是楚國本
號舒是楚旁小國懲是創孟子責陳相又說子倍陳良之
道而學于變夷之人其于取舍之間可謂不知所擇矣詩
經伐木篇中有云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可見鳥
雖微物猶知出于幽暗之中而遷于高明之處吾之所聞
如此未聞有自喬木而下反入于幽谷者也今陳良誦法
先王如喬木之高明許行溺于異端如幽谷之卑暗子乃
倍陳良而學許行是下喬木而入于幽谷矣不亦異乎吾
之所聞耶又觀魯頌篇中說周公輔佐王室于戎狄則擊
而逐之于荆舒則伐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
蠻夷之人畔于聖道乃周公之所擊也子乃舍中國之教
而從其學真所謂變于夷者矣何其變之不善如此耶即

孟子卷五

三五

長庚館藏

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隨
方各至則知孟子所謂庸之
良以此夫然詩人獨以頌僖
公何邪曰史克知僖公之心
在於等祖之功業乃為之作
頌一以推尊周公並以美僖
公蓋詩人之意也

陳相被孟子致責已心服之如
本之斷獄招擬已定乃於狀外
任情談中間還有一節不獨為
許行辨且辨已所以學之故似
有可原或欺分上稱其道之善
下指其實而言之長短以丈尺
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量斛
言大小以形體言益不論其精
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
小為價耳所謂不二價也精粗
美惡每件皆有凡精者必美粗
者必惡故下文曰言精粗

王道元云戰國之時種種學
問無不有之不特孫吳之兵
法申韓之刑名莊列之言處
原首云許行始托神農君
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人
有十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
托神農市價不二之說欲齊
物也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
能以圓價○許行只論物的
長短輕重多寡大小定價底
不論物的精粗美惡殊不知
物有精粗美惡之不同乎物
者若論此而精與粗同價美
與惡同價人決不肯為精美
而競為惡惡以相欺矣此勢
之必然而聖莫之相礙也
物之不齊至千萬言物理不可
強同下推其強同之害物之不
齊言精粗美惡之不齊也物之
情言或出于氣化之所生者有
參差或出于人工之所成者有
巧拙或相倍蓰三句正是物情
不齊處若以一物言比而同之
則精粗美惡皆失其平而天下
皆亂矣亂非禍亂即下相率為
僞是也巨屨小屨同價比上言
者不同上言大者與大者同價
小者與小者同價人皆做小者

孟子之言觀之許行並耕之說必不可從而陳相倍師之
罪誠有不容道者矣蓋戰國之時邪說橫行故孟子極力
闢之至斥為夷狄其嚴如此後世佛氏之學自西域流入
中國世之愚民莫不惑于其教乃至賢智之士亦陰入其
說而不可解視陳相之變于夷抑又甚矣豈非周公之所
庸耶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
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
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孟子闢許行並耕之繆陳相既無以為辭乃又舉其市不
二價之術稱揚于孟子說道如夫子之言則許子並耕之
說固不可從矣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市價一節從許子
之術則市中貨物皆有定價而無貴賤之分一國之人無
所用其詐僞雖五尺之童幼小無知適市貿易亦無有增

減價值以欺之者矣蓋天下之物惟是分個等級則其價
相懸而爭端易起今皆一槩定價不論精粗如布帛只論
丈尺長短同則價相等麻縷絲絮只論斤兩輕重同則價
相等五穀只論斗斛多寡同則價相等屨只取其適足大
小同則價亦相等物價一定則人情相安爭端盡息可以
還淳返朴而復上古之治矣許子之道如此何為而不可
從耶陳相之稱許行徒欲以掩其倍師之失而不知周公
仲尼之道正不如此蓋亦惑之甚矣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
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是加一倍蓰是五倍比是合孟子闢陳相說許子欲市
價不二將謂世間的貨物都是一般更無差別不知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與人之所為自是參差不齊精粗美惡判

精者與莊者同價則人皆好為其精誠言精理美惡便宜在內此因明以通其蔽也相率為偽中無偽之說惡能治國家乎之

查而言之分有上下之別許子欲使之無物本精粗之別許子欲使之同實妨天下之大義幸天下而為偽故孟子辨免舜以折其並耕之非曰獨可耕且為曰雖然耕得乎曰而張耕乎曰亦不用於耕耳重重打點如願小兒人亦步步回顧稱周孔以罪其倍師之失曰變于夷曰南蠻賦古曰荆舒是德亦為不筆變曰非先王之道曰昔者孔子曰異于魯子曰周公方且廣之語雖不同而無一漏贅至究所從之道則推極人情物理此孟子學問大根原大識見大議論大文章處此章斥異端衛正道首二句是

曰夷之而冠之以墨者別其初也與之學于墨而求見吾儒其心必不安於彼而求慕乎此便有反正之漸了孟子不輕見之而托疾以觀其誠不重吾道也夷子不來孟子今夷子不必自來也或作記者請謂夷子於是而不來似無味不全重釋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無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眾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

又求見仍因徐辟也吾今則可以見矣其誠也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直者盡言以相正道不見原刻依常說謂吾儒之道不見近黃葵峰曰道字不必

四書指掌通解

五十一卷五

三

長真信成反

然各異乃自然之情也故其價之懸絕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甚者相去什伯相去千萬有多至十位者此乃萬有不齊之理豈可強同今子乃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是徒為紛紛擾亂天下而已何以言之蓋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就將屢這一件來比方使大者與小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大者然則精者與粗者其價相同人豈肯為其精者哉若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之人相率為濫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偽適以長偽本欲息爭適以啟爭如之何可以治國家乎許子之道固不特並耕為不可從也接許行之術自附于神農其說有一因神農始教稼穡遂造為並耕之說因神農始為市井遂造為一價之說總是假託上古以陰壞三代之法乃邪說之尤者使其得行于滕不惟一國受蔽而其害將及于天下矣故孟子極力排之如北後世治天下者自當以堯舜二代之法其餘百家衆技假託先聖之言皆不足信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子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是治墨翟之道者夷之早人姓名徐辟是孟子弟子戰國之時揚朱墨翟之言布滿天下這兩家學術都是異端與儒者之道相悖故孟子辭而闕之彼時有治墨翟之道的叫做夷之雖是異端之徒然平日仰慕孟子欲來求見乃因徐辟以自通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一機也然未知他的意思誠否何如故孟子對徐辟說夷子之來我固願見只為我尚有疾病未可以見也子為我辭夷子俟吾病愈吾且往見夷子不必再來這是孟子託辭欲堅其求見之心以為施教之地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

說為儒者之道只說道理耳孟子正不欲立門戶正欲斯道公于天下豈自稱吾儒之道以與彼相形哉此說更前休會且字還亦不可略謂我未即見之先且直之墨者以薄為道不獨治喪一節因夷子葬其親厚良心未展故以治喪語之言墨以薄為道夷子學于墨既思以薄易天下豈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哉以薄為是而貴之則必以厚為非而賤之今乃葬其親厚且不用其貴者以事親却用其賤者以事親也豈其道可易之天下而不可用之一身耶當必有說矣通章全重夷子葬親厚句豈其學于墨而不安于墨比正夷子之心不容泯滅處故孟子從此喚醒他而又以所賤事親以啟發他令他自己思如以墨為是向故厚葬其親如以厚葬其親為是何故却學於墨自思自悟則必知墨道之為真非而儒道之為真是矣

姚承菴疑問曰以薄為貴如無親無疎略無差等而俾皆傳其所此其說亦欲動人而思以易天下者却不知父子天性本不同于路人即夷之從墨氏教葬其親厚此亦可驗天性之直有不忍薄者從墨氏之教易天下而身厚其親以為類倒孟子即此顯到處詰令其自思則必知親其親自當異於他人而可悟墨氏之教之非此孟子極善發夷之處

夷子乃不能慨然自認已厚葬之為是墨之薄道為非乃為兩收之詞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無乃亦儒之兼愛乎寧獨墨之以薄為道耶在之則以為愛無差等但其所施之序由親始此吾之所以厚葬其親也而豈為以賤事親乎此其投儒入墨推墨附儒而不能奮然振拔只為兩路改釋之詞耳故孟子又從而深斥之

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直是盡言以相正的意思易天下是移易天下的風俗夷之初因孟子託疾不得相見他日又因徐辟求見孟子孟子謂徐子說夷子再來求見其意甚誠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吾儒之道與異端不同苟不盡言以相正則吾道不同何以開其蔽錮救其差失吾且盡言以規正之吾聞夷子乃學于墨氏之道者墨氏之治喪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為道貴薄而不貴厚者也夷子思以墨氏之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其薄為非是而不貴尚之哉夫以薄為貴則以厚為賤必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執親喪于葬埋之禮獨厚則是不以墨氏之所貴者事親而以墨氏之所賤者事親也學其然而不遵用其教是誠何心哉蓋人子無不欲厚其親者而墨氏以兼愛之故反薄于親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夷子學于墨氏固其心之所救而不忍從薄乃其心之所明故孟子因而詰之欲其反之本心而自悟其所學之非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他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并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差等是分別等第匍匐是伏地而行的模樣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猶未悟其非對徐子說吾墨子之道主于兼愛只是看得父母和他一般不分厚薄學者善師其意而行也與儒道不相悖且且儒者之道亦未嘗不以兼愛為言周書上說若保赤子是古之人視百姓與赤子也是一般斯言果何謂也由此而觀墨子兼愛之說何

夫與子信以為至之罪也聞其引善之詞以辨援儒入墨之非且天之三句辨其愛無差等之旨以辨推墨附儒之非兄之子與鄰之子本有親疎而其愛自有不同今據夷子執若保之言以飾其無愛之非信以為人之愛兄子若愛鄰子都無分別乎彼書謂若保赤子乃有所取譬而云爾也赤子匍匐一句正解書意言善之意以保民當如保赤子云耳豈如墨氏兼愛之謂乎豈可謂儒而入于墨且天之生物物字指人言一本本字以其為人之所從出也人只是一個父母更無兩個故曰一本本既一則其愛自有獨厚而不可同于他人今日無差等則至親與路人一般親是一個本路人又是一個本是二本也豈如儒者一本之愛乎何得推墨而附于儒夷子解釋得拯孟子辨其極透固且夷之即無然矣

論大同之道却亦牽引吾儒說儒者之道有若保赤子一語此言果何所謂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謂也蓋從一箇若字書謂若保赤子則民與赤子雖不同而其保則同是以愛無差等然若保赤子先有個保赤子然後若若保赤子夷子謂施由親始見亦墨道與儒道固不同者豈得以墨道為非乎非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之說夫曰施由親始是其不息之明而以若保赤子作愛無差等解其溺於墨氏之教而不能口誤後也故孟子因就其誤認誤解處以辨折之曰夫夷子三句見周書取譬之有謂非愛無差等之說又曰且天之生物三句見人人只本一父母決不容無差等都是辨他愛無差等一句一按此說亦本燒承推墨問而衍其說然須看得分透徹下語始無窒礙耳不然只依舊為明白

孟子卷五

孟子卷五

三九

長與官歲反

嘗不是之則以為天下之人皆當愛原無厚薄隆殺之等特其所施有次序必由親始之說也豈以所賤事親哉夷子既援儒入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推墨附儒以釋已厚葬之意其辭亦道矣徐子以言告孟子孟子曉之說道夷子據若保赤子之言而自信其愛無差等之說豈以為人之愛其兄子就如愛那鄰家之子乎不知兄子甚親鄰家之子甚疎用愛豈無分別周書所謂若保赤子者彼自有取義云耳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非小民之罪猶赤子無知匍匐將入于井非赤子之罪欲保民者當如保赤子不使無辜受戮耳豈愛無差等之謂乎且天之生物受氣成形各本于父母都使他必這一個根本上發生出來故愛親之心根于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視其親與路人略無分別特施由親始把這根本去處分而為二此所以溺于兼愛之說而不自知其非也若能反求之心而深知一本之義則墨氏兼愛之非不攻而自破矣

益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于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額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益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上世是太古之時委是棄瘞是山水所聚處最是攢食泚是汗出睨是邪視藁是土籠裡是土壘孟子曉夷之說夷子知厚葬之為是而不知二本之為非豈亦未之深思耶殊不知人惟一本所以無不愛親惟愛親所以有此葬禮試以徃古之事驗之蓋上世喪禮未制之先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于壑他日經過其處見狐狸食親之肉蠅蚋攢親之膚于是頭額之間泚然汗出但邪視

孟子卷五

三八

長與官歲反

曰施由親始與厚其親則一本之愛猶有存焉故又從上世
說到仁人孝子之禮其親以動
其心之戒成蓋世之哀親於經
不勝慘愴之狀澆然達于面目
比非爲人之見我而然哀痛迫
切根於中心發出正可驗其一
本處益歸反藁裡而掩之要見
其情甚急此是少有人心道之
所必致故緊承說掩之誠是
也誠是即理當心安意孝子仁
人總是一人亦必有道謂孝子
仁人當既有莖親之厚亦必有
厚之道而不忍從其薄矣今
夷子厚莖其親而請施由親始
若有合于孝子仁人之所爲而
不終昧夫一本之理者顧乃救
於愛無差等之學其思所以自
悟哉

徐子問曰孟子一場話
只是因其明而通其較處夷
子之學與是其較也夷子之
施由親始是其明也故孟子
打動他真心夷子卒聞而遂
悟其意

孟子說到此處極痛切惻惻故
夷之惘然自失有深覺今是而
昨非者爲問始言曰命之與之
是夷子各命字當活盡上一節
意思

疑承菴疑問曰命之云者不
是但說是教我天命之謂性
人皆言之者也一入於墨視
其親同于路人與禽獸何以
異今幸聞此言舉一本之心
復還于我是天之命與之也
如此說方見夷之醒悟處照
得惘然爲問來若只說教之
矣未切 按此說亦一見謂
是天之命與之也以蛇足

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爲情之甚者是泚也豈爲他人見之
有所掩飾而然乃其哀痛迫切之情本諸中心而發見于
面目其良心感觸有不能自己者耳當此之時既悔其前
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爲後日保全之計于是歸取藁裡反
土以掩其親之屍使不至爲物所殘爲人所見此後世莖
埋之禮所由起也夫此揜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孝子仁
人之所以掩覆其親者必有厚莖的道理而不以薄爲貴
矣夫莖禮之所自起皆由不忍其親之一念發之非以其
一本而然乎使人非一本則棄親不莖者胡爲有泚又胡
爲而掩之以藁裡夷子試反而求之則知以薄爲道之非
而墨氏之說有不可從者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惘然爲問曰命之矣

惘然是惘然自失的模樣爲問是少頃命是教夷子學于
墨氏而厚莖其親其心必有不安于墨者但礙于其說不
能自拔耳孟子乃從他良心真功處提醒發明所以原情
而誘掖之者至矣徐子以孟子之言一一告語夷子夷子
遂茫然自失少頃間說道始吾學于墨氏而不知其非也
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親果無二本莖親果當從厚夫子
固已教我矣夫夷子之聞言即悟如此可見愛親之良心
人所同具而異端之道未有不可反而歸正者故君子之
于異端拒之甚嚴而待之亦未嘗不恕也

滕文公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孟子卷之六

此章是孟子守身之義首節分
上是陳代欲孟子屈已以有為
下是君子諱言進心以正而屈
已不可以有為景公節是明不
往見之義且夫枉尺至何也是
言枉尺直尋不可為且于二句
是言枉尺無百尋之理

陳代視屈已見諸侯無甚關係
寧觀大則興王小則興伯為大
功業與孟子畧小節建大業故
引志之言而以宜君可為諷之
見諸侯猶在尺量王伯如直尋
代之論蓋囿于戰國風氣計較
功利之習不知有道義也
此下詳辨其不可枉只在首上
論此節只破他今一見之一句
尚未論及王伯及枉尺直尋之
非不至將殺之有守死意志士
二句不忘二句要應看亦只是
立志如此非心定于要死滿腔
而喪其元也孔子誦此以贊美
虞人是嘉其志也壯其勇也如
不待一句言君子守道矣但虞

滕文公章句下

陳氏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
子奚取焉取非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陳代是孟子弟子枉是屈直是伸八尺叫做尋田是田獵
虞人是守苑囿之官元字解做首字昔戰國時遊說之士
多于謁諸侯以取功名惟孟子以道自重不肯屈已往見
弟子陳代疑其過于自高乃以已意問說君子以行道濟
時為急得君而事乃其本心今夫子不肯往見諸侯固為
守身之常法然以我觀之似是小節不必拘也今若肯往
見諸侯必尊禮而信用之大則佐其君撥亂反正行湯武
之王道小則佐其君招携懷遠成桓文之霸功似這等俊

人守官今虞人守官非其招則不往况君子守道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豈不及出虞人下而為孔子所奪乎引虞人來只剔出此句

哀了凡剛正曰不忘者念有所屬也志士勇士皆是守道者念念只在道上雖在溝壑喪其元而此念不忘註謂嘗念死在棺槨棄溝壑而不恨世心只要尋死此何非學問此勇士守道者也非輕生者亦不是常念戰鬪若守道而為君所滅亦是喪元何必戰鬪也此說良是

何南金云君子守道奚但虞人守官君子不待其招奚但虞人非其招如不待招而往謂士節何謂重道何君子之所深蓋也

補○虞人豈不知拒命必死而非其招不往既自守法亦以正君故夫子取之此事蓋于書凡兩出又見左傳及家語然二書記孔子取之之言皆道不如守節則雖死亦言之言故此等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此下三節方破他在尺直尋之語首二句是起下意非謂志之所云以利言也謂陳代述來說是不以義言持以利言耳如一有計利之心不但在尺直尋而后可為雖枉尋直尺喪其所願之節而苟得些少之利亦不顧道義廉耻而為之與蓋既不難于枉尺亦不難于枉尋既貪直尋之利亦貪直尺之利此勢之所必至也此句要得語他意亦可為與言外便是既不為也兩利字俱就出處說

盧未人曰枉尺直尋孟子直指一個利字以見義之不可如不論義如論利則雖枉尺直尋亦將不顧而為之乎此是窮其流弊而極言之如為為后義而先利不為未嘗之類

偉光明的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古書上說人之處世若屈的止是一尺伸的却有八尺則所失者小所得者大在君子宜若可為也然則往見諸侯而成王霸之業是舍小節以就大事即枉尺直尋之謂也何為而不可耶孟子答說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觀虞人之于齊景公乎昔景公出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節召之古時人君召見臣下各有所執以為信召大夫方用旌節若召虞人當用皮冠那虞人見以旌召他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見虞人能守其官因稱他說世間有一等志士常思固守貧窮就死無棺槨棄在溝壑也不怨恨有一等勇士常思捐軀殉國就戰鬪而死不保首領也不顧避正此虞人之謂也夫孔子何取于虞人而稱美之若此只為他招之不以其物而守死不往故耳夫招之不以物在虞人小吏尚且不往况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其如屈已何哉故不見諸侯乃義不當往非故自為尊大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孟子承上文說君子出處進退之間不當計較功利只論義之可否而已彼謂枉尺直尋在所可為者乃是在功利上計筭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利之心則不論可否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尋甘心為之雖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至於喪節敗名可以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為之歟不知君子之心不計其終之直與不直只論其始之枉與不枉故惟義之與比而不肯徇利以忘義也况利害得失不惟不當計亦有不可得而趨避者一有計利之心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矣豈但枉尋直尺而已哉

肯數句輕敘過口重我不實
何正意又在下節見之終日不
復一是全無所獲也曰天下之
賤工奚不反已之不善射而反
咎于良之不善御也請復之良
蓋欲見所長以正奚之失也疆
而后可奚以良賤工始焉不肯
疆之而后肯也一朝而獲十則
終日又可知矣曰天下之良工
奚又喜已之能而并歸良之工
也夫一良耳豈其拙于前而工
于后哉廢法與不廢法耳何簡
子不知文欲使掌與奚乘故良
日不可吾為之四句正言不可
之意範我馳驅馳驅自有正法
禽獸之來或左或右在於射者
願射左右迎而射之也詭遇者
因他左右不能迎射舍馳驅正
法驅車左右以與禽遇也引詩
見善射者素嘗行御者之廢法
以御之而自有循法而中此正
道也是君子之射也今奚必待
詭遇而后中則小人耳故辭掌
乘之命此句正緊要處正見在
我者當重而不可拘人也範我

林允江答問曰召不往見分
庭為禮孔孟之公案也區區
豈敢舍孔孟之公案狗乎時
耶孟子曰皆古之制也違古
之制以媚今之人區區不能
為之矣王良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若請辭雖峻區
區猶有取焉而疆而后不可不
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耳要
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如能
執法若是不亦深可美哉此
段議論却是此節公案

蔡氏家陶云範我馳驅者馳
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或左
或右在射者左願右盼迎而
射之耳詭遇者因他左右不
能迎射巧計御車以遇禽所
以獲十也

肯四句輕敘連上節說比者舍
馳驅之法而阿比之也此而二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
辭

趙簡子是晉國大夫名鞅王良是善御的人嬖奚是簡子
幸臣乘是御車範是法詭遇是隨便迎射不循正道的意
思舍是發貫是慣習孟子承上文說計利忘義豈特士君
子所不當為即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為者昔趙簡子使其
幸臣嬖奚田獵命王良與他御車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
禽嬖奚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賤工不善御車所以不獲或
以此言告王良王良恐損了他善御之名乃請再與之御
以試其能那嬖奚不可疆之而後往自晨至食時就射得
十禽嬖奚乃復命說王良乃天下良工善御車所以多
獲簡子說我使王良專與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却又不
肯對說這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之所致
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巧力原不相謀前日我以
御車之法馳驅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終日不獲一
禽今我不由正道只看禽所從來迎而遇之他總會迎着
射去一朝而獲十禽是嬖奚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
中也詩經車攻篇有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是說御車之
人不曾失了馳驅之常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就如破
物一般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為之詭遇而後獲禽
乃小人之所為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由此觀之則王
良之所以稱為善御者在能循正道不在詭遇以求獲也
射御且然而况出處大節其可苟且以就功名之會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林允江答問曰召不往見分
庭為禮孔孟之公案也區區
豈敢舍孔孟之公案狗乎時
耶孟子曰皆古之制也違古
之制以媚今之人區區不能
為之矣王良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
一朝而獲十若請辭雖峻區
區猶有取焉而疆而后不可不
不過欲以自見其微才耳要
之執藝之徒未聞大道如能
執法若是不亦深可美哉此
段議論却是此節公案

蔡氏家陶云範我馳驅者馳
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或左
或右在射者左願右盼迎而
射之耳詭遇者因他左右不
能迎射巧計御車以遇禽所
以獲十也

何是推他差與射者比之心如此曰若丘陵從其一朝獲十者而克拓言之夫御者且不肯合讓利為徑尺直尋之品此名為君子如狂道而從彼諸侯以求濟王霸之業是計獲禽之利而忘阿比之羞反御者不若矣何為其然也道乃出處大則守身常法猶御者之有馳驅正法也且子過矣即指其屈已可以致主霸而所稱枉尺直事者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此君子所以必直已守道而不往見諸侯也此正大節所在而奚可以小節視之

補徐彥泉初問曰仁代只要孟子見諸侯却不知見諸侯是為何事當知君子用世源頭在直人也故孟子以在已未有能直人結之此曰直指不見諸侯本意使陳代自理會也當時代更不出一言亦願悟矣假如今之有志者只說要進身須要知進身為何若不以我若澤民為王本

于始進之初便容一毫苟且也况枉已于始進之初已不勝自失之悔龜山出于蔡京之手許譽俞士亦可鑒矣姚承菴疑問曰首引虞人見其不可往要辨義利見枉則無所以不為又引王良見御者不屑以于直尋之利亦斷一語見此道一枉必無直之理然意却實

此章見大丈夫盡性不在權勢首節是景春過許二子以大丈夫次節是孟子斥二子不足為大丈夫末節正言所以為大丈夫以曉之也景春所稱在權勢孟子所稱在道備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為大丈夫處要形容他權勢氣焰可畏意此二句浪靠首連衛之說着益當時蘇秦合從之說將解六國都與秦有連和之意故儀衍得以肆其說是焉是字指一怒一句言引禮全重女子過丈夫之冠一句特帶言之耳父命之如居女初志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是阿黨孟子承上文說王良以御得名壁奚以射為事皆不過一藝之微耳今使御者與射者私相比合廢其馳驅之法而求獲禽之利猶以為小人之事而羞之推其心即使一時阿比而所得禽獸積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為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反御者之不若矣何為其然哉且子以利害計策亦以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夫苟枉已以從人則軌範不端本原不正欲行道濟時以成霸王之功無是理也夫使枉尺而可以直尋君子猶且不為况枉已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乃君子自守之大義不可以小節視之也時至戰國士風大壞從橫遊說之徒惟利是圖不顧禮義故雖從遊于孟子者亦有枉尺直尋之言豈知聖賢之道以出處進退為大節故寧終身不遇而不肯一屈其身以求用于世蓋必如是而後可以正天下也後之用人者誠以進退出處之際觀其大節則枉直不渝而舉措無不當矣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景春公孫衍張儀都是戰國時人熄是寧息順是阿諛苟容的意思夫子指女子之夫說當時列國分爭遊說之士往往以縱橫之術竊取權勢震耀一時公孫衍張儀尤其著者故景春羨慕之問於孟子說道我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二子豈不誠大丈夫哉如何見得蓋方今諸侯力爭天下多事他若有所憤怒即能動大國之兵使諸侯恐懼他若安居無事即能解列國之難使天下寧息以一

曰書上曰有首解

順女成德等語母命之如勉之
敬夙夜無違官事等語戒之又
在命之外敬恭也戒謹也禮在
無違夫于止末二句斷作孟子
惟禮之意註今二子阿諛故語
貼在比二句外蓋諸侯欲與兵
他便順而說之以征伐諸侯既
厭兵他便順而說之以息爭陽
同進合與妾婦順從其夫焉類
耳玩妾婦見勉為丈夫且不可
况於大丈夫

此說大丈夫全是純德性言
三句任用此德性也中二句任
用此到性底也未三句任用此
性而外物無所如損也性中包
容最廣居廣居則四海一家直
以天地同其量性中位分至正
立正位則大中至正更無些子
私心

此說大丈夫全是純德性言
三句任用此德性也中二句任
用此到性底也未三句任用此
性而外物無所如損也性中包
容最廣居廣居則四海一家直
以天地同其量性中位分至正
立正位則大中至正更無些子
私心
此說大丈夫全是純德性言
三句任用此德性也中二句任
用此到性底也未三句任用此
性而外物無所如損也性中包
容最廣居廣居則四海一家直
以天地同其量性中位分至正
立正位則大中至正更無些子
私心

社友黃金弦曰廣居正位大
道孟子原是影言原承嘗齋
出仁義禮如所云仁人之安
宅也義人之正位也又如所
云夫義路也禮門也則明

人之喜怒係一國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蓋
景春但見二子權力可畏遂以大丈夫目之不知聖賢之
所謂大有出于權力之外者故孟子曉之說儀術所為如
此安得為大丈夫哉夫大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未
曾學禮乎禮經上說丈夫行冠禮其父則醮而訓之女子
出嫁其母亦醮而訓之嫁時送之于門戒之說女今歸于
夫家必要敬謹必要戒慎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母
命若此可見以順從為正者乃是為妾婦的道理今二子
雖是聲勢權力炫耀一時其實有所喜怒者是揣摩諸侯
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者流耳豈大夫之所為哉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指仁說正位指禮說大道指義淫是放蕩移是變易
屈是挫折孟子承上文說吾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
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無容并包而無一毫
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
則持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黨是立天下之正
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
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
于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于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
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時而處富貴雖豐華榮
寵不能蕩其心時而處貧賤雖窮困阨約不能變其節時
而遇威武雖存亡死生在前不能挫抑其志這等的人論
學術則精純粹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先
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這纔是大丈夫之所為也二子何
人可以此稱之哉要之孟子之所謂大者是在道理上說
其大在己景春之所謂大者是在勢力上說其大在人正

出仁義禮是也如此三句具好澤融就居正位大道形言遷不必以仁義禮實之如下孟况居天下之廣居乎亦然此論雖有定見

焉變江山房劄記曰富貴貧賤威武是大丈夫的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燄煉終未可適言真金也故烈火百煉是真金的考案此章見君子之不枉道前五節因問而詳君子欲任之情見不潔身以廢君親之倫后五節因問而詳君子難仕之故見不徇利而忘守己之義意在未節比正是同霄諷切孟子而孟子不見諸侯之本意

問古之君子以見今之君子也亦有體有用者君子之學切學壯行者君子之志豈得不任引傳與公明儀之言見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也按傳所載孔子天當是先有位而后失位時三月無君則躬亦是已仕而失位者已仕而失位尚且皇皇且躬則

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躬之躬其不得祭非躬其不得躬也言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躬

三月特四時之一耳道未終窮故疑躬為太急焉之問只以為躬其不得君下文之答則以為不得君因以不得祭此所以可躬也若只說躬其不得祭便欠體會

重士邊為主諸侯為賓諸侯耕助四句是禮之后出祭義犧牲四句孟子解禮之言謂諸侯一失國家則身不耕藉夫人不養以故犧牲不成祭盛不潔衣服不條何敢以祭惟士二句亦是禮之言出王制牲殺以下是孟子解禮之言謂士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牲殺器血衣服亦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二句

君子小人之分也然所謂大丈夫者惟孟子足以當之乃戰國之君溺于功利而不能至使儀衍之流得以逞其喜怒而操縱諸侯之權豈非世道之一厄也後之用人者可以鑒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躬

周霄魏國人無君是不得仕而事君皇皇是有所求而不得的模樣疆是本國的疆界質是執贄以見君如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躬是憫恤的意思昔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欲諷其出仕先設問說古時君子亦欲得位事

君否乎孟子答說君子抱道負德本欲出而輔世長民為何不仕傳記有云孔子若三個月不得君而仕即徬徨不寧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失位去國則必載贄以往蓋贄是見君的禮儀若所適之國君有用我者則執此以見而事之耳公明儀曾說古之人若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

來躬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而觀可見君臣之義等于天地雖聖如孔子賢如公明儀皆不能忘情于仕如此則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三月無君則躬不以急乎曰仕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躬乎以是已甚的意思黍稷叫做粢在噐叫做盛繅是治絲衣服是祭服田是祭田牲殺是特殺之牲宴字解做安字周霄聞孟子之言遂問說三月無君其時未久遂至于相躬

古人欲仕之心不亦太急乎孟子答說三月無君則躬非是急于功名只為情禮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猶諸侯之有國家士若失位就如諸侯失了國家的一般何

足弔乎誠有四時失位三月便廢一祭然則三月無君弔弔緩而非急矣

註中冕而青絰緩則以組為之而屬兩端于武所以固冠于首也庶人助以終故曰耕助使世婦夫人使之也謂常受之副編髮為之所以覆手為飾此夫人之首服猶君之冕常刻繡為之形如采畫之綴于衣猶君之袞纁纁繡為絲三盆手者謂繡盆中以手二次掩之每掩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精祀先王先公者乃通指王后君夫人而言精云諸侯助祭于天子之廟故云先王恐夫人不同去助祭更詳之

也蓋古人最重祭祀必有田祿之入方能舉祭禮經祭義上說諸侯親耕籍田率庶人終畝待其收穫藏之御廩以奉祭祀之粢盛夫人親蠶受繭纁絲以頒之世使婦為黼黻文章以供祭祀之衣服是諸侯能備祭祀以其有國也假如諸侯失了國家則犧牲不能成粢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就不敢舉祭了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為士的也是如此禮記王制上說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假如士失了官位即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全備也不敢舉祭了既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懼而不能一息自安者故三月無君即廢一時之饗而有虧于奉先之孝矣這等樣情事不堪亦不足弔乎是知三月而弔者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子何以謂之太急耶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為國也農夫之耕也為出疆合其耒耜哉

之任心在行道猶農夫之耕心在謀食士以仕為事則見君不可無質農以耕為事則治田不可無耒耜農夫豈為出疆合耒耜哉則士不為失位去國而合質可知矣須順本又口氣發揮上二句先言士農夫豈為何先言農夫正意于后而補之補慮未人曰農夫之出疆只是出而治田便帶耒耜以往一說作農之欲耕必負耒耜往他鄉以求所耕之地與士載質出疆一意未為甚是原肯云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自本國而言之也猶農夫之耕也自其疆而言之也

如此其急指用與載質言此二句是周禮發問本意君子特指孟子難仕指不見諸侯丈夫四句特起下不待五句意不待五句正聲不由其道而往意賤之者惡其鑽穴踰牆而合不以正

周霄聞孟子之言又問說三月無君不得盡奉先之孝是誠可弔也乃若一去其國必載質以往這等急于得君又是為何孟子曉之說士之欲仕本以行道猶農夫之耕本以謀食見君不可無質耕田不可無耒耜其義一也農夫雖至他處亦不能不耕既欲耕則必用耒耜豈謂離了本土遂舍棄其耒耜而不用哉士雖至他國未嘗不欲仕既欲仕則必用質以見君亦豈以出疆而不載質乎蓋上下之交固自有道而進退之際尤必有禮士豈有無羔雁之費而可以見君者哉然則君子之欲仕而不輕仕周霄可以自悟矣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也古之人孟子曰實又惡不由其道而極重蓋忠孝之情雖不可缺而吾身之節義尤不可缺苟非其道故寧廢然而可也亦有不恤其才傳質為臣亦有不顧也如急于於急于見君而不由其道以枉見高侯則枉道求合鑽刺苟容吾之所愛已多亦將為親之所賤君子之所棄矣不與鑽穴隙而類而為父母國人之皆賤者等乎此君子所以急于仕而又難于仕也

柯南金云戰國之士叩關接壁既失其身闔閭縱橫又非其術天子之不為鑽穴隙者亦寡矣
陳騰鳳宗自云臣主之會遇猶男女之配合也男女私交父母國人所賤君子枉道自夫義士所羞是以無君雖可躬也而苟非其道則廢祭亦所不計安有君子而耳墮鑽穴隙墮之羞哉

非不欲仕也則考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卷播而橫處呼呼行當懸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管燿世回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魏志陳思王植曰大自衛自媒者士女之說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唐張九齡云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奇進可以為臣矣

此章見士大夫有功於人國首飾明傳食之為道而非泰下四節辨士有大功而當食正見有道而非不意標言之二三節是因論功而折其失待功之宜四五節是因論志而辨其非食志之意總是明士有功之當食意後章一句泛言之意實指孟子說數十乘數百人言車徒眾盛也傳食傳過祿食也太有疑其過分意非其道四句重如其道過道者理之所當然也無可受之理則小如簞食亦不可受有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晉國即是魏國韓趙魏分晉謂之二三晉所以都稱晉國仕國是遊宦之國媒妁是議婚之人穴隙是壁間空隙周霄設辭探問既得君子欲仕之情至此乃諷之說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未嘗聞有無君則弔出疆載贄這樣急的仕果如此其急則君子亦當易于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于出仕却是何故孟子答說君子之心豈不欲仕而得位但出處進退自有正道不可苟且且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這是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命媒妁通言經好婚配而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牆垣以相從這等迂辱苟合不惟為父母者賤而惡之舉

國之人皆賤而惡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亦如為人父母之心未嘗不願男女之有室家但必識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不由其道為耻若不待諸侯之招而屈已往見這便是不由其道與鑽穴隙相窺的一般人之賤惡又當何如然則士之不見諸侯正惡不由其道也豈以欲仕之急而遂輕于仕哉蓋君臣之大義雖一時不容少緩而出處之大節則一毫不可或踰苟以欲仕之急而貽可賤之名即終身不仕君子有甘心自守者矣况三月無君耶世之為君者知士之欲仕而遂其致君澤民之心又知仕之有禮而全其直已守道之志斯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此章見士大夫有功於人國首飾明傳食之為道而非泰下四節辨士有大功而當食正見有道而非不意標言之二三節是因論功而折其失待功之宜四五節是因論志而辨其非食志之意總是明士有功之當食意後章一句泛言之意實指孟子說數十乘數百人言車徒眾盛也傳食傳過祿食也太有疑其過分意非其道四句重如其道過道者理之所當然也無可受之理則小如簞食亦不可受有

可受之理則大如天下舜亦受之堯不以爲大者子以爲大乎因傳食來謂子既以傳食爲大則舜受堯之天下又有大於傳食者子其以舜爲大乎若不以舜爲大則亦不可以傳食者爲大矣

補一說是先王之澤未泯○墨殖解云既食於此國復入於彼國是爲傳食疏曰孟子食於諸侯車徒又食於孟子所食之祿皆出於諸侯之所供故云傳食於諸侯爲義積異○原旨云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之所謂田橫乘至洛陽

以有功於諸者與有功於道者並論非孟子把自己肩肩與梓匠輪輿計較緣彭更見識淺陋故信言以曉喻之耳予不通功四句反言以見其不容不通功易事自成績而言曰功自作爲

如通功易事則寧獨農得衣女得食已哉幸九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此字有字皆重此字正是楊之充塞仁義之時此時無人則仁義之正道息矣人字正是擔當世教之人入則孝即是仁出則弟即是義孝弟即先王之道的根本也守之云者有闢邪衛正着力保守之意非僅備道守而已也待待以待以傳尼之君子也曰守見不漫見曰待見不神傳皆所以崇重先人負荷道統之心也此是何等樹功立業正所謂如其道者又豈如梓匠輪輿所得計功而論列哉乃以爲無功而不得食於子是何所專在彼而輕若此哉何字是探其何所見而乃弱也者字指人

大全趙氏曰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有人作車輪以運行與人作車輿以利載

袁了凡答問曰先王之遺孝

彭更是孟子弟子後車是隨從之車傳是乘傳卽今馳驛便是泰字解作侈字是過分的意思孟子在當時歷聘列國車徒甚衆諸侯之厚餽甚豐弟子彭更疑其過分乃問說今有一介之士周流列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乘傳而食于諸侯豈不過于侈泰乎孟子曉他說君子之處世其辭受取舍只看道理上如何如道所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于人况傳食乎如道所不當得則雖虞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可以爲泰子豈以舜之受堯爲泰耶如不以舜爲泰則士之傳食猶其小者亦不可以泰視之矣夫堯舜之授受與士人之辭受不同孟子特舉其最大者以明義之當否耳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弟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事是事功羨是有餘梓匠是木工輪輿是車工彭更對孟子說舜受天下于堯此是他功德隆盛天與人歸所以有此吾所謂泰者非謂是也蓋以一介之士未事諸侯上無功于國家下無功于民庶而偃然食人之食畧不辭讓則非道之所宜故疑其泰而以爲不可耳孟子曉之說子以士爲無功而食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且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不能相兼若使子不肯通融交易以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于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足于粟此勢之所必不能行也子如不免于通融則我之所不能爲者必待人爲之如造室的梓人匠人造車的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有士人于此以先王之道莫大于仁義而仁義之實不外于

弟肅之說曰孝弟是先王之
道之根本故孟子先從此說
起而守先王之道處還竟說
一步不必拘拘於孝弟此說
員活

趙谷陽正甲曰世道陵夷人
心陷溺如楊如墨李無父無
君之教亂天下先王仁義之
道衰於戒息而不存后之士
者安所興起孟子於此特入
孝出弟一身砥柱其間守先
王之道待後學於無窮此其
功不小更乃疑其傳食之太
故曰於此有人云云直儼然
自任與孔子作春秋直書齊
人歸我汶陽同一家法

初謂士無事而食不可是主
於食功者孟子叙出士之大功
末遂變其說却以志字抵功字
謂君子爲仁義之道志在已往
開來以遠大事業自期志不在
於求食欲掩了君子之功不知
所謂適詞耳其有功於子句只
就君子言君子有已往開來之
功於子則彼固有可食之理而
在內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
以詰之欲得其情以再伸其辨
耳更又述其說曰食志仁是強
詞

毀瓦畫墁若說故意爲此求食
亦難通只是拙工使爲瓦而毀
之使爲墁而畫之無功有言但
其初志亦本以求食也孟子以
此詰更而更不能復強以爲可
食故應之曰否其真情立見矣
然則句頂否字來正拆他上面
食志句言此等人之志既不食
之則非食志而食功明矣既食
功而以士爲無功而不之食其
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如以仁義不可輕安得必傳食
爲太邪總繳上意方處

孝悌二者獨能入而孝親出而悌長守先王仁義之道于
當時使異端不得淆亂傳先王仁義之道于後世使後學
有所師法繼往開來有功于世道如此不特一梓匠輪輿
之事也乃反以爲無功而不得食于子是何尊重梓匠輪
輿而輕爲仁義之士哉知仁義之不可輕則士之傳食于
諸侯非無事而食者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彭更因孟子之詰乃變其說以應之說道吾非尊尊梓匠
輪輿而輕仁義之士也誠以梓匠輪輿乃技藝之流原其
本心固將以藝求食耳食之可也若君子爲仁義之道其
抱荷甚重其期待甚高豈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志非在食
而乃傳食于諸侯此吾所以謂之泰耳豈可以梓匠輪輿
例論乎孟子折之說人之所志固自不同然子以食與人
何必問其志爲哉惟當計其功之多寡以爲厚薄之厚薄
其人果有功于子于理當食即當稱其事以食之耳然則
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其功則可食也如以其志而食之
是率天下而爲利矣豈尚賢論功之道哉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是墻壁之飾孟子承上文詰彭更說勞力者食于人用
人之力者食人此常理也吾且問子平時以食與人果以
其志在求食遂食之乎抑因其有功於子乃食之乎彭更
之辭已屈又強應說食志蓋梓匠輪輿之人皆有求食之
志吾固因而食之也彭更之言與前所謂無事而食者已
自相背馳矣故孟子又詰之說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
使有人于此毀敗子之屋瓦畫壞子墻壁之飾不但無功
而且有損于子乃其人之志却將以此求食則子亦當食

此章見行政者在得民心首節
萬章疑宋行王政而受制于人
中五節孟子言湯武行王政而
無敵于天下未節言宋之不能
行王政而望其行之也

萬民伐罪王政莫大於此然漢
要有王者實心順天應人不得
已而用之宋滅滕伐薛敗齊楚
魏之兵此特一時之倖勝耳萬
章却認此為行王政豈以其不
鼓不榆處為王者之師乎見亦
迂矣齊楚惡而伐之猶云忌之
以其將行王政而不和於已也
則如之何循云必如何乃可以
行王政而不受其害

此三節乃湯之事此節只着小
伯有可伐之罪以為次節與師
張本問其不祀而遺之牛羊又
使人為之耕此欲其奉先思孝
愛人以德之意非徒在小小惠
利上也湯之仁者何厚而萬
伯反殺餉者征其可已乎饋食
是給少壯之耕者要糧也酒
食是便酒飯可食者黍稷是預
為飯者此之謂也言正此幾餽
餉之說

陳春田曰有童子以黍肉餉
當在體君之心上討意余漢
城云長者赴吾君之役切者
供吾親之養黍肉之餉所以
為親而實所以為君也何等
冠冕
邵芝南曰錄初問饋以牛羊
非飽其欲也以為所缺在牛
牲故遺以牛羊欲其奉牲以
告庶幾不失為孝子乎而豈
料其食之不以祀也禮便焉
乘在耕耨弱饋食非其宜

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說毀瓦畫墁無
功有害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他毀瓦畫墁以無功不食則
子之食人原非為志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既曰食
功則有功于斯道者亦在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
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乎夫孟子抱道德言仁義
使其見用必可以致帝王之盛治開萬世之太平其功甚
大也戰國之君但知舉尊賢之禮而不能盡用賢之道使
其志不得行已非孟子之初心矣更也猶以泰議之何其
待君子之薄耶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當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諸侯
忌而伐之故萬章問孟子說道宋小國也今與問罪之師
伸弔伐之舉欲行王政于天下亦可謂有志于復古者奈
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以無道而伐有道曲直固自分
矣然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不知何如而後可乎

萬章之意若謂行仁無救于成敗而欲問強國之術耳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稷者奪
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
此之謂也

葛是國名伯是爵放是放縱遺餉都是饋送孟子答萬章
說仁者無敵王不待天子豈以宋為小國不足以行王政
乎試觀成湯之事可見矣昔成湯為諸侯時居于亳邑與
葛國為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國之
大事在祀爾何為不祀葛伯對說祀必備物吾為無以供
犧牲也湯乃使人送與牛羊以供其犧牲之用葛伯自己

也湯終不廢推誠以其所缺
在梁盛故使亳不代耕欲其
奉盛以祭燕燕伯之不失為
孝子乎而豈料其發饋餉而
奪之也至是而湯之仁窮矣
吳無障曰葛伯率其民以下
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而
葛伯故行暴虐處乃見湯師
為伐暴虐民之師引書仇餉
正為下文匹夫匹婦復仇張
本非徒證其殺是童子而已

此節正言湯與師之由者肉之
登不足以動湯之征而童子之
以黍肉見殺童子何罪故不得
不征之征者正其罪也非當天
下二句天下之人信湯之心不
在富天下而在民也匹夫匹婦
童子之父母彼不能自報其仇
湯為之報仇此正見非以天下
為富而欲得之以自利也

征葛只本其始而言此意已在
上不重十一征連葛亦在內東
面以下總見十一征而無敵于
天下意自湯始征至而我皆言
詞民望二句是即湯師未至而
民望之切者如此略釋此之以
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
者如此重看望之者望其能行
仁政悅是悅其不虛所望如時
雨降言悅之甚也後我二句只
說民大悅一句無謂者謂無刑
後復害也曰為匹夫匹婦復仇
日不止不復曰誅君弔民此見
湯行仁政處故四海之內皆望
湯之為君大國豈敢有惡而伐
之者

補一說遂感諸國國權皆歸
之○路史曰十一征而無敵
於天下二十有七征而德施
於諸侯歸之者三十有六國
○大金通考趙氏曰所征十
一國按詩商頌章顧既伐昆
吾夏桀棄棄是也顧國也昆

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犧牲既備何為不祀葛
伯對說祀宜黍稷吾為無以供黍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
往為之耕以供其黍盛其老弱之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
食其厚于鄰國如此葛伯乃率其民看有饋送酒食黍稷
的要而奪之其不肯與的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來
餉葛伯殺而奪取之故商書仲虺之誥曰葛伯與餉者為
仇即此殺童子而奪其黍肉之謂也是湯固施仁于葛而
葛乃自絕于湯弔伐之師誠有不容已者矣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仇也
富是利匹夫匹婦是指童子的父母孟子承上文說葛伯
殺是饋餉之童子則不惟絕鄰國之好而且戮無辜之民
其罪大矣湯為是舉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征葛都
說湯之心非有所利于天下只為童子以無辜見殺其
父母含冤無所控訴故往征之實為匹夫匹婦復仇耳蓋
惟成湯以弔民伐罪為心故能取信于天下如此
湯始征是葛載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千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禁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是始弔是恤徯是待承上文說當初成湯起兵征伐無
道之國自葛伯始從此討罪伐暴凡十一征而皆無敵于
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說道
我等與彼國之民都困于堯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
望湯來征直若大旱之望雨一般惟恐其不速至也其未
至而望之切如此夫軍旅所至未有不罷市而輟耕者乃
湯師之來歸市者不止而商安于市耕芸者弗變而農安
于野只是誅戮那虐民之君撫綏那受虐之民所以王師

孟子卷之六
五十一

吾氏也二國人於祭惡湯先
伐韋顧克之昆夷夏樂則同
時誅也據此則曰意曰幸曰
願曰昆吾夏樂又尚言至
依三十卷六卷餘無言考

臣節乃武王伐紂之事有彼至
大邑周是言詞言武王得乎民
其君子以下是倒釋言詞言武
王能得乎民由其能按乎民也
有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如
奄與五十國之類此便有虐及
士女之意故武王東征以殺上
女之衆此武王與師之由也東
征者周錫京在西紂在東也匪
厥玄黃二句言商民之悅而以
周也紹我周王見休者言昔事
商今繼事我周王家其恩澤則
見休矣此句皆士女之言所以
皆心悅誠服而臣附于大邑周
轉東征二句君子小人以將帥
士卒言以類相迎正臣附于周
也而已矣見止於誅殘而不為
暴意曰紂士女曰救民水火曰
取其殘此見武王行王政處故
四海之內皆望湯之為君大國
豈有惡而伐之者
周用齋講略曰湯居亳上頂
點其平日寬仁彰信以行保
民之政有彼不為臣上亦頂
點其平日聰明作后以弘枯
冑之政意方完蓋孟子譚王
政未有專在征伐上者此特
承萬章問意耳 此說亦周
密
黃蔡峰紀聞曰有彼不為臣
舊云有所不為周臣者武王
於是東征之也如此則武王
是因其不臣於已而征之非
天應人之師矣愚謂商紂無
道是商之民心有所不思為
紂之臣而離心離德亦眾矣
紂厥士女此士女即有彼不
為也其君子其小人即所紂
之士女是正思不為周臣而

一來就如時雨之降一般民皆幸其復蘇歡然大悅焉商
書仲虺之誥述當時之民說道我民向在水火之中待我
君來救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罹暴虐之害乎觀書中
所言則當時之民心可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成湯
能行王政大得民心自能無敵于天下豈嘗聞大國有惡
而伐之耶

有彼不為臣東征紂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彘彘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紂是安匪是之篚玄黃是玄色黃色的幣帛紹是繼休是
美大邑周是商民尊周室之弊孟子說行王政而王天下
者不獨成湯至于武王亦是如此當紂之時周家王業已
盛八百諸侯皆來歸服其中有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
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以安之惟其士女都用之篚
盛著玄黃幣帛而來迎說道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

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于是心悅誠服而
歸附於大邑周其有位而為君子的則以玄黃之幣實于
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而為小人的則盛着簞食壺
漿以迎周之小人這是為何蓋以商紂暴虐民方陷于水
火武王興兵征伐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
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
此其與成湯之時民皆後後來蘇者何以異哉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篇名揚是奮揚凶殘指紂說孟子引周書太誓
篇所載武王誓眾之詞說道我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
界聲罪致討取彼凶殘而戮之雖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
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成湯嘗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今我
亦能取彼凶殘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豈不于湯有光乎是

爾叛商者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武王之東征所以為順天應人之師也此說亦一見更詳之

引大誓証取殘之義重則取于殘句于湯有光言湯伐暴于前武伐暴於后同有體休光也非勝過成湯意

上說湯武輕敘過歸重此節正責望其行仁政也云爾兩字非助語詞謂宋實不能行王政故知于所云齊楚惡而伐之如此耳苟能真心實意以行王政除殘誅暴以弔民如湯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四海之內將翹首企踵如夏民無謂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秦為共主齊楚雖大何足畏哉四海對齊楚言王字對惡字若為君對上伐字者又何患國之小敵之強而不王

蕪澤陽課兒曰天下即湯武之天下天下人之心即湯武之人之心未行王政者不以歸湯武者而歸宋乎孟子以情只一與兵若為民便是天理為已便是人欲興亡大利害分為兩家

何南金補自云不行王政句最重今宋不行王政而行伯術故不免于齊楚之伐云爾苟行王政如湯之弔民于大旱武王救民於水火

此章見人臣正君當廣進善類上節是喻下節乃正意相形照應總是言其所以善君者在廣于進賢也不可謂上主專下主眾

于欲子句暗就他進賢之心說如下節引用薛居州是也然此處且宜虛說我明告子謂善之有道有楚大夫以下皆輕臣之導君與父之教子有可比類而觀故引以為喻齊語平正暗指為善楚語休個暗喻為不合一齊人傳之四句暗喻下節未段引而二句暗喻下節首段俱虛就教子語者說重引而二句置之莊岳之間雖屬事實重在齊語衆多上說數年又火則前後

武王行王政而王天下亦未聞當時之大國有惡而伐之者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也

孟子承上文說成湯行王政而後后之民皆望湯以為之君武王行王政而見休之眾皆望武王以為之君如此今宋惟不行王政而欲以伯術服人故見惡于大國云爾苟能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若成湯弔民于大旱之後武王救民于水火之中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矣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蓋能行王政則民心悅服而無敵于天下不能行王政則民心不歸而受制于大國然則人君欲自強者亦在於行仁而已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戴不勝是宋臣傳是教咻是喧嘩莊獄是齊國里名當時宋國之臣戴不勝者素有志于正君而未知薦賢為國之道故孟子告之說人臣事君孰不欲引之于當道然涵養薰陶非一日之功維持匡救非一人之力也吾觀子之事王豈不欲使王之為善歟然正君之道子容有未知者我明以告子且將學語一事來比方假如有楚大夫于此厭楚語為南蠻馱舌之陋而欲使其子學齊國之語則將使齊人教之乎抑使楚人教之乎戴不勝說欲學齊語必使齊人教之耳孟子說學齊語而使齊人教之誠是矣倘使居荆楚之地傳之者止一齊人而朝夕喧譁咻之者有眾

左右所移見者悉皆齊人而朝
又所聽聞者悉齊語何患子之
非齊語耶

黃士俊要旨云作此節題尾
后要補出正意如云夫非獨
訓子然也朝端亦有楚昧不
屏則孤心難以自靖大庭亦
有莊嶽不引則眾賢奚以量
征其能如王何將一齊可勝
眾楚之昧乎竊恐 亦恐如子
欲王之善之心矣

居州二句揚他有心於愛君得
以人事君之誼正是欲王之善
之實在於王所兩段是因使之
居於王所而假設之是泛論其
理然詞雖平而意有低昂長幼
以齒言尊卑以位言王所之上
皆居州之士縱王雖欲為不善
而眾君子有以匡救之誰與他
為不善此 與字就君子說不
然王所非居州王即欲為善而
引導之者悉邪流非僻矣誰與
為善此與字就小人說未可與

王所如一齊而眾楚昧之也緣
抱孤忠據獨見欲致王德於懿
美而無瑕也獨奈何哉一字獨
字與上一齊眾楚字相開總有
意味不勝必柄宋政故以廣於
遠望之

補一說味一謂字可見居州
之善不勝實知之味一使字
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
之而王所非莊嶽長幼尊卑
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
常多與王為善者常少此一
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昧
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
此章是不見諸侯之義全以不
為臣不見一句為綱段于木三
節相通說下是目總重箇不見
諸侯之義勿以中正過不及作

不見諸侯不先存見丑之問其
意在孟子不為臣不見者以其
未仕也此正不見之
一則除垣而避一則閉門不納

四書七日一月直平

楚人則聽聞不專積習難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齊
語不可得矣若使引其子而置之齊國使居莊嶽之間且
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必然
化而為齊雖日加鞭撻而求其子之楚語亦不可得矣由
楚大夫教子之事觀之則知人臣之欲正君者必使直諒
多聞之士常按於前諛誦面諛之言不入于耳然後可以
薰陶德性變化氣質將日進于善而不自知矣若小人眾
而君子獨亦何以成正君之功哉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是宋之賢臣長幼卑尊都指在朝之臣說孟子告
戴不勝說道子知學語者在干精專則知正君者成于多
助此非一人之力所能辨也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也
薦舉于朝使之居于王所誠得以人事君之忠矣然使在

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是薛居州之賢則所聞皆善言
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為不善其誰與之為不善乎如使在
王所的羣臣長幼卑尊都不似薛居州之賢則善言不入
于耳善行不接于目王雖欲為善其誰與之為善乎今爾

之所舉惟一薛居州而不似薛居州者甚眾這就是一齊
人傳之眾楚人昧之也吾恐羣邪必至于害正孤忠不能
以獨立雖有維持匡救之功終是一暴十寒而已即欲引

君子于善其如宋王何哉故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必集眾
思廣忠益使君之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端士而後君德可
成也若夫用賢之道則又在人君之信任勿疑苟諫不行
言不聽雖善士盈朝亦何益之有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于
木椽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孟子卷之六

七

長真言成文

皆是守不為臣不見之義然不免失之已甚迫屢二君誠意急切說可以見是論理之詞只輕帶過不宜太抑了二子蓋此章只重不為臣不見意言外見得求見之迫者尚不看見况未迫者而可輕一見乎

一說牛春字賈言曰迫字宜連已甚讀謂是皆已甚迫切故斯可以見矣非怪二子之不見為已甚也况以已甚作一句迫字作一句亦破碎不成文法 按近說苑亦取此說竊謂只依舊說為是 後漢范曄論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面避文侯之命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欲見孔子是欲孔子自來見已也惡無禮欲有節禮也是自家惡非畏人以我為無禮比禮乃往來之禮非禮物也大夫有賜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言如此故矚亡餽之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孔子亦矚于往拜既不失報施之禮又有絕惡人之誼多少停當當是時三句是孟子辭之詞陽貨先是陽貨先以禮加孔子也豈得不見况豈肩於一見耶

姚承菴曰問亦職其下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舊俱把拜字認作見字說謂當是時陽貨先以禮來孔子豈得不見之然答曰非也此句大旨是說陽貨欺下則孔子不見當是時貨不欺其恥而先加禮焉孔子豈有恥亡往拜而不見之耶蓋孟子當時原未有求見之迫而見者故只把孔子見個大意言

不為臣是未曾出仕段干木是魏人泄柳是魯人已甚是太過迫是求見之切孟子不肯往見諸侯故公孫丑問說君子以濟世安民為心必得君而事乃可以行其道今之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答說古之為士者必委質為臣有官守之責則當奔走其職以官而見若未為臣則無官守可召無職事可見惟當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此古之道也然所謂不見者只是以道自重不肯屈身以往見耳若有尊賢下士之君自來求見則豈有終絕之理乎昔魏文侯時有個段干木是未為臣的文侯來求見他乃踰牆而避去魯繆公時有個泄柳亦是未為臣的繆公來求見他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立已于大峻拒人以太嚴而為已甚之行者也不知所貴于士者豈必以隱為高往而不返然後為賢哉惟君無下賢之誠故士高不見之節耳今一君求見之意既如此其迫切則二子者見之不為枉道何必踰垣而避閉門而不納哉是二子者執禮義而失之太過君子所不由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是魯季氏家臣僭為大夫者欲見是欲召見矚是窺亡是出在外先是先來加禮孟子又引孔子之事以曉公孫丑說道昔魯國有陽貨者嘗慕孔子之道德而妄自尊大意欲召之來見又恐人說他見賢無禮乃欲以術致使他知道禮經上說大夫有所賜于士士在家拜受則已如偶出在外不曾得拜受于家必親往拜謝于大夫之門惟時陽貨正僭為大夫孔子為士因使人探着孔子出外之時將蒸豚饋之正要使孔子不得拜受于家必然往拜其門可乘此以相見也孔子雖不逆詐亦不墮其術中也探

追斯可以見矣何也貨詩檢
惡人若肯加禮求見孔子亦
見之只是敬正一節不好故
亦只於敬正拜賜不然豈得
不見之哉而況今之諸侯耶
此說亦一見

補一說彌亡而往拜禮中有
遠惡之義然此處亦只重在
見上不重在彌亡陽貨未加
禮而見之則爲曾子于路所
說之不及矣陽貨已加禮而
不見則爲段干木泄柳所爲
之太過矣陽貨先豈得不見
聖人果禮義之中正哉

曾子二句乃深憐小人側媚之
等子路三句乃深惡小人強合
勞治夏畦者欲得利於苗不過
勞力耳務肩誦笑者欲得利於
權豪之門惟恐不得其權心昔
多少照管多少安排此其心休
但勞視之夏畦誠有甚者曰病
于夏畦曾子誠善名狀矣未同
而言其色赧赧然者人之神明
獨覺處自欺不得故難掩於色
耳曰非由所知深惡之詞謂不
二子之言而生平光明正大之
操可得於言詞之表故曰非發
可知

補黃蔡峰紀聞曰或問所養
可知足不肯不俟其禮之至
而輒往見處是其所養乎曰
君子之養非只養個不肯往
見也蓋不肯枉已求見處正
有所養而然也蓋其所養如
此斷不肯枉已求見人也然
則所養何物只是禮義耳且
與言其平日立身行已也
補牛春子曰君子之所養者
暗指自負說如曰君子亦仁
而已是君子之所爲衆人固
不識也的君子一豈不必作
曾子于路看亦可

習豫南要語曰孟子見常時
之趨庭叩謁者擊拳曲跽備
諸禮態心竊鄙之故首引段
池仁也標中述孔子之所以
待陽人及曾路之所深鄙而
竊耻者歸到君子之所養學
者須於此處大加體會見君
子所見者必其以禮先也不
然豈踰垣毋誦笑寧閉門毋

看陽貨出外之時乃往拜之既答其禮又不使他得見可
謂曲而盡矣夫陽貨雖非可見之人然亦有願見之意孔
子如何終不見之蓋只爲當時陽貨欲用術以致孔子之
見而不肯先來加禮故耳若當是時陽貨真能下賢先加
就見之禮如文侯之于段干木繆公之于泄柳則孔子非
絕人于太甚者豈得矚云以往而終不見之哉蓋孔子不
當見而不見與段干木泄柳之爲已甚者不同此所以爲
禮義之中正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是聳起兩肩諂笑是強爲歡笑都是勉強媚人的模
樣病是勞夏畦是夏月治畦的人赧赧是心慚面赤的模
樣孟子說禮義者立身之大閑污賤者士人之深耻嘗聞
曾子說今有一等人見人不大禮貌他乃脅肩諂笑以求
媚悅這等作偽的情狀不勝勞苦比那暑月治畦的人更

甚這是極鄙之之辭子路說凡人彼此契合方可與之談
論若平素無交未知他的意向便要強與之言却心慙面
赤赧赧然若無所容的模樣這等人品非由所知矣這是
極惡之之辭夫由此二子之言觀之他既痛惡這等的人
決不肯幹這等的事其胸中涵養必光明正大直道不阿
設使諸侯未曾先來加禮欲要二子去俯首求容強顏求
合斷然不爲矣此可見不爲臣不見者乃士人守身之常
法若世有下賢之君固不當絕人于已甚如段干木泄柳
之所爲世無下賢之君亦必不肯屈已以求容爲曾子于
路之說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
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
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非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

未同此古者不為臣不見之
太旨孟子所為訓天下士者
豈不總註不必泥

此章見章蔡當決首飾是廢之
知弊政而不速於革下是孟子
先設論以曉之而因敵之斷也

秦飲橫征戰國極矣君子目激
心傷如抹焚拯溺惟恐弗及
之欲復先王井田之法便有去
今時厚歛之政意去今時關市
之弊便有復先王說察之政意
但曰未能日請一雖減厚歛之
歛又在什一之外雖減征商之
徵猶不專行訊察之法待來年
然後已者止厚歛而行什一止
征商而行訊察也此雖有愛民
之仁殊無革弊之勇豈真知義

子諒為壞難之喻暴飲橫征
日撥請輕之即請損之夫壞
日壞與月壞何異暴飲
也請輕與取何異
之行貴乎革只在決之而

早革一日即民困早離一日
如曰待來年將日復一日等待
何時豈以請輕之舉為義乎
蓋因事方而救之術也壞難意
未

此章見聖賢扶世道之心首節
分上是因疑已之好辯而示以
不得已下諄不得已之故而因
重望於人不得已三字是一章
大旨周公孔子三聖人皆不
得已而身任其責孟子直欲正
人心承三聖統緒不得已而距
楊墨其心其事亦如周孔子
者安云好辯

皆稱夫子好辯病在一好字孟
子說個不得已便見不是好口
一治一亂不可平看只王不能
常治而無亂以起下面聖人盡
人事扶氣化而撥亂為治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氣化有虛
則必有衰此一治所以一亂
也氣衰則必復變此一亂所
以一治也惟聖人在上則能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戴盈之是宋大夫什一是十分中取一分征是稅已足止
攘是物自來而取之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
子說道古時井田之法什一而取一近乃有厚歛于民者
矣古時關市之法說而不征近乃有并征其貨者矣先王
之良法無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國何由治乎如今欲要復
那什一之舊去那關市之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吾願
治之本心也但積習已久難以驟更國用所需未能頓革
目前且把這兩件稍從輕減待至明年然後盡罷今之弊
政復行古之良法夫子以為何如孟子告之說為政在于
力行知過貴于速改子既有志于革弊而曰姑待來年
何異于攘雞者乎今有人于此日日攘取鄰家之雞
之說攘取鄰雞苟得無耻是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
却說道子言誠是只是我一時使止不得請暫且減
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這等的人謂之能改過遷
善可乎今宋之攘取其民猶攘雞之不義也但患不知其
非耳如既知之便當一旦速除其弊使百姓早受一日之
賜何故等待來年如所謂月攘一雞者哉蓋為政本以為
民有利于民則宜速為有害于民則宜速去若曰姑待來
年則必因循怠廢日復一日終于不能革矣豈更化善治
之道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公都子是孟子弟子生是生民當時楊墨之言克滿天下
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
都子亦不知孟子之心乃問說夫子一言一論必皆有為
而發然今在外之人皆說夫子好為辯論以求勝于人
必有故矣敢問夫子何為如此孟子答說君子之處世

以道概氣以制治氣此所以
常盛常治而無衰亂也古今
言堯舜者皆曰極治之時而
不知堯舜乃善制氣之主蓋
帝堯治天下泰和六十餘年
氣化可謂極盛天下可謂極
治矣則必衰然其人無致
一亂之因故散而為洪水橫流
是亦一亂矣惟帝堯善於制
氣所以處亂而不害其為治

水逆行民無定句蛇龍居澤
水而來耳下地卑濕故為巢上
地乾燥故管窺此二句正民無
所定處此氣化使然也引書曰
洪水微余微于二字見聖人身
任世道幹旋挽回之力時說謂
引書只重明水之管微字意輕
其欠體會治水者洪水也此不
是釋字義蓋洪水之害人皆知
之而治水之名未知故言書之
所云治水者正是那洪水而厄

堯之初氣化使然天非以微
堯堯亦無可微者堯乃不謬
於氣化而曰微于未嘗不反
而求諸人事所以命禹石之
汲汲不得已卒之亂轉而為
治也
澤芝南云古今皆稱堯是極
治之時不知堯乃善制氣之
主何者洪水為災舟朱之不
自辨禹在下而四凶在位是
亦一亂也惟堯善於制氣故
舜禹金與而水則順治子則
不傳四凶則終于伏罪比其
所以成極治之世歟
此節重治水上驅蛇龍亦帶言
耳使三句是堯使掘地二句是用
功水由五句則成功矣海是水
之所歸惟掘地而注之海然後
水由地中行不復汎濫即今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句從掘地來
言狀句從驅蛇龍來乃過脈之
語須輕看然後句與民無所定
三句相應得下土而居非復如
昔之上為巢下為窟矣此合上
條見禹承堯之命撥亂為治不

不欲與之相忘于無言然義理有當發明事勢有當救正
雖欲不言有不可得者若我之于今日豈故好為辯說
嗥然與人爭論哉乃有不得已于言者耳所以不得已為
何益自上古以來天下之有民生非一日矣氣化人事相
為循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當其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
為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為之一亂反復相
尋未有常治而不亂者其勢然也夫由治而之亂雖聖賢
不能止其來然撥亂而反治在聖賢豈得辭其責故雖至
艱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為者而况于言乎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于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治水警余治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注淮河漢是
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泐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汎濫是水流橫溢下是卑地上是高地巢是架木為窟營
窟是掘地而處治水是無淮之水菹是水澤生草之處江
淮河漢是四水名險阻即指治水說孟子承上文說所謂

一治一亂者何以徵之昔當帝堯在位之時洪水滔天都
不循正道倒流逆行以至橫溢瀰漫徧于中國况平陸之
地皆為蛇龍所居天下人民無有定止地勢卑的則架木
為巢以居地勢高的則掘地為巢以處而生民之命急矣
故虞書上說治水警于言此洪洞無淮之水乃是天降災
與以示儆戒所謂治水者即此洪水是也此時氣化乖沴
害及生民便是一亂於是帝堯憂之舉舜而敷治舜乃使
禹治之委任而責成焉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
塞疏通河流將這汎濫之水注之于海而不使其積決以
蛇龍之性必有所居于是驅逐蛇龍放之菹澤之地而不
使其盤據水既歸海則下流不壅得以順其軌道而行于
地中即今江淮河漢之水是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除

得已而在其言者
稱一說堯時洪水是洪荒之
初氣化使然天非以擊堯也
亦無可尊者堯乃不讓於氣
化而曰堯亦聖人之慎災者
此春秋災異必書正是堯之
心事後世忽災異而不慎
祥也而每災堯之心事度如

舜也暴君至又作言人之爲害
園囿言物之爲害但亦說句
從暴君未始也上有暴君既而
下又有邪說暴行是人害以漸
而深也園囿二句從壞宮室并
田來始而園囿汚池發出禽獸
來是勿言以漸而深也及紂之
身入言勿言觀此又甚故云天
下又亂亂曰堯舜至此中間治
亂非一皆略之即紂之亂湯之
治亦不及者蓋紂亂之尤大而
撥亂之功堯舜言之也

周公相武王是太有誅紂以下
通項禮武王誅紂爲亂首伐奄
誅紂之助驅飛廉紂之幸赦國
五十餘紂之党三者除則人之
爲民害除矣虎豹犀象紂所貴
之異物也雖之則物之爲民害
除矣天下大悅悅其無人物之
害而得以優游于咸和承清之
日也此皆周公相武王以成其
烈而承文王之謨者引詩來証
之須重武王一邊言文謨不顯
而武烈能不承之所以啟佑我
后入咸以正而明缺者就非周

不但蛇龍以歸菹澤不爲民害而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
消除然後地平天成四隩可宅下者不必爲巢土者不必
爲窟舉天下之民皆得平土而居以遂其樂生之願豈
非天下之一治哉即此觀之可見水旱之災雖聖世不能
免惟當時爲君者儆懼于上爲臣者勤勞于下故能挽回
氣運轉亂而爲治如此然則救災拯溺之道信不可不究
心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
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宮室指民居說園囿汙池是君上游觀之所沛是草木所
生澤是聚水之處孟子承上文說當堯舜之時禹平水土
天下已治矣及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湮滅無存
歷夏及商暴虐之君相繼而起都要侈于自奉不顧民生
休戚將百姓所居之室毀壞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

百姓所耕之田荒棄以爲園囿使之不得衣食虐政既興
風俗日壞其在下之臣民又肆爲邪說之說暴慢之行而
害人者衆矣且田土棄爲園囿宮室壞爲汙池則凡生民
之所聚者皆化爲水草之區沛澤日多禽獸因之而至百
姓何得安生其害抑又甚矣浸淫不已以至于商紂之身
愈爲不道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焉亂極思治非武王
周公其孰能挽回氣化以安天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奄東方國名飛廉是紂之幸臣不是大謨是謀烈是功烈
咸正無缺是正大周密的的意思孟子承上文說當紂之時
天下大亂于是武王受命而起周公爲之輔佐伐紂救民

公輔相之方哉諫以制暴之說
言烈以致治之功言曰威者謂
武能絕文雖美于前也如此說
方得周公相武王本旨時說謂
威字貫于二意威以正謂無一
事不正大厲缺謂無一事不周
密也宋甚中蔡此合上條見周
公之相武王撥亂而為治不得
已而任其責者 按奄國在淮
夷之比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才
勇事紂見幸

謂學啟蒙二驅虎豹兇象而
遠之放龍蛇於道不是將來
俱滅絕了防之毋令為民害
而此正並生之意

世是周室東遷之後道是聖人
經世之道衰者治不極也微者
理不明也邪說暴行有作即是
道微蓋邪正不並立此勝則彼
衰勢固然者此句與上文又字
不同下獄君殺父正是暴行然
父殺君者有以成之此便是邪
說兩有之字言此等人亦有之
正見人類化為禽獸中國晉為
夷狄禍又慘於前意

孔子懼懼亂賊之党無已時也
却無權柄在手只得假魯史加
筆削而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
謂春秋中悼典庸禮命德討罪
皆天子之政令即所謂王者之
迹也蓋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
奉天子之明威故其為史亦皆
記天子之政令東遷之後王室
衰微已甚天下不復尊周列國
各自為制簡亂百出不知有天
子矣故其為史亦皆記其所行
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孔
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托

奉行天討以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為虐于外
則興師伐奄三年之久始就誅戮又以幸臣飛廉助紂為
虐于內則驅之于海隅而戮之又滅紂之惡黨五十餘國
而後人害以息且驅其園囿之中所畜猛獸如虎豹犀象
皆使之遠去而物害以消當時天下之民苦于暴君虐政
久矣一旦覩聖王之澤莫不歡欣鼓舞交相慶幸熙熙然
成太平之治焉故周書君牙篇說道丕顯哉文王創業之
謨丕承哉武王致治之烈所以建立法制以佑助開迪我
後人者莫非正大之道盡善盡美而無一毫之虧缺也蓋
周公于治定功成之後制禮作樂以光文武之道如此一
代之王業不由此而興乎此又世之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有作的有字與又字同孟子承上文說周自文武周公以
來天下已治及傳世既久至平王東遷之後國運漸衰而
不振王道亦湮而不明于是紀綱紊亂風俗陵夷邪說暴
行又乘之而其大逆無道之極至于以臣弑君者有之
以子弑父者有之天理滅絕彝倫攸斁如此是世之一大
亂也孔子生當其時既不得君師之位操賞罰之權以施
其撥亂反正之術甚為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作
為春秋之書以教後世這春秋所載皆王者悼典庸禮命
德討罪之法如為善者褒是法之所必賞為惡者則是法
之所必罰乃天子之事也所以孔子自說春秋之作本非
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謂其以片言之間而正一王之
法使君臣父子之倫大明于世其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
而罪我者謂其以匹夫之賤而假天子之權使黜陟賞罰
之柄托于微言其惟此春秋乎然則此書之作使君子有

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托

之乎曾史筆削褒貶一以爲准以明天子之大法以尊周室以見天命之未改是爲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日紀其事者也註訓未十分明曰是故二字案根天子之事來知我者謂我志在于尊周也一王之法以有是彰彰焉雖衰唐其未泯註只說爲后世慮不粘着天子之事實未完全罪我者則以亂滅之交作者由無天子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爲亂賊者罪狀顯著憲典有在如有舉而行者彼將焉逃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法者春秋也春秋我作也則豈不罪我乎註乃以爲孔子托南面之權有罪焉則謬矣孔子之意不如此愚此說本甘泉先生之論此時說似較爲精當合上條見孔子之撥亂爲治有不得已而任其責者

聖王二句原橫議之由聖王不作則諸侯無所拘束而肆意妄行者侯也然于上由是處士也世不在道又不在也橫議也揚聖王之道相角不肯遜讓也揚聖王是處士爲我兼愛之說即此橫議揚朱墨程二句言橫議感人之責顧叔子云吾雖不敢必世之人者揚其言而亦不敢必其不爲傷者又不爲墨也吾不致必世之人皆墨其言而亦不敢必其不爲墨者又不爲揚也得則字意透揚于爲我六句正見非仁義之正而滅絕人言禽獸之教正所謂橫議也以此舉人其言將不可勝言矣漢劉儀之言來只借他率獸食人句而推其必至于人將相食之害孔子之道理一分殊故義以事君而不至于爲我仁以事親而不至于兼愛此大中至正之極與楊墨之仁義相反而不容並立者也彼不思則此不替是我爲兼愛之邪說以問民心偏滿天下而妨害仁義者也此二句卽是申解上二句意故下個是字仁義既爲克塞則人皆無父無君而陷于禽獸是楊墨鼓壞人心卽率獸食人也此句

所勸而爲善則知我國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爲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雖不得與治道于一時而使致治之法垂于萬世豈非天下之一治乎聖王不作諸侯放肆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饒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聖王指堯舜文武說處士是未仕的人橫議是肆爲議論孟子承上文說自上古以來治亂相尋大略如此至于今日則尤有可懼者蓋聖王不作爲日已久列國諸侯力政相爭而放恣于法紀之外于是異端之士因各以其一家之學橫議于其間如楊朱墨翟二人乃其尤者故楊朱墨翟之說布滿天下天下之論學術者不歸于楊則歸于墨而去聖人之道遠矣夫楊氏之言至于爲我目一身之外治亂安危漠然不恤如此則天下國家誰與共理是無君也墨氏之言至于兼愛視天下之人遠近親疎曾無差等如此則天性至親何異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與禽獸何異橫議惑人一至于此其害可勝言哉昔公明儀曾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饒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這原是有爲而發乃今觀楊墨之害則有甚于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本萬世不易之道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而楊墨以無君無父之教亂之使楊墨之道流而不息則孔子之道蔽而不明是邪說誣惑人心而克滿天下以救塞仁義也仁義救塞則人皆無父無君陷於禽獸是楊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卽所謂率獸食人者其禍至于人相殘食而亂臣賊子之禍接迹於天下

正應公明儀宰獻之言人將相
食句又再推一步言其弊必至
人人之心壞皆陷于禽獸相殘
相害之無窮極矣非人將相食
而何此其為亂且洪水夷狄猛
獸篡弒而已哉洪水之害害人
之居夷狄猛獸之害害人之身
篡弒之害害人之心然不過千
萬之一二而楊墨克塞仁義至
于人將食則相當世道之責其
容已乎

吾為此懼楊墨之道不息而
有宰獻食人人將相食之禮也
先聖指孔子說先聖之道正
與孔子之道不著相應距楊墨
放淫詞這是開先聖之道此二
句用不可以言行正分開術也
峻其防也邪說者楊墨之總名
淫詞者說之浸淫四出以誘惑
人心而賊聖道者也故要距之
放之使邪說不得復起于世以
誣民也作於其心以下是反言
楊墨之邪說其害之必然如此
蓋邪說一作於其心所行皆無
父無君成何事體一作於其事

徐岩泉初問曰斯道無形迹
何以開之耶吾孟子極力辨
是非使人人知吾道之是則
此道在人心方有大防哉然
賊節而森森其四維矣其端
誰能入之距楊墨正所以開
聖道放淫詞正所以距楊墨
楊復所曰距楊墨及淫詞使
邪說不得作邪說即楊墨之
邪說淫詞即其說之言也
與知言意淫則必邪邪其益
總而歸之于邪說也云云此
談行放淫詞亦只是說之邪
則行必放淫詞必淫

衰了凡曰養氣豈說於其心
害於其政作其政害于其
事此則先說事而后說政
從大而小此由微而著也
此乃總承上三聖人事而申

矣其為生民之亂豈特如春秋之時而已耶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于
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是衛先聖指孔子說距是絕放是驅而遠之淫辭邪說
都指楊墨之言說孟子既推異端之害遂以衛道自任說
楊墨禍流之深如此吾為天下憂之思欲防衛先聖仁義
之道使之著明于世不為異端所塞故于楊墨之學則深
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辭使天下之人曉然
知其為非而邪說之說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
蓋邪說之作雖發于言論實本于心術既作于其心則見
之一身凡舉止應接必不得其常而害及于事矣既害于
其事則措之天下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于政
矣其端甚微而其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
不能易吾之言矣使不距而放之則聖人何自而明天下
之亂又何時而已乎此吾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大抵異端
之害在于學術之偏而其本始于心術心術既壞則發為
言語皆淫邪之辭施為政事皆偏私之舉而天下之亂寔
基于是矣孟子之闢楊墨正為此也挽回世道者當以正
人心為急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
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抑是止無是并膺是擊懲是創孟子既叙三代聖人維世
之功乃總結說道由往古之事觀之可見治亂相尋固有
定數而維持救正則存乎其人昔大禹排抑洪水則能拯
民之災而天下平治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則能除民之害
而百姓安寧孔子成春秋之書則明大義于當時垂法戒
于來世而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為惡是自生民以來

吾其難救矣孟子所以論生
心害政又曰聖人復起不易
吾言益知此之大原端在
此矣然而不易者安得不極
力以扶持之故聖類于好辨
而不恤

祭若果曰孟子以禮揚暴自
任又以其望人蓋歸水火而
號呼于人苟有介於其側者
誠不恣不為之制旬而援手
者三復此意可也夫
邪芝南素言春秋誅首惡其
法猶嚴于亂賊之當此義行
而為惡者孤矣孟子闢邪說
其義本聖子同罪之徒此義
行而闢邪者衆矣蓋上士立
德以道化之聖人之事也中
士立言以詞闢之聖人之徒
之事也

此見人不可以小節妨大倫首
三節因匡章取其廉而據理以
辨其不能廉下因匡章言其無
傷于廉而據理以明其不能廉
亦發好必察之意

於齊國之士二句非取之也因
欲辨其不得為廉故先揚之頂
寓抑之意蓋齊俗急功利貪
富貴者多仲子若節如此亦可
謂能拔于流俗者故云巨擘惡
能廉言仲子惡能成其廉也就
仲子操守言非言不能為中正
之廉如所謂有分辨者則而後
可非直欲仲子為蚓但即此以
見非人所可為而仲子決不能
成其廉耳蓋廉義取非不取之
謂仲子不問義之可否而必欲
不居不食非人道所宜况於陵

無見也井上有李膾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
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
焉雖然仲子惡能廉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匡章陳仲子都是齊人於陵是地名膾是蟻膾食菓的虫
匍匐是無力難行的模樣將是取咽是吞曰擘是手中大
指匡章問孟子說廉乃士人之美節然或有外面矯飾不
由中出者原因貧賤強自謹守者這都不是真廉若仲子
之在齊豈不真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而甘處澹薄
避居於陵之地一介不取至于三日不食耳無所聞目無
所見這等極窮苦未嘗求食于人適然井上有李膾食其
實者已過半矣這是人之所棄的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
咽之間然後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清苦如此
夫欲潔其身而至于不顧其生豈不誠廉士哉子孟子曉之
說當今齊國之士溺富貴而貪功利者甚多仲子獨以窮

約自守而不溺于流俗譬如眾小指中之大指吾必以仲
子為齊士之巨擘矣然仲子雖賢而所守之操未免有過
中失正不近人情者仲子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蓋士君子
之處世當居而居當食而食惟義所在不肯苟取這便是
廉非一無所取之謂也仲子析義不精而務為矯激據他
這等的操守仲子亦必有窒碍而難克者若要克之以至
于盡除非是似那江蚓一無所求于世而後可也仲子亦
人耳必不能無居不能無食又惡能克其操哉不能克其
操則亦不得為廉矣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
槁壤是乾土黃泉是濁水樹是種孟子說吾謂克仲子之
操必蚓而後可者謂何蓋江蚓之為物上邊只喫些乾土

之室亦世上一室李亦世上一
之勿仲子不免無求于此則亦
無能廉哉故曰蚘而后可
王道元云惡能廉一句最重

斷盡仲子一生克仲子之操
斷而後可非責為蚘也是
說必明方可如此若是個人
便不當如此了即此便行不
法

天明一句承上末二句來言蚘
無求自足正見其不能如蚘也
註仲子未免居食正貼此二句
內伯夷盜跖不必太泥只是一
舉極廉一舉極不廉者詰問其
居食之所從來未可知三字渾
含有味為夷為跖均不可知何
能滿其操而以極廉

是字指仲子居食其操從廉雖
未必出于伯夷亦豈出于盜
跖而何傷於仲子之廉身縱
妻辭以易之言非不兼而取
諸人之類正見其无傷於陸
闢云易之不但易食想於陵之
居亦是以此易來居者

仲子之先與齊同族兄為齊
相仲子以為不兼乃將妻子
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仲
子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
百鎰聘之欲以為相其妻曰
夫子左髮右善辭纏足以自
樂而欲懷楚國之憂可乎遂
與仲子逃之為人遺其亦
齊配之不偶者矣

齊之世家非為仲子叙家世也
見得非素貧賤之人何必過
况曰世家則先世有功德於民
其居所非卑不兼兄蓋其方
鍾則亦泰廉之常耳亦豈不
彼以焉不又而不居不食却乃
辟元離母而居于於陵辟字離
字二字豈為人子為人弟所宜
乎生歸之饋亦交際之常禮乃
曰選用是疏疏其為不兼之
物也他日食之而兄曰是疏疏
之前言所食即前所饋是病其
也乃出而哇之益見其為嬌矣
此節叙其前日不居不食之事
如此下節方述其所為而計斷

不待人而後食下邊只飲些濁水不待人而後飲這等總
一無所求若人生世間豈能如此仲子居必有室室必待
人而築食必以粟粟必待人而種這居食之所從來豈能
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
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
之所築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乎所食之粟果廉如
伯夷者之所種乎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種乎如其義即
為伯夷如其不義即為盜跖其所從來皆未可知也是仲
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其皆出于伯夷然則仲
子之操必如蚘而後可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繡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
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
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
饋其兄生餞者已頻頰曰惡用是醜醜者為哉他日其母殺
是醜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醜醜之肉也出而哇之
辟是績繡是練麻世家是世卿之家蓋是邑名頻頰是雛
冒不悅的模樣醜醜是醜聲哇是吐匡章對孟子說仲子
之居食雖所從來未必盡出于伯夷是亦何傷其廉潔哉
蓋人之處世只要自己能安貧守約不取諸人這便是廉
今仲子之居食乃是親身織屨妻子績麻以易之此皆自
食其力非不義而取諸人者豈必出自伯夷然後為廉哉
孟子曉之說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為廉乎不知處仲
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素非貧賤之人乃是齊之
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邑于蓋見有萬鍾之祿即使同居
共食誰曰不義仲子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屑于
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屑於居也乃辟其兄離
其母孛妻子而處于於陵之地其于天性之親亦既薄矣
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餞者是亦交際的常禮豈便

既交虛章說物之從來不必計此又計仲子室粟之從來何也曰從來之義不義本不當計者此處只因仲子計其母兄室粟之從來故亦以從來者詰之而因以析之耳母兄室粟之從來固以不義而亦不食不居矣然自己室從來亦未始義也如何又食之居之耶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孟子既述陳仲子之事遂總斷之說人生世間豈能無食無居至于母之食兄之居則尤天性至親不待外求者即食之居之誰曰不義今仲子則不然以母之食則以為不義而不食以妻之辟廬所易者則又從而食之以兄之居則以為不義而不居以於陵之居則又從而居之此何為者哉夫以母之食為不義則凡食之類皆無有義而可居者矣仲子舍此而取彼是尚為能克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一不能克其類則必不能克其操矣吾故謂仲子之操必似那食稿壤飲黃泉的丘蚓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克滿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仲子固稟天地之性而為人者顧可同于丘蚓乎大抵君子制行自有中道如其非義雖一介不可苟取如其義雖萬鍾有所不辭况夫生人之倫莫大于母子兄弟必避兄而後可以為廉則棄人倫滅天理廉不可一日有矣此學術邪正之辨故孟子闢之不得不嚴也

取楚柄意曰不必揚譽為異端即如仲子避兄離母居於於陵此其流激之行於凡為不悖於母為不孝據此行証便是異端當時不察根云廉士蓋當時揚墨恣行人心俱為所害故揚之為我不悟其無君罪之誦愛不悟其無父罪人非孟子極力排抵砥柱中流人心幾何不為禽獸矣

重刻內府原板張閣老經筵四書直解指南孟子卷之六

四書直解

孟子卷之六

二十六

